

國聞報

第十四期

第三十卷

- 憲法草案上的幾個問題……………劉仁德
- 中歐政局的新形勢……………杜若君
- 赤字財政與赤字公債……………段仲樞
- 海寧觀潮……………歷樵
- 田中義一的對俄問題報告書(中)……………王古魯譯
- 我來談談唐紹儀先生(上)……………條園
- 書評『十年』……………余士銘
- 評『多產集』……………張振亞
- 藏園羣書題記……………藏園老人
- 風箏……………欽文
- 患癩病的郭老……………許天虹譯
- 在城市裡(十五)……………張天翼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報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 第四十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 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預定辦法冊數價目		國內日本香港澳門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六	分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分一角九厘八	角一元九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分三角七厘	角三元七分
全年	五十五 五元	角五分三厘	元七元五角

寄款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重慶 無錫 長沙 成都 鄭州 太原 武昌 漢口 北京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宣內絨線胡同大公報分館
 黃陂路五十一號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大公公報分館
 大公公報分館
 大公公報分館
 華陽書報分館
 金城圖書公司
 茂記大房書報社
 機器房街大公報分館

章簡稿投報本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書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意注者讀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欸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掲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掲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真，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開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本報編輯部謹啓。

全國新書彙刊

(第十九週民國廿五年十月六日)

本報前為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刊「全國新書彙刊」。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為盼。

詩

嚴寒，通紅的鼻子

孟十還譯

精五角平三角

藝術

舊拓五代慈雲閣開路記

(金屬版)

三角

初拓漢司空袁敞碑

(金屬版)

二角

矮特生(第一輯)

張鴻飛編撰

二角

應用技術

電廠經營法

譚友岑編

二角

農用殺蟲殺菌藥劑

曹白晏編

四角

土壤學(中卷)

劉和著

精二元半平一元八角

鹽造微生物學大綱

何慶雲編

三角

防盜

汪仁僕編

一角五分

看護

薛元龍編

一角五分

木橋

趙國華著

二元

高等汽車學

何乃民編

四元五角

起筆字典

趙震編輯

八角

史地

現代文化史

陳建民譯

一元二角

西北視察記

陳賡雅著

一元

金詩紀事

陳衍輯

一元

金陵古蹟圖考

朱僕著

一元二角

中華新地圖

沙博編製

三角

世界新地圖

陳鐸編製

三角

兒童讀物

兒童新藝術繪畫和輪廓

夏志超編

六角

德國格利姆童話集

王少明譯

四冊共一元

禿禿大王

張天翼著

特價五角六分

童話集(英文)

M. West 譯

三角五分

總類

子墨子學說

梁啟超著

二角五分

墨子學案

梁啟超著

三角

新民說

梁啟超著

五角五分

潛研堂文集

清錢大昕撰

九角

哲學

宋元明思想史綱

譚不模著

三角

社會科學

蘇俄婦女

蒲羅曉譯

一元二角

政治

中國民族之改造與自救

章淵若著

一元二角

經濟

公債論

胡善恒著

二元八角

各國合作事業史

楊智譯

五角

教育

教育心理學 潘菽等編 一元
教育心理學論叢 艾偉著 一元五角
課外活動 李相勗等著 三元

法律

公司法理山註釋合纂 曹傑著 七角
民法通義總則 陳瑾昆著 二元五角
民法通義債編總論 陳瑾昆著 二元五角
民法通義債編各論 陳瑾昆著 二元五角
刑事訴訟法通義 陳瑾昆著 二元八角
刑事訴訟法實務 陳瑾昆著 一元八角
民法要義總則 余榮昌著 二元五角
民法要義物權 余榮昌著 二元二角
民法要義親屬繼承 余榮昌著 一元五角
親屬法要論 郁嶷著 一元

自然科學

內分泌與心理學 吳紹熙著 四角
性及生殖 高鈺譯 二角五分
微生物與人生 陳兆熙譯 三角五分
科學的生老病死 朱洗著 五角五分

語文

英文基本正音字表 周庭植編 一角五分

應用技術

航燈工業 朱積煊等著 四角五分
外交指南 宋善良著 四角

小說

道司基卡也夫 黃峯編 四角

新娘禮服

托爾斯泰的情書

火鏡

暗礁

小說傳奇五種

詩詞

詞範

戲劇

桃花扇註

散文，雜著

生的記錄

狂顧錄

飲冰室自由書

史地

各國興亡小史

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

中國歷代年號索引

羅馬文化

中國偉人傳五種

外國偉人傳四種

讀者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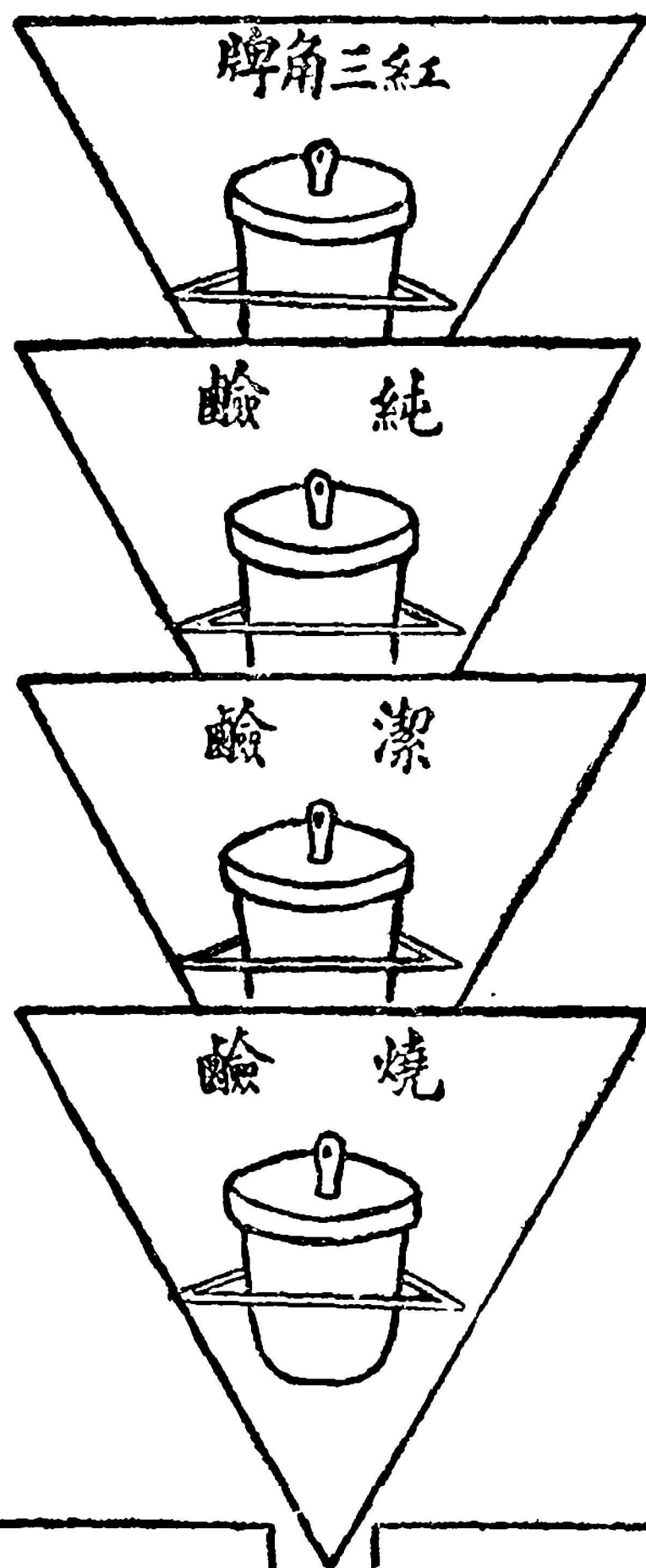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耗費，若惠顧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為優待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非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為廉，因其目的祇在為社會服務，營業利益，均所注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

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本公司用蘇爾維法 Solway Process 製造
純鹼 潔鹼 燒鹼 等化學基本原料行銷中國各
省及海外日本南洋等埠品質精良產量豐
富竭誠服務以協助工業為職志凡我國
貨同業幸賜顧焉



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總店天津法租界三十二號路
電話 三〇一二九
工廠 河北省塘沽
江蘇省卸甲甸

經理處
上海漢口廣州
香港長沙重慶
福州南京濟寧
及全國各埠國
外日本南洋均
有專行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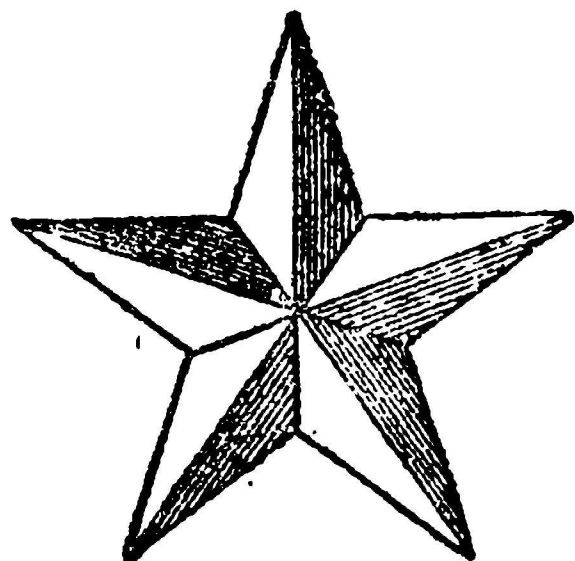
Ash Bicarbonate Caustic

MANUFACTURED BY
YUNGL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TIENTSIN. CHINA.

生理的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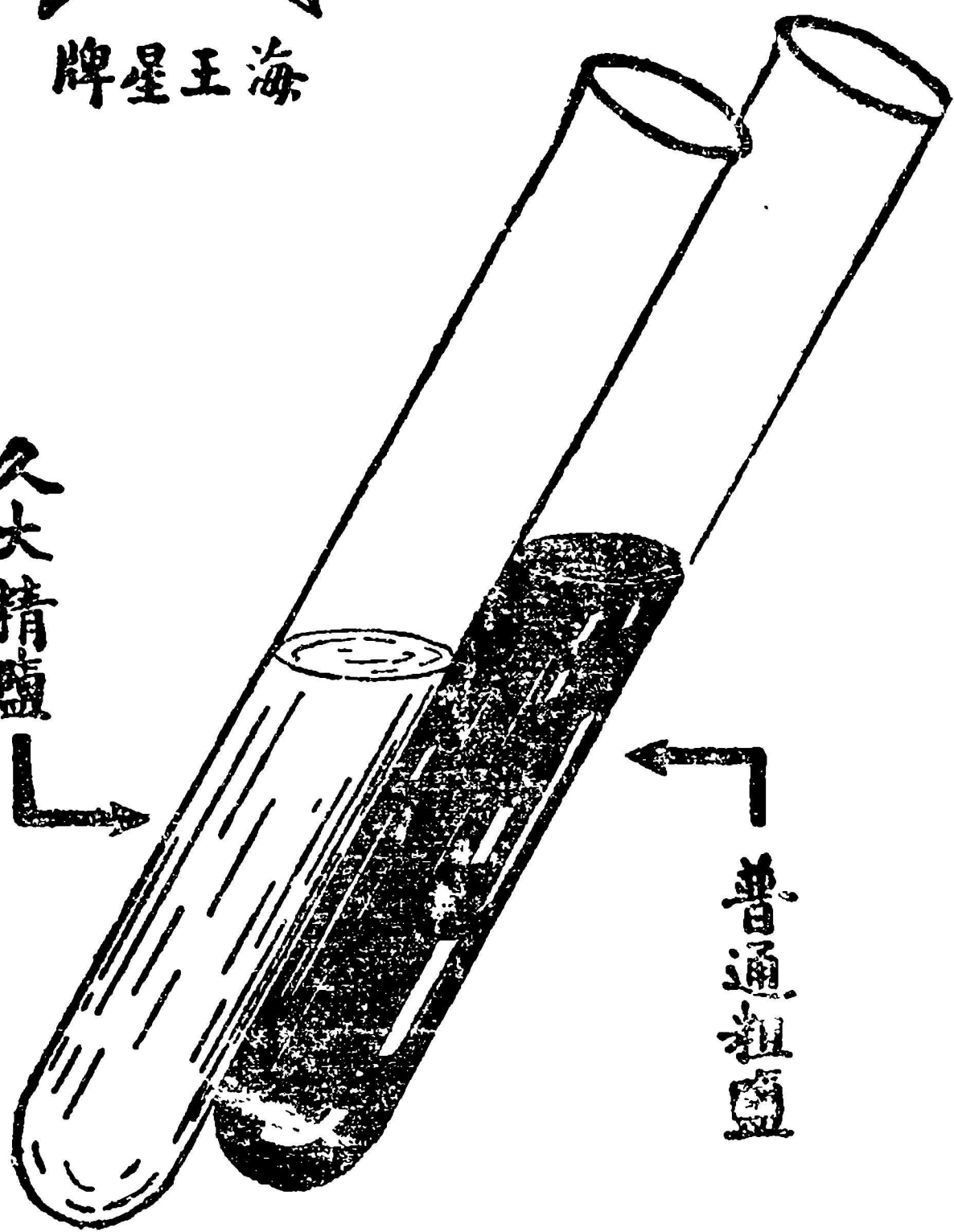
吸新鮮空氣

吃久大精鹽



海王星牌

久大精鹽



普通粗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

普通粗鹽化在水裏，立刻變成黑湯。

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買鹽吃，

自然是吃久大精鹽合算，並且衛生！

天津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總店天津法租界
總店河北省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陽 長沙 湘潭 常德 華等

美 麗 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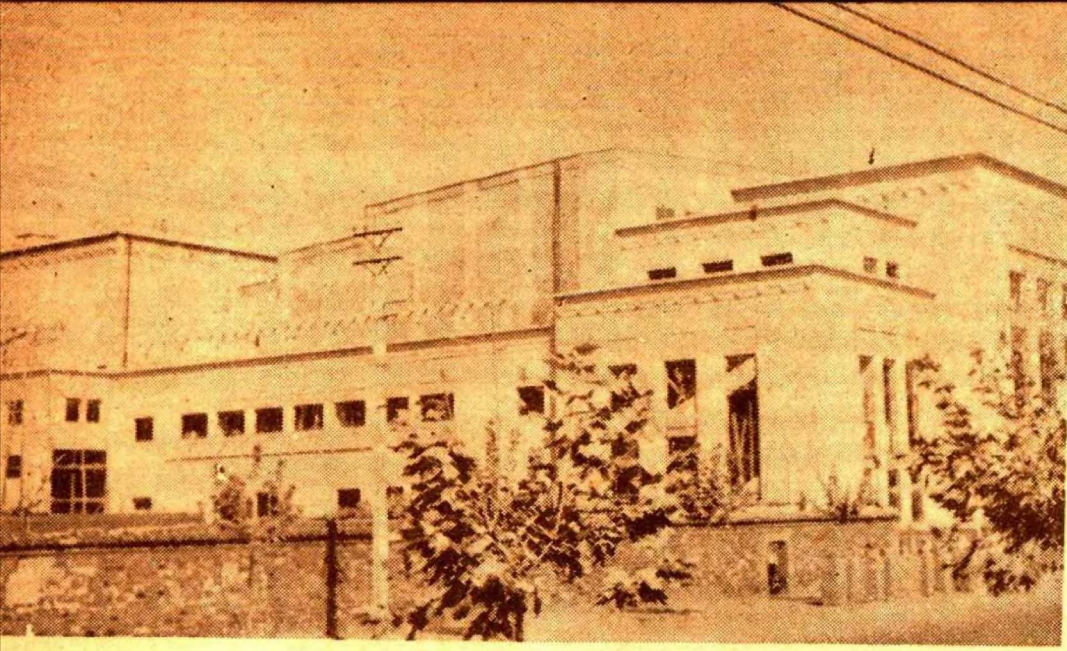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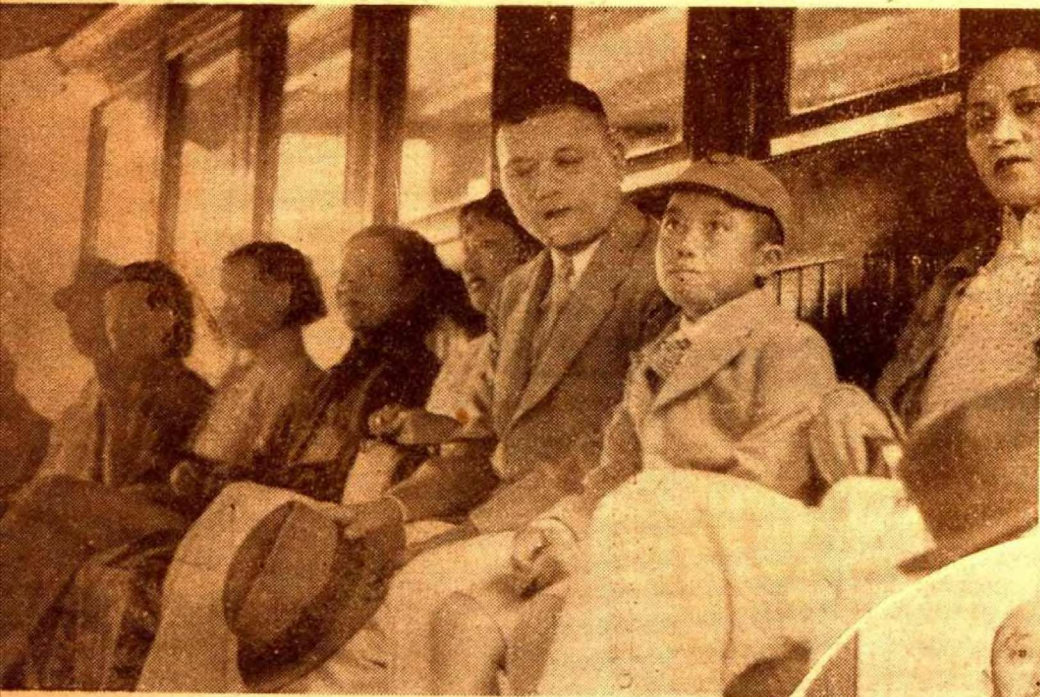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蘇六



○場會會大民國都首之中築建心

○滬抵粵由(中)維紹黃



基禮○
邦行奠
長李耀
校董事
圖爲該
蘭博士
長魏馥
念前校
魏堂紀
學建思
滬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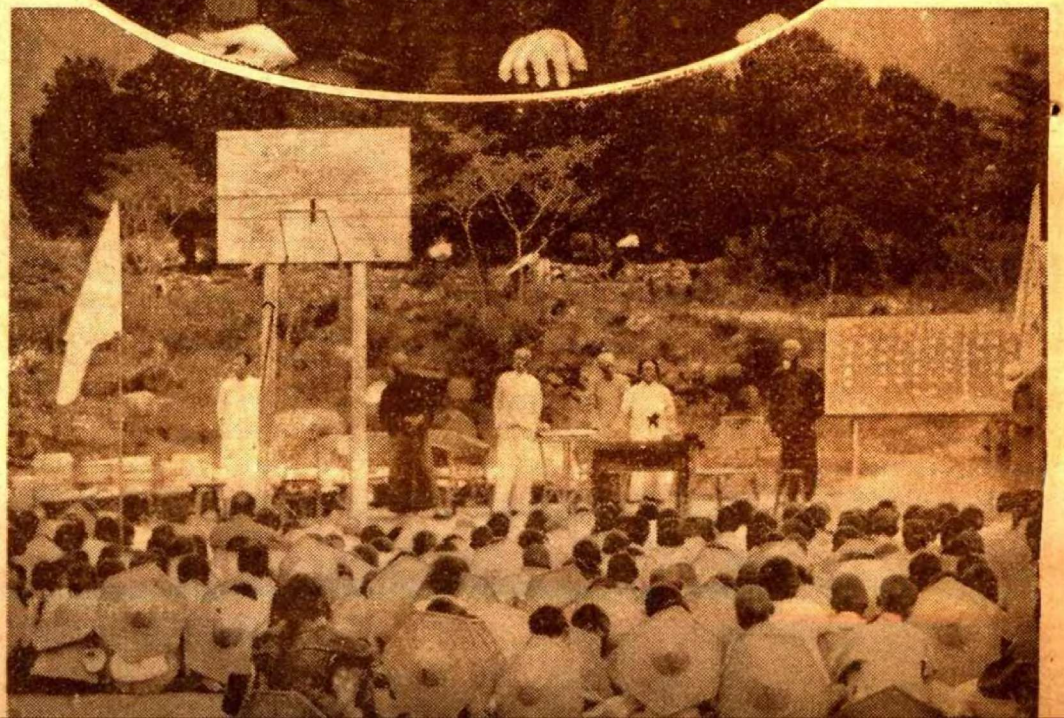
○會年會學濟經國中席出(中)長財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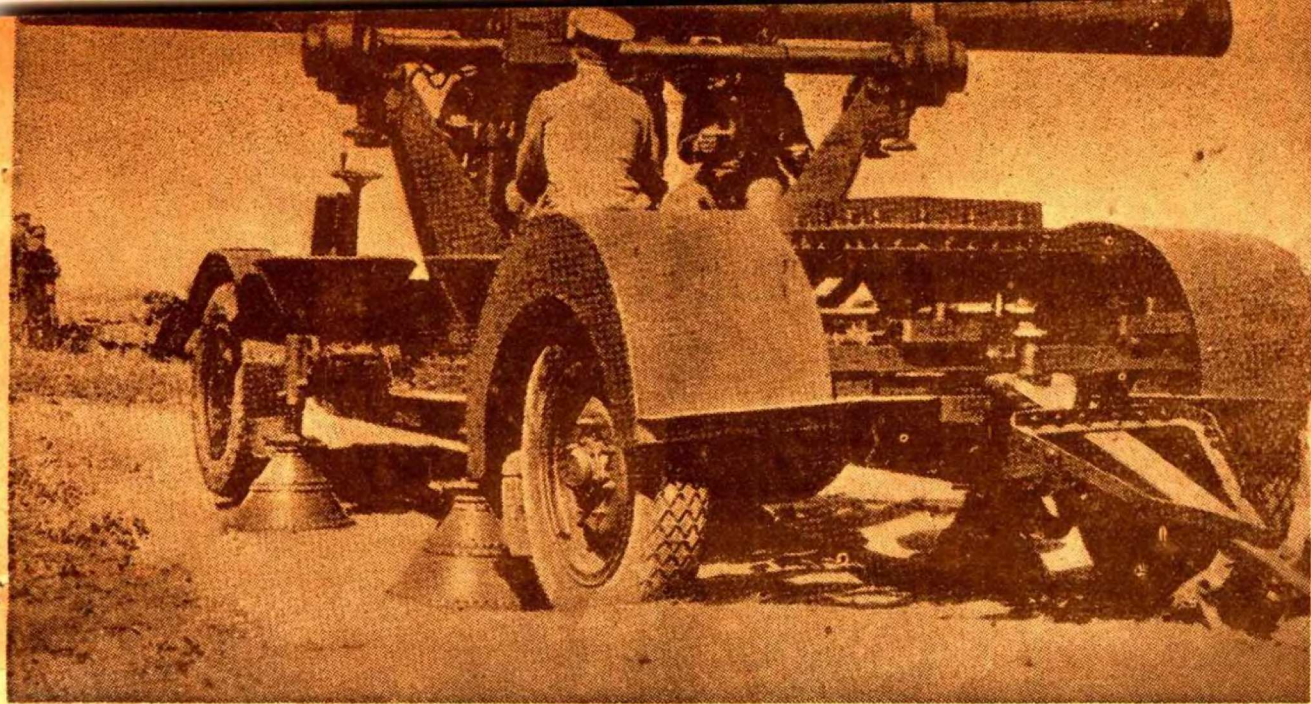


率領國術團赴平表演之張之江
(右)與秦德純(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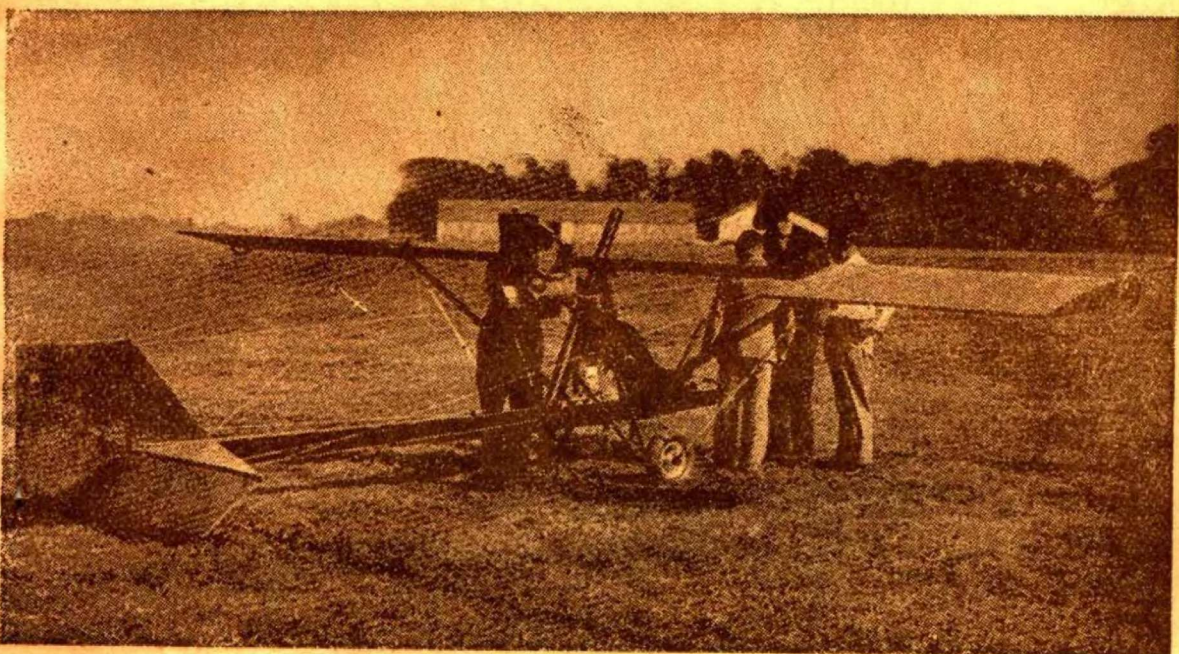


△玉祥夫人李德全(×)在泰山武訓小學訓話





○ 機度 高行飛驗測，器利的空防國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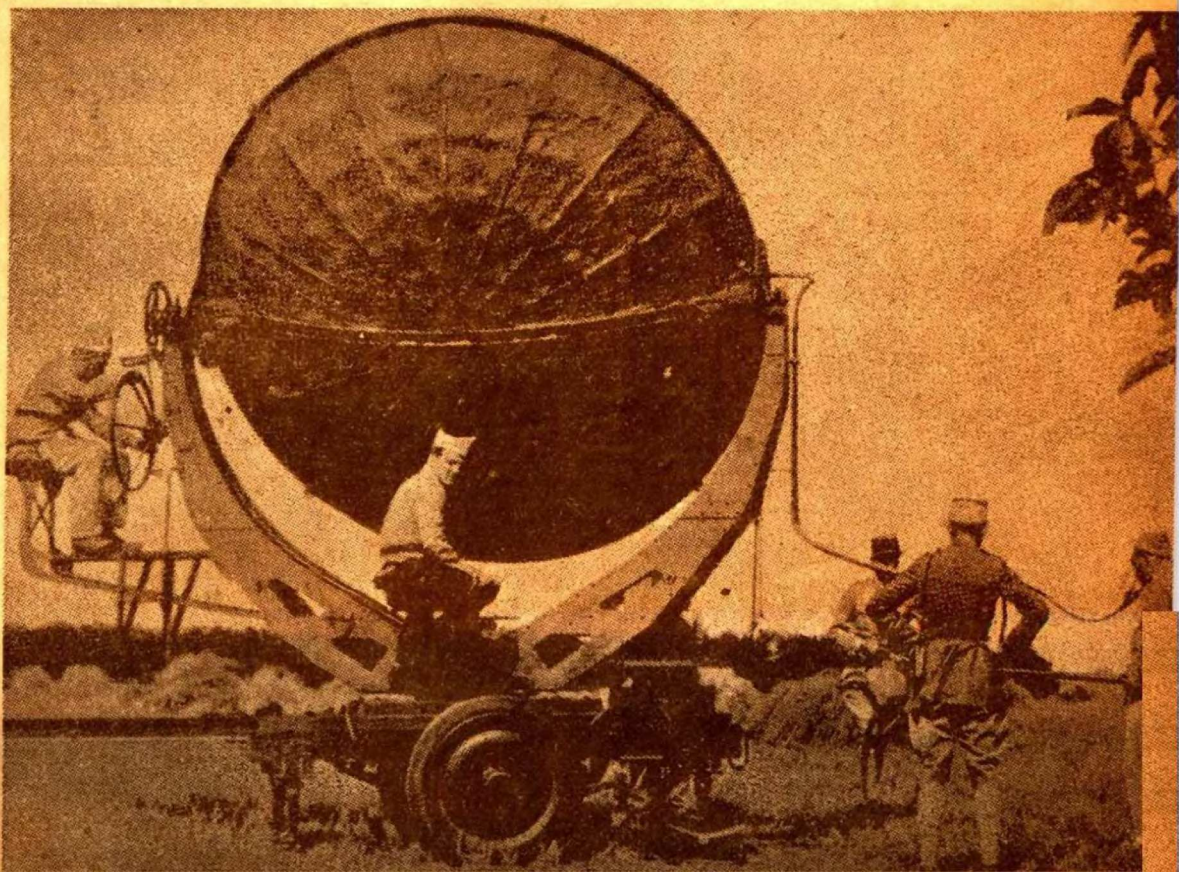
○ 機習練行飛的式新最國英

◁ 英軍校閱時，戴防毒氣面具的無線電通信員 ○



◁ ○ 管形播的小最與大最之用所術視電國德

○ 器浪聲機飛察偵的用所中隊軍國法 ▷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第四十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月十一日出版

插圖

國內時事(六幅)
新發明的武器(五幅)

一週簡評

中日近局(芸生) 西北近況(草人)

國聯與歐局 義低貶幣值 西叛軍政綱(素)

憲法草案上的幾個問題

中歐政局的新形勢

碧湘閣詞稿(一)

赤字財政與赤字公債

海寧觀潮

搬車——滇越道上

田中義一的對俄問題報告書(中)

我來談談唐紹儀先生(上)

書評

評『十年』

評『多產集』

記太平天國眇目狀元事

國際諷畫

余士銘

張振亞

王泗原

劉仁德

杜若君

陳家慶

段仲榕

歷樵

翁

王古魯譯

篠園



外論介紹

國際新語

太平洋的風雲(The New York Times).....	西夷
需要一個新方式(P.&T. Times).....	季廉
歐洲列強之武備(Frank C. Hanighen).....	丹楓
艾頓的新和平策(東京朝日新聞).....	子修
法國的新政(The New York Times).....	歷樵
美國草選第一聲 德外交的三部曲 安那其主義之碩果.....	敏父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一週大事日記

評論選輯

中日問題之核心.....	津滬大公報
分歧點上的中日關係.....	津滬大公報
西北匪禍亟須解決.....	津滬大公報
再論法國幣制改革之影響.....	津滬大公報

采風錄

藏園羣書題記

凌霄隨筆

文藝

風箏

患癩病的郭老

在城市裏(十五)

時人彙志(高凌百)

編輯後記

編者

欽文

許大虹譯

張大翼

藏園老人

國風社選



中日近局

這一週的中日局面，風聲很大，但還不像有雷雨到來的惡天氣。

上月廿三日張川越的第三次會見，本是一個不歡而散的場面，再加上滬水兵案，無異火上加油，中日情勢遂轉重大。中日間的根本問題，在於所謂調整國交，成都上海等事件，不過臨時加重這種外交的成分而已。我們極有調整中日國交的誠意與準備。我們之所謂調整，當然是要把種種畸形現狀納入正軌，而日方所要求於我們的則無一不與這個原則相刺謬，而圖將這種種畸形現狀加倍擴大。例如創立華北五省緩衝區域，修改教科書等要求，都是我們所不能考慮或商量的。自九一八以來中國屈辱多矣，演至今日，我們雖不能立即求伸，但不容許政府再事屈辱。這是現在中國的民意，政府必須尊重。

自上月杪到現在（十月六日晚）止，東京迭開重要會議，就東亞全局作重大考量，本月二日的四相會議決定派遣外

務省東亞局長桑島主計氏來華，向川越大使傳達日政府的新訓令。桑島氏於六日到達南京，蔣院長則已於五日自贛返京。因此外交談判的空氣遂轉濃厚。川越擬於七日午後謁見蔣院長，這個會見的關係當然是很重大的。

大勢判斷，危險性已略減少，謹慎應付，不無轉圜的可能。旬日來的僵持局面，日方似已感到要價太高，同時歐美國際於中日情勢的重大，極表關切。本月一日英法駐日大使曾訪日外相有田有所勸告。桑島攜來的訓令，其內容自無從得悉，大體推測，似以挽回僵局的成分為多。

這一週來，因外交形勢張弛不定，謠諑甚多，人心亦甚浮動，迄今為止，局面仍極重大，但以兩國政府的慎重，危機點已減少。我們希望兩國政治家更加慎重，從險惡的局面中，把中日邦交納入正軌，那才是偉大的事業呢。

再附帶一談北方的近狀。

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明軒氏在天津住了將近一個月，刻於本月四日返平。在宋氏住津期間，曾發生一個豐台事件，並數度與日軍司令田代皖一郎會談。豐台駐軍的撤退，很引起二十九軍將士的憤慨；宋田會談的範圍很廣泛，據說尚無若何具體結論。

北方的局面，孤危日甚，就近勢觀察，大概冀察還是繼

續拖延着往下混，綏遠的情形則日益危險。匪徒日衆，策動不停，火種常播，隨時可以燃着。我們願警告幕後策動者注意：不要以一隅的小技小策，牽動整個的大局。（芸生）

西北近況

西北的軍事，近來的情勢好像不很平常，將來的歸趨簡直是一個謎。

川康已無整股的共軍，漸漸聚到秦隴之間。前些日的情報，是蘭州已無危險，徐向前蕭賀等股大部到陝南，謀與毛澤東會合。最近似徐蕭賀已自陝南竄走，而趨隴南。

東北軍久任陝甘剿共之役，已很勞頓，中央加派硬旅北上，胡宗南一軍已達陝甘。胡軍剿共，久著勞績，現自粵抵陝，必予共黨企圖以相當打擊。（草人）

國聯與歐局

國聯大會開會，至今二週，毫無結果可言，由此可證明列強均存心要賭賽實力，對於國聯，只在虛與委蛇，歐局的嚴重性，於此可見一斑。對但澤問題，國聯已決定召回駐該市的專員，以示對德讓步。關於義亞事件，亞皇已表示願意對義屈服，而惟恐義方的不許，國聯威信，掃地以盡。軍縮問題，義美日德四大國均無代表參加委員會的討論。大會未

閉幕，各代表均已紛紛返國，這是何等景象？國聯新厦本週落成了，國聯的精神，却早埋在墳墓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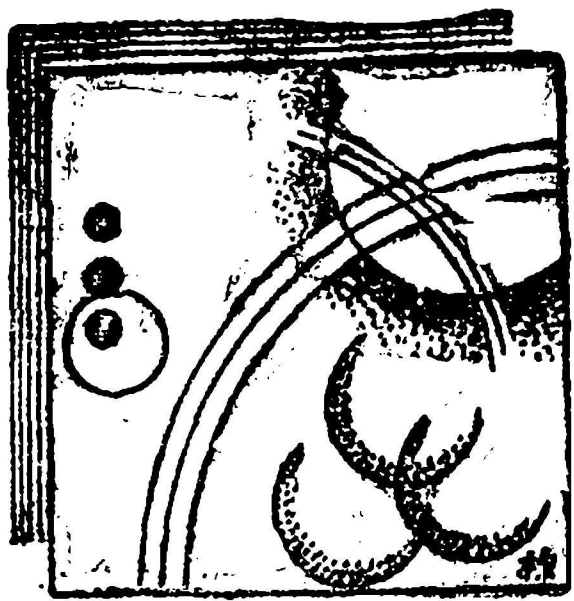
可代表目前歐局傾向的，有本週英財長張伯倫和海長賀爾的擴軍呼籲。試觀目前大小國家有誰不埋首擴軍，在這種情形下，各國眼中的國聯效用，自等於零。國際的這種現象，真是可悲之至。

義低貶幣值

繼法國之後，本週義大利也貶低幣值。同時法義兩國又減低關稅，這是國際貿易恢復繁榮的佳兆，但是推翻國際關稅壁壘的希望，却不很光明。因法國等放棄金本位，國際間貨幣穩定的主要障礙，雖已消除，但在目前國際政治的惡劣環境下，金融政策的合作，是難以想象的。

西叛軍政綱

垂危的西京馬德里，迄未為叛軍攻下，但叛軍首領弗朗哥已於一日在蒲哥斯，繼任叛軍政府主席職，並已草定政綱，兼容保王黨與法西斯黨的政策。現時法西斯主義在國際間的氣勢日盛，英法首都本週俱發生該黨的示威運動，這當然是受了西局的直接影響。現時西班牙叛黨軍事上的勝利，已確有把握，但是想徹底消滅左派的勢力，阻其不復再起，却恐怕不易辦到。（素）



憲法草案上的幾個問題

劉仁德

自從五月五日公佈憲法草案以後，時賢關於討論憲草的

國民大會，大概不致展期。

文字，如雨後春筍。我們知道，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它

在國民大會瞬即召開之前夕，關於憲草上的幾個問題，

是制定國家組織（社會經濟組織，也包括在內）和國權（政權和治權的總稱）行使大原則的法律。當然要審慎周詳，不能

我以為有提出研究的必要。因為憲草一經定期施行，即正式成為憲法，對於全國人民都發生拘束力，非經相當程序，不

馬馬虎虎聽其制定，所以憲草公佈以後，能引起國人的注意

能加以修改（註二）。由是，就憲草公佈以來，時賢所討論關

，這是很好的現象。本來這次憲草的產生，是『歷時三載有半，擬稿凡七次之多』在政府方面已是辛勤勞瘁；益以時賢

於憲草爭論的焦點，假使能用學術研究的眼光，同時俯察國內的環境，以及當前國家的需要，而加以分析和比較，這不

或專家的討論，將來定可達到優良憲法的地步（註一），這是

能不算是有意義的事。不過，我們提出問題，是供國人的討

很可預祝的。依照五屆一中全會議決，十月十日以前各地須

論，絕不要先有主觀的見解，以及站在某種的立場來看憲法

將國民大會代表選好，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修改憲

，然後才不致陷於偏見，或者用感情的作用，而忽略了事實

法，並定期公佈施行。眼看目前的環境，除有幾省因為特別

和問題的真理。根據這個原則，把下列幾個問題，用很客觀

情形未選舉代表外，其餘各省大約均可如期告竣，所以召開

的態度來討論，尤其是供國人在未施行憲法以前的參考，很

有價值。一方面可以用輿論的方式去指導出席國大代表，貢獻人民的公意，去怎樣修改憲法；他方面也可表示人民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憲法。

（一）關於『三民主義共和國』

關於國家的性質，在憲草第一條就有明文規定說：『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以主義冠國體，同時把國家的性質明顯在憲法上表示的，始於一九一八年的蘇俄憲法，嗣後一九三一年的西班牙憲法也有同樣的規定，這次憲草所以有這種的規定，無疑義的是模倣蘇憲（註三）。可是自從這條規定以後，國內人士對於它的意見，極不一致。概括言之，不外正反二面的主張，現在為研究方便計，不避繁瑣，把關於討論該條的理論，分述於次。

綜合非難『三民主義共和國』的理由，不外五點（註四）：

（1）主義為有時間性之物，國體則不容改易，故不應以主義冠國體；（2）三民主義為一黨之主義，實行憲政以後，勢不能強國人以共信，否則與信仰自由主義相背謬；（3）三民主義解釋紛歧，如以限制國體，未免有隨時發生違憲問題之可

能；（4）三民主義為富有溫和性之一種主義，與蘇俄之布爾什維克主義性質全異，不必效法俄憲，特著主義為國體之冠詞；（5）憲法條文儘可將三民主義之精神，貫注其間，但不必拘為國體之限制，因主義與國體顯為二物故也。

因為有上列反對方面的理由，於是孫科氏便發表他的答（註五），他說：（1）如謂主義含有時間性，試問主義改變之後，從革命而締造之國家能否存在？誠恐非國體改變之問題，是直整個之改憲耳；（2）如謂主民主義為國民黨一黨之物，曾一思中華民國之由來實即三民主義之產物乎？（3）如謂三民主義解釋不一，則總理遺教具在，不難復按；（4）吾人以三民主義為國體，亦自有其特殊之需要，決非盲目的效法他人；（5）惟其為三民主義之國家，始需要三民主義的憲法，惟其憲法全文涵有三民主義之精神，尤不可不於開宗明義之首條為明顯的表示。

五月五日憲草公佈以後，又有梁實秋氏對此條發表他的意見，他說：

『我想有很大一部分的國民對於這第一條是很感覺到不舒服的。理由很簡單，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的黨義，國民黨員有信仰奉行的義務，國

民黨以外的國民並沒有信仰奉行的義務。「具有中華民國之國籍者爲中華民國人民」(憲草第三條)，中華民國人民不一定非信仰三民主義不可。(六)。

可是在另一方面，又有許多人說，憲草第一條不是不合理的規定，倒是憲草的特質(註七)。他們說：這種規定，至少含有二種重大的意義，第一，是出于大多數民衆的要求，根據三民主義而制定憲法，以三民主義名國，正所以示革命之義，而正立國之源；第二，正是適合我國民族的特性(中庸王道的特性)，并且是符合先賢的思想(天下爲公的思想)。

姑無論贊成也罷，反對也罷，我個人以爲這個問題的先決條件，是在認清中華民國的由來，和北伐成功以後中國統一的完成。再就憲草產生的本身上說，全部憲草條文都是根據孫先生的遺教，縱使將第一條刪去，而整個憲草內容并不因之全變。所以『三民主義共和國』一語，不是盲目的抄襲，而是有它特殊的意義和作用的(註八)。

(二)五權憲法，抑一權憲法？

憲草是否採分權制度，這個問題，到值得研究。依照憲

草第四章來看，表面上很明顯的係採分權制度(註九)。因爲憲草上把各種治權分屬於各院，各院即爲行使各種治權的最高機關。但是嚴格的說，所謂分權制度的意義，我們須先要說明，然後才能明瞭究竟符合分權原則與否。所謂分權，是說國家的治權，由政府中幾個獨立平等的機關行使。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獨立平等的』一句話，倘使治權的分配，不是獨立平等的，縱使具備了分權的形式，也還不能算分權制。美國是三權分立，彼此獨立，互相牽掣，不是某一種權力可以駕他種權力而上之。英國則相反，立法權最高，因而國會能支配他種權力的行使，這是立法獨尊制，或者就說是一權(註十)。

孫先生的五權憲法是採分權制，他的五權憲法是脫胎于美國的三權憲法。因爲美國的三權憲法是立法兼監察，行政兼考試，孫先生覺得三權憲法固然可採，祇是還有缺點，尤其是在中國監察和考試二種權力，都是有很好的成效和悠久的歷史，更不能聽其被吸收于他種權力之中，故倡五權制度。這次憲草的擬訂，是根據孫先生的遺教，憲草序言說：『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付託，遵照創立中華民國之

孫先生之遺教，制茲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憲草既然秉承孫先生的遺教，其採分權制自是無疑。不過，我們若細看條文，未見得把五權分割得很清楚，而最令人注目的，要算行政權是太抬頭了。羅隆基先生說得好：

『五月五日的憲草，總統不止是行政領袖，他的權力還在立法，司法，監察考試之上。總統向國民大會負責。立法院不能彈劾總統。總統任免任何官吏毋須徵求立法院同意。立法院制裁總統的權力在什麼地方？總統任命司法正副院長（七七條）但總統被彈劾時，司法院沒有審判權。司法制裁總統的權力在什麼地方？監察院可以彈劾總統（九二條），但彈劾權只限於向國民大會提出彈劾案而已（九三條）。這個制裁權，確實有限。考試院正副院長受總統任命，他絕不能對總統加以考試。考試院制裁總統的權力又在什麼地方？總統再加上緊急命令權（四四條），對一切事務，也可以「爲必要的處置」。總統權力高高在上，總統當然可以做獨裁者。五權分立的制度在那裏？』（註十一）

誠然，這次憲草不是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五權分立的憲法，而是行政獨立的一權憲法。但是我們不可拘於五權憲法的形式，硬要把五權嚴格的劃分，與其爲了形式的拘束，而使適用上發生很多困難，曷若顧及目前的環境——在此風雨飄搖的時代，考量時代的需要，使整個憲法適用

無阻，這便是好了。對於這個問題，我且引周鯨生先生的一段文字，來作本問題的結束。他說：

『就全體說，在憲草的實質的變更上，仍偏重在提高行政權。過去三年間的經驗所示，憲草每經一度的修正，行政首長的地位與權能必有一層的提高。這次宣布的憲草更是增重行政集權之傾向，而與五權憲法之精神漸漸相遠。不過這亦不一定是不好的事，理論自理論，事實自事實。中國今日在內憂外患交迫之嚴重局勢下，爲達到「運用靈敏」「集中國力」之目的，政治組織尚須「簡單」，誠有如人們所預想的。一個複雜的五權憲法的機構，實在不容易運用自如，而適應危局。所以與其產出一部十分理想的邏輯的五權憲法而不能行，也許尚不如遷就事實，變通原則，以求其實用，較爲簡單而安全。然則人們對於現在宣佈的憲法草案便只有歡迎而祝其成功不必多所爭論了』（註十二）。

周先生的這段話，我以爲說得很有道理，而且不是站在某種立場來維護他的理論，而是顧及事實，希望注意這個問題的人們，特別加以考慮！

（二）憲草中的總統

憲草中的元首制度是採獨任制，在中央政府五院外獨立

設置總統。有人說，我們不要看見憲草中有總統，就說是總統制，例如司法院和考試院由總統任命，向國民大會負責（七七、八四條）；又如立法院，和監察院長由選舉產生，亦對國民大會負責（六三、六六、八七、八九條），這豈會是總統制。又有人說，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內閣制，因為總統對國民大會負責（四六條），國民大會有罷免總統的權力（三二條）。然則到底是什麼行政組織？對於這點，我們不能不根據條文來作個判斷。

我以為憲草中所採行政組織的形式，仍不失為總統制，行政院長由他任免（五六條），向他負責（五九條），行政權名義上雖屬於行政院（五五條），事實上屬於總統。關於總統在憲法上的地位怎樣，世界上約有兩種形式，第一，美國式的總統，有君主的實權，而沒有君主的虛榮，總統不能頒予榮典，也不能把他的像片刻在郵票和貨幣上；第二，法國式的總統，有君主的虛榮，而沒有君主的實權，法諺稱為「圈圖中囚犯，寶塔中木偶」。憲草中總統的地位，既不是美國式，也不是法國式，最好稱之為中國式（三六條至四五條參照！），比較名實俱符。

談到總統制的優劣，贊成的人，說是責任專一，使大有為之人，能發揮其長才，沒有人多口雜的牽掣，所以在想防止外患尤其是混亂的國家，最好用這種有力的行政制度來救濟。反對的人便說總統制是獨裁和危險的制度，大權在握，常常任所欲為；並且總統政治不但不足以教育國民，反足以使國民腐化，所以它是違反民治的精神，不合民主政治的原則。

固然，雙方都有理由，不過，一個制度的本身，有利必有其弊，沒有絕對好的制度，也沒有絕對壞的制度，祇看一國的環境和國情怎樣，並且還有主持一種制度的人物如何。委員制在瑞士成功，蘇維埃制在蘇俄成功，也許在他國未見得都能適用。制度祇是藥品，沒有花柳，何必打六〇六，沒有瘡疾，也不必吃金雞納霜。因此，一種政制的採用，是不以他國的成敗為標準，而應該注意自己需要的是甚麼。

最後，我們還要認清，憲草上的總統，有它的特殊作用：第一，他可以調整五院，和諮詢五院院長（四五條）；第二，當國家有緊急事變，他可以發佈緊急命令，以維持國

家(四四條)。因此，憲草上總統的地位和權力，是負着特種使命而產生，自不能與他國的憲法去比擬的。又根據孫先生的意見，也是主張總統制，建國大綱廿一條說：「憲法未頒佈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所以這次憲草行政組織的形式，自然是採總統制了。

四 過渡條款之添設

關於憲草上過渡條款的添設，最爲引起國人的重視。有人說，約法本來就是憲法的過渡法律，憲法上仍復加上過渡，不啻「橋上架橋」「傘上加傘」，縱然立法者引出許多立法例來作根據，終不免畫蛇添足的嫌疑。又有人說，由約法改爲憲法，這是人民的要求，因爲人民的願望，都希望早早的結束訓政，實施憲法，使各黨都能公開作政權的競爭，能如是乃可集中全國的力量，應付當前的危機。假使對於憲法的效力，一部分予以承認，一部分復予以暫時否認，是自掌其頰，徒見其「弄巧反拙」，所以在一部憲法的整個上說，以一部分而停止某一部分的效力，殊覺不妥。

是的，反對過渡條款的添設，理論確正當，而且也是高

明。不過，我以爲過渡條款的添設，固然不甚妥當，祇是理論自理論，事實自事實，我們不能因爲顧全理論而忽略了事實。據我想過渡條款的添設，它的目的，在使憲法見諸實行，而且與事實相符合。度其用意，約有二點：第一，遵照總理的遺教，完成善良的五權憲法；第二，顧到目前的情形——訓政未完成。因此，過渡條款的添設，實在是顧及憲法的行使，與其行不通而違憲，惹出許多麻煩問題，不若採用過渡條款，使憲法與政制相符，較爲便利得多。即使過渡條款的效力和憲法一樣的具有永久性，然而憲法是可以修改的，等到用不着的時候，那時正式修改，也不算遲呢！

本來，這次憲草的制定，與普通制憲的情形就不同，我們看梁寒操先生的講演，便更明瞭，他說：

『憲政因事實上的需要而提前，爲補救建國程序上的缺點起見，目前的憲政，一方面雖許人民參加國政，一方面却仍須由政府努力督促地方自治的完成，繼續訓政未完的前功，這個憲政，仍含有幾分過渡的性質，可以說是非常的憲政』（註十三）。

在上面幾段中，我們祇說到爲什麼要有過渡條款，即是討論應否存在的理由；究竟所謂過渡條款，它的本身是什麼

，在這裏亦應根據憲草條文的規定，來分述于次：第一，關於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的產生方法（一四三條）；第二，關於縣市長的產生方法（一四四條）；第三，關於第一屆國民大會之職權，由制定憲法之國民大會行使的規定（一四六條）。從這些規定的條文看來，很足引起人們感覺到着實是切合實際情形，尤其是希望完成建國的程序，它的存在，是有其重要性的。

（五）憲法的解釋權

憲法的解釋權，在各國的立法例，大概有二種不同的形式（註十四），第一，歐洲大陸派，他們說，法院對於法律抵觸的問題，沒有權力解釋，因為法律的有效和無效，往往和一國的政治有關，在立法之初，立法機關對於憲法固已完全解釋，若使法律與憲法抵觸，立法機關便不應議決。換句話說，立法機關所議決的法律，一經正式公布，是不會抵觸憲法的。第二，美派，他們說法律對於法律抵觸憲法的問題，有權力可以解釋，所以英國法律家戴西說，美國法院就是憲法的監護者。他們反對大陸派的理由，（甲）立法機關不宜自行

解決其所定的法律是否抵觸憲法；（乙）議員數年一易，對於憲法恐難有劃一的解釋；（丙）法律經議決公佈後，若果與憲法抵觸，而法院無權以判決之，恐無補救的餘地（註十五）。

憲草對於憲法解釋權，究竟是採大陸派，抑採歐美派的主張？根據條文的規定，是採美制，賦司法院以解釋權（一四二條）。不過，如果司法院解釋憲法沒有較詳明的規定，將來或致隨便行使解釋權，那末司法院將變成一個最高的立法機關了，與五權制度不免衝突，于是便有一百四十條的規定，給它一個限制。因此，憲草雖倣美制，亦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中國憲草的規定，法律與憲法有無抵觸，假使監察院不予該法律施行後六個月內，提請司法院解釋，司法院便不能隨便解釋。由是政府與人民是不能直接提請司法院解釋的。而在美國則不然，法律有無抵觸，可由人民或各級政府起訴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即能行使其解釋權，不必經過某種機關為媒介（註十六）。

關於美制的優劣，我們可以說，它的優點是在人民或各級政府能直接起訴于最高法院，人民或各級政府能直接表示意志，使問題亦易於迅速的解決；至於它的缺點，就是美國

的最高法院，并不能自動的對於任何法律宣告無效，必須經過訴訟手續，而違憲事項存在或違憲問題的發生，非必引起訴訟行為。我憲草既採美制，而且稍有差別，這是為顧及五權制度的結果，所以才有這種特殊制度的產生。

依我的意見，憲法與法律有無抵觸的問題，不必由監察院於該法律施行後六個月內提請司法院解釋，祇要人民或政府認為有抵觸時，可以直接提請司法院解釋，因為司法院來解釋這種問題，也是要根據法律，顧及事實，決不會而且也不敢隨便行使解釋權，來破壞五權制度。況且司法官都是具有法學知識，居于第三者地位，既不左袒，自能持法理之平，又因為他們的任期都有保障，更不致前後解釋凌亂。如謂經過多層機關，可使司法院慎重其事，我以為並不見得如此。要加重一個問題的解決，是在對於該問題予以深切的考慮，不在機關的重複。往往因為輾轉提請，或則有失原意，或則有所修改，最後形成弄馬的結晶，所以我認為這是很不妥當的辦法。

（附註）

註一 憲法優良的標準，第一，條文和字句的意義要明確；第二

，要賅括無遺；第三，要簡略，涉及普通法律範圍的，不要闖入。

註二 憲草第二百四十七條：「憲法非由國民大會全體代表四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及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不得修改之。修改憲法提議，應由提議人于國民大會開會前一年公告之。」

註三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蘇聯憲草第一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為工農社會主義國家」，是猶承襲一九一八年憲法。

註四 見立法院：憲法草案意見書摘要彙編。

註五 中央日報：孫科氏廿三年雙十節紀念論文。

註六 自由評論第九期，梁實秋氏憲法上的一個問題。廿五年五月十五日天津益世報社論「憲草第一條」一文并參照！

註七 東方雜誌三十三卷十二號，薩孟武氏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特質；十三號，吳經熊氏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特色。

註八 孫科氏廿三年雙十節紀念文。

註九 憲草五五，六三，七六，八三，八七等條參照。

註十 張金鑑：行政學之理論與實際第一百五十三頁。

註十一 廿五年五月十九日天津益世報社論「五權憲法？一權憲法？」

法？

註十二 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六卷四號，周鯉生氏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評。

法草案評。

註十三 廿五年五月一日梁寒操氏在中央廣播演講「為什麼要制憲」？

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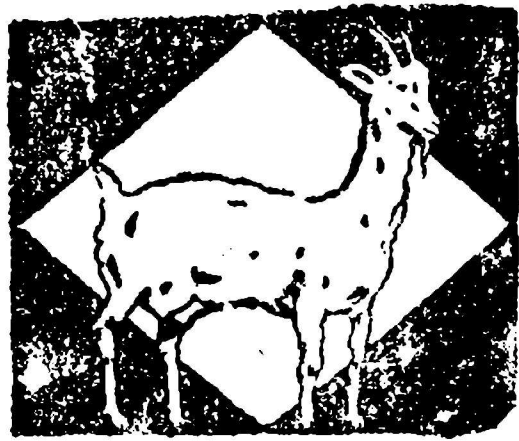
註十四 王世杰氏比較憲法第五七九頁，及朱采真氏憲法新論參照！

照！

註十五 郁嶷論文集參照！

註十六 廿五年五月十一日孫科氏在中央黨部報告「修正憲法草案經過」。

案經過」。



中歐政局的新形勢

杜若君

一 中歐霸權的角逐

九月間，當歐洲各國外交家，都集中日內瓦，出席國聯會議的時候，德國的外交要人，卻在中歐一帶大事活動。德外長紐拉特博士，從十九日起，就在匈牙利戈多洛城（Gödöllő）霍爾第的別墅中，和霍爾第以及匈牙利外長加尼亞作重要的討論；逗留五日，纔返柏林。同時德國駐奧公使巴本爵士，也在捷克境內行獵，作秘密的政治活動。這證明中歐的局勢，又在醞釀新的變化了。

戰後的中歐成了歐洲列強的角逐場所。英、法、德、義，都在中歐擴充它們的勢力，企圖將中歐各國，變成它們的附庸。英法爲着控制中歐，曾在中歐各國投下了大量的資本；法國並且和小協約各國，結成了政治的軍事的同盟。義大利參加中歐的爭奪，雖較英法爲晚，但當它得到控制奧國的機會的時候，它就企圖借此擴充它在中歐的勢力。至於德國，雖然在戰後就有德奧合併的計畫；但它積極的參加中歐霸權的角逐，卻是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的事。

一九三三年後，在中歐展開了法、德、義的三角鬥爭。法國領導着小

協約，反抗德國和義大利；義大利則領導着奧匈，反對德國和法國，在「納粹」政權建立後，提出了德奧合併的口號，企圖驅逐法義在中歐的勢力。這種鬥爭的尖銳化，使三國漸漸覺悟，要抵抗它的第一個敵人，必須聯合它的第二個敵人。這種新的策略，在一九三四年後，使中歐的局勢，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

「納粹」的德國和法西斯的義大利，同是不滿現狀的國家；所以它們很有聯合一致反對法國的可能。一九三四年六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威尼斯的會晤，就是這兩個法西斯野心家合作的嘗試。但是德國的「門羅主義」。兩者的意見得不到協調，德義合作的嘗試也失敗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國社黨在維也納的政變，使墨索里尼放棄了和德國合作的計畫，轉向法國聯合。九月間英、法、義三國聯合發表了保障奧國獨立的宣言。在巴多的計畫之下，法、義合作抗德國的醞釀很積極；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法、義羅馬協定就簽定了。

在法、義羅馬協定中，法、義對中歐問題得到了諒解。它們擬定了中歐各國相互不干涉內政和尊重現有疆界的計畫。這種諒解，使義大利担負

了維持凡爾賽條約保障中歐現狀的義務。在斯特萊薩會議和國聯會議中，義大利更支持法國的主張。至於義大利所得的，是法國在非洲的讓步，和它在東非行動的保障。同時在法國的諒解之下，義大利漸漸變成中歐的保護者了。

法義在羅馬協定和斯特萊薩會議中，關於中歐問題的決定，是法國外交當局的得意傑作。他們希望用中歐區域公約的方式，限制德國的野心，保持中歐的安全；但這種計劃，因為德、波的反對失敗了。在今年二月，歐洲各國要人在巴黎與法國當局的談話中，雖又曾提出了中歐區域公約的舊案，企圖在集體安全原則之下，保障中歐和平；但因為義大利正忙於東非戰爭，蘇聯不能插足中歐，英國不願增加其國際義務，仍沒實現。直到現在，法國這未完成的傑作，仍沒完成的希望。

中歐公約的流產，給與德國在中歐擴張的機會。在義亞戰爭期間，德國在中歐和巴爾幹的勢力，漸漸強大了。義亞戰爭結束後，義大利對參加歐洲協調，提出了很高的代價，使英法對義的讓步，很感困難。這使義大利捨棄了法國的友誼，去和希忒拉合作。羅馬協定後，法義合作抗德的聯合破裂了。

在德義合作的氛圍中，德奧協定在七月間成立了。這使德義兩國暫時結束了在奧地利的衝突，同時兩國在國際事件中，也取得一致的行動。它們在中歐的鬥爭，雖然還沒結束，但在反對法國這一點上，兩國是成立諒解了。

在德義諒解成立之後，中歐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小協約在德義這兩個法西斯國家的夾峙之下，受到嚴重的威脅；奧匈在德義的支持之下

，或者要有打破現狀的行動。法國在中歐的力量，漸漸削弱了，它所最怕的中歐路線，已有形成的可能。但德義在中歐的衝突，並沒有消滅，他們對中歐問題的政策，還需要調整。九月十三日，小協約三國會於捷克的布拉提斯利瓦城（Bratislava）開會，發表了「用武力充實集體安全制度」的宣言。十四日奧外長史密德，就往義大利有所活動，接着羅馬官方又宣佈了義、奧、匈、三國會議不久將在維也納舉行的消息。這和紐拉特以及巴本的行動對照起來，證明今後的中歐問題，又將走入一個新的階段的了。

一一 德國勝利

在中歐霸權的角逐中，德國所受的束縛最多，而它的收穫也最大。

爾賽條約，使它不能插足奧地利，割斷了它通中歐的道路。法國領導之下的小協約，則對它取敵視的態度。奧匈雖然有和它合作的可能，但過去在英、法、義的控制之下，使它們不能很自然的對德國表示同情。不過這些束縛，並不能阻止德國在中歐的擴張，現在德國在中歐的勢力，已逐漸強大，這些束縛也漸被打破了。

德國和中歐各國間有密切的經濟關係，在中歐各國的輸出入貿易中，德國大半都佔首位。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小麥，南斯拉夫的農產，奧地利的木材，鋼鐵，捷克的軍需品，羅馬尼亞的煤油，都是德國所需要的。而這些國家，則由德國輸入大量的工業品。尤其是近幾年來，因為德國積極的擴充軍備，對於這些國家的輸入，更感到需要。同時德國為着加強和這些國家的經濟關係，更盡可能的減少從別處的輸入，積極吸收中歐各國的產品。這樣，德國對中歐各國的出超的地位，漸趨平衡。德國購買中歐的

貨物，多半是不付現的；這種大量的賒欠，使中歐各國不能不購進德國的貨物，以抵欠帳。這使雙方相需，益感密切。這種密切的經濟關係，奠定了德國在中歐的強固的地位。

德國利用它在中的優勢的經濟地位，排擠法義的勢力，擴大它的霸權。所以經濟外交，成為德國在中歐擴張的重要工具。它和南斯拉夫，已經建立了密切的經濟關係。一九三四年後，因為德國大量的吸收匈牙利的農產，使匈牙利由對德入超，變成了出超。一九三五年德國和羅馬尼亞的互惠貿易協定，雖因羅國前外長迪杜勒斯哥的反對沒成立；但現在兩國的代表，又在德國的檳城，談判購油協定了。今年六月間，薩赫特在中歐和巴爾幹的旅行，更擴大了德國在中南歐洲的經濟勢力，使第三德國的統治區域，逐漸擴大。德國在中歐已經取得經濟上的領導地位；在中歐的市場為德國奪去的時候，由德國領導的多瑙經濟集團，便很有成立的可能了。

德國在中歐的擴張，不但利用它的經濟上的優越地位；並且積極的作外交活動，和中歐各國建立政治的關係。奧匈不滿現狀，本來有和德國合作的可能。德國並且分化小協約的團結，使它們對德親善。幾年來，德國當局像高林一流人物，在中歐的活動是很積極的；現在紐拉特，巴本和高貝爾也出馬了。不論是狩獵或旅行，柏林外交家的收穫，總是很大的。

德國在中歐地位的強固，破壞了法義合作支配中歐的計畫，和法國的中歐區域公約的傑作。在德義諒解成立後，德國漸有變成中歐支配者的可能了。

七月間德奧協定的成立，是希志拉在中歐的一大勝利。這是德奧合併的初步；幾年來國社黨的流血與陰謀所沒達到的，現在用一紙條約就換來

了。奧地利是德國向中歐擴張的橋梁，德奧協定成立後，德國打破了多少年來的束縛，通過奧地利走向中南歐洲。而且德奧的親善，無異奧地利宣佈脫離國聯的保護；假如將來德國破壞奧國的獨立，維也納就很難得到日內瓦的援助了。同時義大利因為和德國的妥協，使它放棄了與英法的協調；在將來的中歐角逐中，它很難利用英法的援助，去抵抗德國。義奧兩國作繭自縛，德國卻擴大了它在中的地位。

在德奧協定成立德義諒解實現之後，德國建立中歐集團的計畫，已有實現的可能。匈牙利向來對柏林表示好感；八月間匈攝政霍爾第曾到德國拜訪希志拉，九月中紐拉特在匈牙利會有五天的活動。德國與義，奧，匈羅馬協定的合作，使所謂德，義，奧，匈的政治集團，已經具體化。這樣一方面破壞了法國包圍德國的計畫，同時隔離了法蘇小協約的聯合，使小協約的地位感覺困難。尤其是捷克，現在差不多完全陷在德國勢力的包圍之下了。

多瑙河是德國的經濟命脈；如果它能控制中歐，它將成為歐陸最強大的國家。現在德國利用德，義，奧，匈的合作作基礎，繼續擴張它在中的地位。它一方面要分化義，奧，匈三國在羅馬協定中的聯合，削弱義大利在中歐的地位；同時分化小協約的團結，使它們對德親善，破壞法國在中歐的勢力。中歐各國和德國的經濟關係，是很密切的；德國利用它在中的經濟領導地位，很可以變成政治上的領導者。

在小協約各國中，南斯拉夫的親德色彩最濃厚。幾年來，它對法國的政策，很不滿意，為着抵抗義大利的威脅，它很願接受德國的保護。羅馬尼亞的法西斯派，現在漸漸抬頭；在今年八月內閣改組後，親法聯蘇的羅

外長迪杜勒斯哥，被擯於新閣之外；羅馬尼亞的親德色彩，也日漸濃厚。至於捷克，雖然感受德國的威脅最大，但和德國的經濟關係也最密切；尤其從德國施行外匯管理後，德捷的貿易，更有相對的膨脹。同時捷克總理霍得柴，是一位右傾的人物；他對柏林和羅馬的法西斯當局，頗有往來。在德奧協定成立後，他曾秘密到過維也納，同時傳出了德捷締結協定的消息。捷克的當局很明白，如果德國的軍隊侵入捷克，法，蘇，羅，南的援助，不一定可靠；爲着緩和德國的侵略野心，捷克或者要考慮對德親善的問題。九月間，在小協約國會議閉幕後，巴本就在捷克有所活動；這是很可注意的。戰後小協約和德國的政治仇視很深，但現在雙方的對立已較前緩和。如果小協約能與德國成立諒解，德國在中南歐洲的霸權就可以確定了。

二 義大利的收穫

在法，德，義三國中，以義大利在中歐的地位最不穩固。它和中歐各國，沒有像德國那樣的密切的經濟關係；也不像法國那樣，和小協約各國有強固的同盟。雖然它和奧，匈兩國有同盟的關係，但這種聯合很是勉強，隨時都有動搖的可能。

義大利利用修改條約的號召，拉攏匈牙利；用獨立的保障，誘惑奧地利；並且在經濟上給奧匈以援助。到一九三四年三月義，奧，匈羅馬協定簽定後，三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就很密切了。在羅馬協定中，義大利以很大的犧牲，給與奧匈以經濟上的利益；並將提里斯特（Trieste），作奧匈的出海口，使它們不再依恃德國的卜雷曼港（Bremen）。但義大利並不能

在對奧匈兩國的經濟關係上，超過德國。所以義，奧，匈的結合，是很不鞏固的。

在中歐各國中，義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經濟關係，比較密切；但近幾年來，德國的擴張，已經代替了義大利在南斯拉夫的地位。尤其在對義經濟制裁實施後，義南兩國，幾乎完全斷絕了商務關係。在九月二十三日，義南雖然又簽定了商務協定，但在德國的競爭之下，義大利在中歐的擴張，是很困難的。

在政治關係中，小協約各國都仇視義大利。南斯拉夫怕義大利破壞它的獨立；羅馬尼亞和捷克，也都反對義大利支持奧匈打破現狀的政策。捷克雖曾企圖利用義大利反抗德國的侵略，但要它背離小協約，單獨和義大利合作，就很少可能了。小協約是法國在中歐的同盟，現在它們和法國的關係雖然漸漸疏遠，但在外交上，它們仍然支持法國的主張。它們擁護國聯與集體安全制度，並反對一切打破現狀的行爲。在九月間的小協約會議中，三國會發表了用武力保障集體安全的宣言；並對奧地利違犯聖鳩曼條約恢復兵役制度的行動，嚴詞抨擊。這和義大利的政策是不合的；義大利和小協約建立政治上的合作，很少可能。

義大利在奧匈的政治勢力，也不很穩固。它不能積極支持匈牙利的國約主張，也不能單獨保障奧地利的獨立；使它們不能不在羅馬協定之外，另求援助。這種情形，動搖了義，奧，匈三國的團結。義大利在奧匈的政治地位，也因而發生動搖了。

義大利認爲義，奧，匈集團，是它在中歐擴張的根基；所以它對三國的團結，絕不能放棄。在今年三月的羅馬會議中，它又加強了三國的聯

。但七月間的德奧協定，爲德國打通了到中南歐洲的道路；在德國的競爭之下，義大利在中歐的地位更不穩固了。

促成德義合作的重要原因，不是中歐問題；在德義諒解之後，兩國在中歐的衝突依然存在。並且因爲德國在中歐的勢力較前強大，它和義大利的衝突，將更直接更尖銳化了。現在奧匈兩國，對德的關係已經較前進步，最近奧匈曾提議請德國加入羅馬協定，這證明兩國已需要和德國作進一步的聯合。如果這樣，義大利在羅馬協定中的領導地位，或者要發生動搖了。

義大利並不能放棄它在中歐的霸權，在德義諒解中，它允許德國插足中歐，這和一九三五年它在法義羅馬協定中，義大利爲着獲得在非洲行動的自由，和法國的支持，在中歐問題上，接受了法國的意見。現在英義的對立，日漸尖銳，法國的友誼也靠不住了；它不能不借重德國，像一九三五年對法國一樣，在中歐問題上對德國讓步。但德國和法國不同，法國是希望維持中歐的現狀，而德國的擴張，則侵害義大利的霸權。在德國的勢力伸入中歐後，義大利在中歐的地位，很有被德國動搖的危險。

爲着鞏固在中歐的勢力，義大利希望以義、奧、匈、集團作基礎，樹立由它領導的多瑙河經濟聯盟。它以爲奧地利和捷克有友誼的關係，並且簽定了商約，許斯尼格和霍得柴，都是努力於奧捷親善的人物，霍得柴並且有過小協約與羅馬協定合流的計畫。義大利可以利用奧地利和捷克的友誼，打通羅馬協定三國和小協約合作的道路。並且小協約各國間的經濟關係，很欠圓滿；在小協約國會議中，曾一再表示願與多瑙河各國經濟合作。

羅馬協定三國，也同樣需要和小協約合作。九月間的小協約會議，是在

捷克的布拉提斯利瓦城舉行的；該城是捷克的商業中心，在多瑙河北岸，靠近奧匈兩國的邊境，和維也納布達佩斯，都有密切的關係。小協約會議在這裏舉行，有很深的意義。所以接看羅馬就宣佈了羅馬協定三國會議，不久將在維也納舉行的消息。義大利的報紙，並且說，羅馬協定三國和小協約成立一單獨多瑙集團，已不成問題。在九月二十六日，義大利並且和南斯拉夫簽定了商務協定，恢復了兩國的經濟關係。但小協約與羅馬協定三國的政治利益不同；在雙方的政治對立日趨嚴重的現在，兩者的合作，是很困難的。現在義大利勸奧地利對小協約要謹慎，並勸匈牙利不要採取魯莽的行動破壞條約；這完全是爲着減少小協約的反感。不過匈牙利卻堅決的要求德義支持它的廢約主張；這爲義大利的計劃，增加了嚴重的困難。況且義大利在多瑙河的經濟地位，並不強固；沒有德國的合作，它的計劃是很難實現的。

德國對於中歐，有它自己的計畫。爲着束縛德國的行動，義大利希望德國參加由它領導的羅馬協定。據說這也是未來維也納三國會議的主要問題。但希志拉記得俾斯麥的一句話：「在任何同盟中，只有一個騎者，其餘的是被騎的馬」。德國能在義大利的指揮之下，作被騎的馬嗎？德國在中歐具有強大的勢力；在將來的中歐聯盟中，它一定要由經濟的領導者，變成政治的領導者。義大利已將德國到中歐的門戶開放了；在德義諒解之下，它們或者能組成一個新的集團。但在新的集團中，義大利或者要像克里斯俾（Crispien）時代那樣，變成受德國保護的同盟了。

四 法國勢力的退嬰

法國是中歐霸權爭奪中最大的失敗者。戰後法國雖然得到了控制中歐

的許多有利的條件，但這種條件，並沒給法國的地位以保障。在德義的競爭之下，法國在中歐的勢力已經漸漸衰落了。戰後法國曾經由國聯，取得了控制奧地利金融財政的權利；在凡爾賽條約和聖鳩曼條約的保障之下，它更和英義取得了奧地利的政治支配權。特里亞農條約的束縛，使匈牙利對國聯屈服。法國更與小協約各國，結成了同盟，監視匈牙利，反抗德義在中歐的擴張，隨着法郎的勢力，法國差不多變成中歐統治者。但現在，法國在中歐的霸權，卻漸為德義打倒了。

義，奧，匈三國羅馬協定簽定後，奧國變成了義大利的保護國；雖然接着法義協定成立，但義大利在奧地利的門羅主義，已動搖了法國在奧國的勢力。匈牙利在德義的支持之下，積極作修改條約的準備；聖鳩曼條約和特里亞農條約，對於奧匈的束縛，漸漸鬆弛了。在九月二十五日的國聯行政院會議中，並應奧政府的請求，自十一月一日起，撤回國聯駐維也納的代表。在德義這兩個法西斯國家的支配之下，奧匈隨時有採取魯莽的行動，打破現狀的可能。

小協約是法國在中歐的同盟；但現在它們對法國的關係，卻漸漸疏遠了。南斯拉夫，從馬賽慘案後就對法國不滿，到法義妥協和法蘇合作成立後，南國對法國的政策更表示懷疑。在德國的陰謀之下，南斯拉夫親德的色彩日漸濃厚了。羅馬尼亞是法國在中歐最忠誠的同盟者，在法國的指導之下，它曾放棄了仇視蘇聯的政策。但從迪杜勒斯哥被擯於內閣之外以後，羅國也漸轉向親德。至於捷克，是小協約各國中最先和法國建立同盟關係的國家，在法蘇互助協定成立後，它也和蘇聯締結了互助協定。它是建立中東歐區域安全制的主要分子。但在侵略者的威脅之下，它現在已在考

慮對德親善的問題。並且小協約和法國的經濟關係，並不密切；維繫它們的聯絡的，僅是政治關係。幾年來，德國積極的陰謀破壞小協約與法國的結合，在德國的陰謀之下，巴爾幹協約與小協約的聯繫，也漸漸鬆弛。柏林陰謀家在希臘和保加利亞的活動很積極。在德義合作後，小協約的地位已很感困難了。

幾年來，法國會有中歐區域公約的計劃，但這種計畫，因為德國的擴張，和德義諒解的成立，已經失敗了。在歐洲的國際紛擾日趨嚴重的時候，義亞事件，萊茵問題，以及西班牙的變亂，已轉移了法國對中歐的注意。在德義諒解成立後，法國在中歐很難抵抗德義的聯合了。

德義的合作，增高了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氣焰。以中歐的聯合作基礎，德義計劃擴大侵略陣線的勢力。戰前三國同盟的規模，現在漸漸恢復了；這是歐洲和平的重大威脅。所以為着法國的權利和歐洲的和平，法國必須恢復它在中歐的勢力。

九月初法波同盟的加強，是法國反抗德義聯合的一種重要行動。它使德國在東歐陷於孤立，同時解除了捷克的孤立的形勢。九月底，羅馬尼亞又傳出波蘭陸軍總監里資來格將軍，將赴羅京聘問，商定波羅軍事同盟的消息。如果這能成為事實，小協約對於德義的畏懼，當可減輕。同時波蘭已經加入中歐霸權的角逐，它在中歐也有相當的地位；如果法波關係能有進一步的開展，法國或者可以得到波蘭的輔助，在中歐和德義對抗了。

法國為着對抗德義聯合的壓迫，現在正計畫擴大和平陣線的勢力。它希望英國能和它合作，在英，美，法三國貨幣協定成立後，三國在政治問題上或者也有接近的可能。因為法波友誼的恢復，蘇波關係也可以因而改

善。英，法，蘇，波，小協約的聯合如果成立，歐洲的小國也都將參加這種聯合。這樣，和平陣線的勢力，將更強大。在中歐問題上，將展開了和平陣綫與侵略陣線的對立；中歐的國際紛爭，也將因而更趨嚴重了。

現在德，義，奧，匈的聯合，雖然還不很強固；但爲着和法，蘇，小協約的和平陣綫對抗，它們的聯合，目前還不至動搖。九月二十四日英外長艾頓在國聯大會的演說，曾透露出不過問中歐事件的語氣，減少了集體和平的力量；這於法國的政策是很不利的。法國在中歐的地位已經衰落了，它將怎樣恢復它的勢力呢？

五、小協約與奧匈

在中歐問題中，小國間的糾紛，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捷，南，羅三國，反對修改條約改變現狀；奧地利和匈牙利，則不滿意戰後的不公平的待遇，主張修改條約。政治的衝突，民族的糾紛，和經濟的困難，形成了這兩種勢力間的嚴重的對立。這種對立，和列強在中歐的鬥爭配合起來，使中歐的糾紛更趨嚴重了。

小協約各國和奧匈的政治關係，雖然衝突；但在經濟上，卻需要相互合作。如果沒有政治上的糾紛，多瑙流域是一個富饒的經濟區；但現在在這個區域上，卻分割成五六個政治關係不調和的國家。這些國家間的仇視是很深的；所以將來要解決中歐問題須從經濟關係上找途徑。

用經濟合作的方式解決中歐問題的計畫，有過很多。一九三二年，法國曾有建立多瑙河經濟聯盟的計劃；它企圖把多瑙流域的幾個國家——奧、匈、捷、南、羅、結成經濟的聯盟，放在它的操縱之下。但這種計畫，是德

義所反對的；所以在倫敦四國會議中，因爲德義的攻擊，而流產了。一九三四年，義、奧、匈、羅馬協定簽定後，義大利又企圖用三國聯合作基礎，建立由它領導的多瑙經濟集團。年來小協約與羅馬協定合流的傳說，是很盛的。現在義大利正計畫以奧國作媒介，拉攏小協約，參加羅馬協定，建立羅馬系的多瑙經濟集團。至於德國，也有它自己的計畫；柏林的野心家，依恃他在中歐的強大的經濟勢力，希望建立由它領導的多瑙經濟集團，鞏固它在中的地位。現在法國在中歐的地位已經衰落了；但德義兩國的利益仍未一致。在列強的鬥爭之下，多瑙經濟集團的建立，是很困難的。而中歐各小國關係的調整，也因而發生困難了。

在大國的支配之下，中歐各小國的對外政策，多半受大國的操縱。在一九三五年的法義羅馬協定中，義大利曾出賣了匈牙利修約的主張；戰後在條約的束縛之下，英、法、義曾阻止了奧地利對德合併的要求；近幾年來，小協約和法國曾阻撓哈布斯堡的復辟運動；在德奧協定中，義大利又將奧地利的獨立出賣了。至於小協約各國，向來反對德義在中歐的擴張；但在法義合作中，法國曾出賣了小協約反對義大利的主張。戰後，小協約因爲帝國主義國家都反對蘇聯，它們也採取了反蘇聯的政策。近來它們又在法國的領導之下，改善了和蘇聯的關係。在德義諒解成立後，匈牙利依恃德義的援助，企圖提出修約的要求；德義卻計畫利用德，義，奧，匈的新結合，拉攏小協約。它們爲着減輕小協約的仇視，阻止匈牙利採取魯莽的行動。中歐各小國的態度，是隨着大國的政策爲轉移的；所以將來小國間的關係如何；要看大國的政策如何而定。

在德義的夾峙之下，中歐小國的地位漸感困難。奧匈能不採取魯莽的

行動，打破現狀，要看德義對小協約的態度如何；而小協約對德義的態度，要看英、法、蘇聯能給它們多少援助。在九月間的小協約會議中，捷、南、羅曾公開的宣佈反對改變現狀的主張，並聲明將以武力維護集體安全制度。這證明它們對法蘇的和平運動，仍表信任。尤其在法波同盟加強後，波、羅，也有締結軍事同盟的傳說，使它們對德義的畏懼，漸漸減輕。在中歐的局勢沒有新變化之前，它們是不至採取德義合作的政策的。

德義利用奧匈對於現狀的不滿，壓迫小協約參加它們的集團；如果小協約不與德義合作，它們或者要唆使奧匈，採取魯莽的行動。尤其九月間國聯大會中允許亞比西尼亞代表出席的決定，使義大利對國聯的仇視更深

；它是否要利用奧匈，對國聯報復，是很值得注意的。不過中歐是德義的倉庫，中歐糾紛的擴大，不利於德義的多項經濟計畫。爲着鞏固在中歐的霸權，德義目前或者不至有擾亂中歐的行動。

在國際紛擾日趨嚴重的歐洲，中歐小國的態度，對歐洲政局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德、義、奧、匈、集團的成立說明了侵略勢力的強大。小協約是歐洲和平的砥柱，如果他們能繼續維持和平運動的努力，歐洲的和平勢力，還不發生動搖。不過它們要屈服在德義侵略勢力之下，歐洲和平的希望，將更黯淡。

碧湘閣詞稿(一)

陳家慶秀元

掃花遊森林公園曉坐

薄寒似酒。正醉後重陽。亂愁無數。行行不語。對秋容淡冶。漫吟秀句。梧葉蕭蕭。禁得幾多風雨。悄回顧。傍柳下池塘。還覓佳處。芳意餘幾許。喜重續清遊。吟邊歡聚。華年迅羽。怕秋光一寸。又成輕去。短笛西風。待把閒情付與。暗凝佇。看斜陽漸低林樹。

浪淘沙

疏柳不藏鴉。瘦影欹斜。水邊林下有人家。幾日遲來秋更好。開遍黃花。何處課桑麻。身在天涯。故鄉山色暮雲遮。行到前村頻悵望。又聽悲笛。

虞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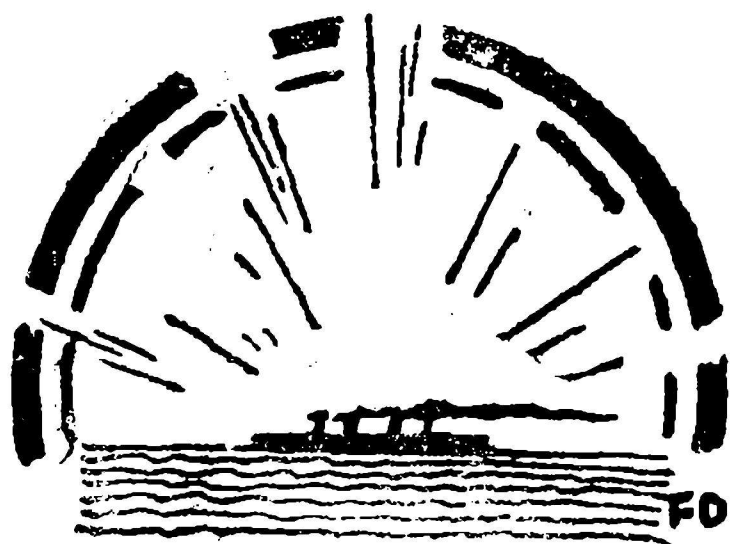
長空鎖日籠晴翠。涼露和烟墜。曉行猶見月如鉤。鉤起一泓寒碧淡橫秋。臨流好景成孤賞。一笑勸還往。興來高躡幾人同。祇有無言松竹契幽衷。

西江月

欄角微風乍起。桐陰初月微波。夜長一線待如何。料理綠窗清課。不恨流年暗暗。祇憐秋色無多。滿湘征雁幾經過。悵惆歸期偏左。

木蘭花慢

展晴帆一葉。向天際。漾輕舟。漸野水寒生。夕陽紅斷。暮色偏幽。清遊。石門小泊。看滿湖烟景正溫柔。雲影低搖碧浪。晚風微拂眠鷗。蕭瑟掩汀州。蟹舍映烟浮。欲隔籬呼酒。舉杯邀月。消盡閒愁。悠悠。水鄉縹緲。便綠蕙青筍足勾留。更羨漁娃笑語。渾忘魏晉春秋。



赤字財政與赤字公債

段仲榕

在國際資本主義互相侵略攘奪之下，大家秣馬厲兵，國際風雲，日益緊急，世界的危機，爬上了最高峯，到處埋伏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及至一九三五—三六年，義亞戰爭，西班牙的內戰，相繼而起，這導火綫，已在斷續的爆發，更使列強加緊飛機，坦克車，化學製造等等之擴充比賽，於是他們的歲計中，軍費逐年膨脹，以最近三年而言，各國軍費累增的情形，如左表所示：

(一)最近三年各國軍費累增表(單位百萬)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軍費對總預算之百分比			
佛郎	同上	同上	同上
法	11,430,033.1	11,170,033.3	11,900,021.0
里拉	同上	同上	同上

義 4,540,091.0 4,300,020.2 4,614,033.1

元 同上 同上

日 85,040,000 94,040,000 1,031,040,000

馬克 同上

德 89,214.6 1,330,021.0 1,111,111.1

元 同上 同上

美 47,713.3 63,814.2 93,517.6

鎊 同上 同上

英 18,013.9 14,014.5 12,017.0

見美濃都亮吉著：公債政策上金融統制。

據右表觀之，歐美主要的國家，近年來之軍費，莫不累增，因軍費的膨脹及其他所行的非常時期支出增加，入不敷出，在歲計方面，轉於逆調，已成同一的趨勢，赤字財政，成了各國普遍的現象，請看後表即知：

(二)近兩年來各國歲出入狀況表(單位百萬)

國別	會計年度	歲出差額	佛郎
法	一九三三—三六	一·六八二·二	
	一九三五—三六	八三五·〇	
日	全 右	八九五·八	元
	全 右	七六·四	
英	全 右	七·五	鎊
	全 右	〇·五	
德	全 右	二七五·〇	馬克
	全 右	—	
義	全 右	四·八〇·〇	元
	全 右	四·五三·〇	

見美濃部亮吉著：公債政策上金融統制。

就第二表觀之，除了英國歲出的差額，很小而外，各國都有巨額的赤字，最大者為法國，其次為日本，再次為美國，他們莫不感覺赤字的苦悶，英國在一九三三年度至一九三五年度的三個年度中間，可謂能保持收支

之順調，於列強中成唯一之例外，但英國財政問題，畢竟是其過去三個年度赤字之克服，現在復不得不再為逆轉，一九三六年度の預算案，英國為擴充海陸軍軍備，而提出增加預算案，本年歲出之膨脹，關係不可避免的，事實，此即不順化之現示，所謂健全財政之確保，終不免陷於不可能的悲觀，此種結果，使正統主義的財政家大失所望，因此之故，英國的歲計，勢將走入一般赤字財政的同軌。此外再言強行財政獨裁之義大利，據國聯統計年鑑所載，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度の預算，歲出為一百九十六億五千四百萬里耳，歲入一百七十九億八千八百萬里耳，扣算結果，歲入不足為十六億六千六百萬里耳。然此年度之財政，係屬戰時情形，不能以平時狀態一律視之，即以平時財政狀態言，一九三四至三三年度，歲出歲入扣算之結果，亦有十億二千三百萬里耳之赤字(一)實際尚不止此數，例如所得稅之收入，自一九三〇年度至一九三三年度，即由五十一億里耳，減為三十九億里耳，即可証之。若就去年八月羅馬傳出之電報言，實質上之赤字，為二十七億一千八百萬里耳。至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度之預算，許多國家尚未公布，若就已知者而言，美國之歲計，依本年一月六日大總統之命令觀之，歲入為五十六億五千四百萬元，歲出為六十七億五千二百萬元，扣算之結果，計有十億零九千八百萬元的赤字。(二)英國之歲計，前已言之有逆轉之勢，依去年四月二十一日，財政大臣張伯倫之演說，歲出為七億九千七百八十九萬七千鎊，歲入為七億九千八百三十八萬一千鎊，其中雖歲入超四十八萬四千鎊，然而尚有擴充軍備的追加預算之三千萬鎊，亦須計入，則扣算結果，仍有赤字之存在。

在赤字財政，成為普遍現象，而且此現象日形擴張之下，各國各依其

時間性空間性，而有各種不同樣之對策，約言之，不外增加租稅，節省開支，發行赤字公債等法。若將各國所採之對策，對照觀之，其概況如左：

國別 彌補逆調之法

英	增稅	發行赤字公債
美	同右	同右
法	全右	節減經費
義	通脹	加強正規以外發計之流通
德	全右	全右
日	增稅	發展經濟的社會設施

我們分析各國彌補赤字財政之方法，初為增稅。但是各國歲計之赤字，有愈趨愈大之傾向，於普通財政無所尋求之時，則漸趨經費。在節減經費之中，又有許多必要的規定，和軍備的擴充，在歲出方面，不特不能節減，反而膨脹，於是開源節流之路均走不通，不得已而以非常之手段，繼續發行赤字公債，或膨脹通貨。發行赤字公債，不論何國，已視為共通之政策，前述各國補償赤字財政之對策中，無一不有公債政策，並以此為赤字財政中之重要策略。日藏相馬場云：「赤字公債，已發行相當之多額，尚須繼續進行，其原因使公債得以圓滑推行，以免通貨膨脹，發生經濟上之惡影響」(三)，我國楊汝梅先生亦云：「我們根據上述的理由，以詳論吾國新公債政策，可以知道，這是應付非常時期不能不行的一種手段」(四)，可知赤字財政下，赤字公債之共通性。茲將近兩年來，各國公債狀況，列表於次，以知其真詳。

(三) 近兩年來各國赤字公債表(單位百萬)

美	德	法	日
一九三三—三五年	三二、〇六六、六	九、九四〇、九	三〇〇、〇〇〇、〇
	六、六六六、三		

一九三三—三五年

九、九四〇、九

10,000

見該國政府報告 公債政策上之融統制，

G.M. Katona, "The 'Miracle' of German Recovery 'Foreign Affairs,'

Jan. 1936.

由第三表數字證明，一九三四—三五年度，各國皆發行公債，一九三五—三六年度，已知其數字者，有德日兩國，美法兩國，雖不知其數字，但本年度中亦有公債，據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日本外交時報載，一九三五—三六年度，美國國債利息，為七萬萬四千二百萬元，一九三六—三七年度，國債利息增至八萬萬零五百萬元，公債利息既然增加，當然有新的公債發行。法國一九三五—三六年度，有六十餘億特別會計，此特別會計即以公債支付，當然亦有公債之發行。赤字公債，的確成了普遍的現象，就是號稱景氣的蘇聯，本年也發行公債(五)。但是有的國家，在此種政策上，已走頭無路，而既定經費，不僅無節減之餘地，新規之增加，復不能免，只好來一個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之強化或增進，而有統制有價證券，減低利率，強制公債投資等之協策產生。因此之故，而在一般國民之各階級各部門中，自然產生錯綜的利害關係，終至威脅國民經濟之安定。

二

前面所述情形，是由公債繼續膨脹，所發生出來的乖離，此處再就公債本身之性質論之：公債之發行，嚴格言之，只能用於非常時；彌補短期收支不合；及用於生產建設之途徑為適當。例如國家發生水旱疾疫之災，既屬特別之需要而且迅速，若待加稅，有迫不及待之情，當可發行公債。其次一年中收支有旺欠，偶有短期不足，國家不能因收支短少而停頓其事務，若加稅，則又非收支不平，不必出此，如此則可實行短期之公債。其

次爲生產建設而發行公債，用於生產之途可以增加國家之財富，將來生產之收益可大過公債之負擔，此亦可發行公債。然亦應預計於相當期內償清，以免前債未清，又須借新債之弊。除上述各情而外，公債政策的缺點很多：（一）與私人舉債立於競爭的地位，政府的地位權力，均足以壓迫私人舉債，結果政府吸收大批資金，不特待興工業無人舉辦，即已興業之事，以游資爲政府所吸，不能再加改良，而日趨衰落。（二）資本家之資本被公債吸收，如遇損失，專壓迫工人以圖補救，引起勞資之衝突。（三）社會上一部份人專營公債，賴公債爲生，從不勞中得厚利，造成社會上之寄生分子。（四）推銷公債之人，勢力常大，可以操縱政治，欲求政治之改進往往受此等人之阻碍而不能實現。（五）公債如募之於國外，可引起外國干涉內政，我關稅不能完全自主，即有外債之影響，乃致有因此而亡國者，如埃及便是。（六）政府借債，與私人借債，同樣應償還，舉債之後，尚須還本付息，增加國家未來的支出，加重人民未來的負擔。

三

歐美主要國家的赤字財政，赤字公債，已如前述，現將中國的赤字財政，赤字公債的狀況及前途，作簡略之敘述。中國財政的逆調，發生已久，自民國建立已來，每年都有赤字，而且赤字的數目，逐漸膨脹，抵補的辦法亦不外增稅，節減經費，發行赤字公債等法，此外借外債辦獎券，亦爲彌補赤字財政之方策。各種對策中，以施行公債政策者爲多，民元至今幾乎無年不有公債。

根據財政部整理公債報告，民元至民二十五年二月一日止，共有公債三十三種，債額總計爲十八萬萬元。中國的公債到了如何程度，請看中國的預算表即知，近年來中國的預算中，歲出方面，第一爲軍務費，第二就是債務費。民二十四年軍務費爲三萬萬二千餘萬元，債務費爲二萬萬七千餘萬元，民二十五年，軍務費爲二萬萬九千餘萬元，債務費爲二萬萬三千

萬餘元，其餘都比這兩項數目小。中國公債，早已達到了相當的飽和點，市場（公債）清淡，羅斯爵士云：「……政府預算不敷甚鉅，至借債乃不能免，國內債市疲弱不振，政府信用亦見低弱……」（見六月二十三申報）此種情形，中央及地方皆然，以四川言，去年川省善後建設公債，不易售出，財廳向銀行抵押及向中央銀行借墊以作臨時之用。（六）今年所發行之二十五年四川建設公債，向銀行清償舊欠，銀行以將來市價難定，亦不願接受，（七）現在國家發行公債，除了給相當的利息而外，（有時還要給高利）還要抵押品，更要打很大的折扣，然而尚不容易發出，已由信用借貸走入抵押借貸，由抵押借貸走到高利貸。中國的公債到了這種階段，前面所說之六大弊端，當不免發生，而政府對於赤字財政之彌補，仍不免採赤字公債之對策。在政府當局自然有相當的苦衷，但此種只顧其一，而忘其他的方法，無異只講充實國防，而不自製國防器械，飛機大炮，都要向他人購買，此益而被損，實在不是適當的方法。根本的方法，應排除外來的侵略壓迫及努力國內經濟的社會實施，方爲上策！

四

今日各國歲出之難於緊縮，且不得已而膨脹者，其主要之原因，爲軍備費，或救濟費之增加，不可避免，關於此點，各國可謂同出一轍，自世界經濟恐慌，二次世界大戰醞釀以來，各國即困於赤字，彌補之法，除實行若干對策外，皆有賴於赤字公債，然而縱再發行赤字公債，倘不能有經濟的社會設施及避免歲出之膨脹，赤字公債政策，終必有窮途的一日。

（註1）Aulet in de Statistique et de Législation Comparee.

（註11）Financial Chronicle, New York Times.

（註12）見五月七日申報。

（註13）見四月三十日中央日報。

（註14）見八月五日申報。

（註15）見三月二十八日申報。

（註16）見八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



海寧觀潮

歷樵

君遠兄約我去觀潮。雖然以前沒有到過海寧，但是對於潮，自信頗有

些體認。七八年來，尤

其自從一九三一起，全

世界已瀰漫在滔天的巨

潮中，我人日夕和國際

的潮流相接觸，也不啻

浩蕩波濤中，驚舟一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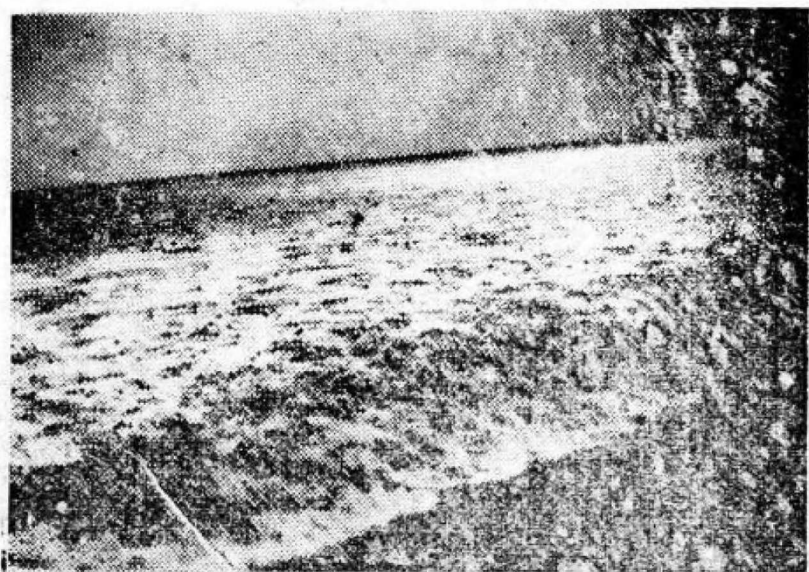
的弄潮兒了。

晨八時半，與君遠

伉儷暨其愛女自上海北

站，乘滬杭特快車出發

。秋郊氣爽，林木陂塘間，景色斑斕可悅。田中農作物豐穰，今歲全國大



錢唐江潮

抵豐收，在國步飄搖中，得此少慰。車行一小時，過松江，而嘉善，嘉興，車廂左望，南湖烟雨樓歷歷在目，蘇嘉路完成後，嘉興地位益見衝要。滬杭路至此，折而南向，自硤石站起，又向西行。觀潮者十二時十分在長安鎮下車。

四日爲觀潮最後一日，又值星期，中西士女作個人或團體旅行者，甚形擁擠。出站後，大隊人馬絡繹趕赴浙江省公路汽車站，沿途鎮人堵立佇觀。吾人爲觀潮而來，而鎮人則又爲看觀潮之人而來，情趣各異，適反映塵囂與僻靜兩種不同生活的兩種心理。

看潮專車由長安鎮東南駛，直奔海寧。路旁林菁，叢綠撲人，憶津浦道上，黃河以北平原，多爲赤壤千里，絕少林木葱蘢之致，南北景物，顯然異趣。車行時，有一點與北地相似，前車車輪碾過後，後車沙塵眯目，車中漆布墊上，積有薄層黃土，殆此間濱海，土多砂性，公路敷築，亦未

能達到理想程度之故。

車行若干時，忽覺清風冷然，拂我襟袖，白窗右外觀，見林表有藤黃色一綫，突呈目前，漸進漸晰，天際孤峰，隔江聳立，錢塘風濤，第一次接觸到我的眼底。此時後先啣接的專車均至觀潮台下停止。左為海寧縣城，城垣以石築成，高僅逾丈。站上有童子軍照料秩序，並作游客指導，精神頗佳。專車抵海寧，距看潮時尚早。吾人一行乃入東門，經泮池公園，展謁海神廟。廟前牌坊與巨獅，均係玉石雕成，頗稱精美，為南中寺觀所不經見，於此可見昔人重視海防工程之遺規。廟中建築亦甚闊敞，殿後有御碑亭為清雍乾兩帝時立，有和碩親王名銜。亭後尚有乾隆御筆碑文一，已中折為二，由後人就殘石重建，文中衍不可讀。

城隍廟瑣陋不足觀，廟中現方由票友組班演劇，海寧一小城，就觀察所及，即有戲院三家，均上演舊劇，於以見海寧人士戲劇興味之濃厚，更可覩有閑階級者的衆多，倘舊劇能予以合理的革新，使其不失舊劇的形體，而能適合時代精神，其「改正人心風俗」效力之大，當優於一般普通的工具，可以斷言。社友如徐凌霄馮叔覺諸先生，均精通舊劇三昧，對於此種改進工作，想均以爲然。我們現在的需要，就是有此工作勝任愉快的專門人才，能以不畏艱苦的精神，下手去苦幹，但也不得不賴各方的同情

合作。

在北大街知味觀飯館進膳，烹調尚鮮潔，價亦不貴。據聞紹酒為海寧特產之一，所用製酒之水，係取自烏金塔泉，窖藏四五年方售，各酒家所售「陳紹」「花雕」，味醇價廉，但吾人呼「老酒」一試，則味殊未見佳，殆非道地佳釀歟。

膳後，即由北大街乘人力車赴觀潮台。至時，已遙聞潮聲漸漸，乃急奔塘岸台上，見寬闊江面，一線弧形修整的潮頭，已自左首壁立簇擁而來。瞥那間沿堤的萬千觀衆，均屏神斂氣，張口哆唇，把千萬副的目光，全投射到這條排山倒海，萬馬奔騰的匹練上面，隨它續續移動，望遠鏡和攝影機的活動，亦同時白熱化。保衛觀衆的警士，工作也到了緊張的極項。在看潮的四日期中，常以後兩天的潮汛為大，但本日風勢不動，所以潮頭也沒有猛烈撞激的特殊表演。但舉目四矚，頂上懸着鉛色的圓穹天幕，脚下鋪着烟波浩淼的一片杏黃巨毯，它的邊緣遠遠地滾滾嵌着一抹黛黑的江岸，隔江西南隅，矗立着一座像號誌般地烟雲繚繞的靈峯，大自然在寂靜的喧喧中，號令着海若，率領他整千整萬的蝦兵蟹將，掀風踏浪，蹙蹙鳴鼓，在整齊的步伐，嚴肅的行列下，從我們的檢閱台前，行着注目禮，踏着鰲步走過，縱使它沒有作天崩地裂的大示威，這氣象萬千，已經足夠威

嚴肅的了。一大隊人馬自東向西的推進，在臂那幾分鐘之內，已經衝過我們的檢閱台西去，由一線的口沫，而終於消逝，叫人感到和看百米賽後同樣的空虛和悵望。這時鳥衆緊張的心情，不約而同地鬆弛下來，羣衆中起了一陣騷亂。

看潮向有「頭潮」「二潮」之別。「二潮」由東向西，即由南北二大壘至尖山而起者，俗謂之「頭潮」，又謂之「北潮」，以其起於北岸也。又有一派，則由南而北，即海潮進入江口之後，爲淤塞之平壤所阻，折而向西北，直向海甯縣境衝激，俗謂之「二潮」，又謂之「南潮」，其來勢較頭潮尤猛。『

不過二派相異之點，就是「頭潮」的潮頭整齊，恍如匹練橫江，而「二潮」則縱橫鼓盪，鬱爲奇觀。總括一句，「頭潮」是規則的，「二潮」是恣肆的，「頭潮」是明顯共睹的，「二潮」是變幻莫測的，前者是堂堂正正的王師，後者簡直是慾望火熾的野心家，前者易防，後者却應付棘手，這雖是我因看潮而偶爾引起的「烟士披里純」，也未嘗不可目爲「三句不離本行」吧。

幾分鐘後，二潮果然襲來。一片黃流中，好像有許多尾巨鯨，在水底翻騰作態；攪得蛟宮晃動，而波濤也跟着湧了起來，直向塘堤採取嚴重的攻勢。曼茵君這時有些胆怯，退立台後，但是這回是潮神的虛聲恫嚇，

在她鎮靜了一下，識破此中的消息後，便又很勇敢地，跑到最前線來觀賞了。

當「頭潮」由杭州灣衝入時，我已在看台左端，發現數里有幾十隻黑帆的船舶，和我們的位次，正成直線，好似停滯不進的樣子。在此「二潮」洶湧中，它們却似螃蟹似的，乘潮橫進，遠看去我很替它們就心，但是它們却滿鼓風帆，翩然地像沙鷗一般，瞬息駛到了台前。原來它們是趁潮勢入口的，一些也不費氣力，無怪世人隨波逐流者之多，然而我們事先，也得看定風色才好，否則便易陷入同流合污了。

有一艘黑帆船直駛到我們的台前繫纜。看船上的標記，知道那是一隻寧波船，我初想它是捕魚的，但是遙看艙中，却什麼也沒有。那船上的纜繩細的等於兒臂，粗的用竹篾編成（？），似比壯夫的手膀還要粗些。再看那些船人，一個個生的很健壯活潑，說話發音粗亢，使我回憶起「黑海盜」影片中生龍活虎的范朋克——平津叫做飛來伯——Douglas Fairbanks sr. 看着他們，我精神上興奮極了，暗想我們在都市中，每日遇見的多是些王孫公子，或是書生式的文弱人，不則一些被壓迫得和乞丐無二的可憐的窮苦農民，更甚的像毒癮已入膏肓的一些可憐而不足惜的「癮君子」。倘是把中國的國運交給這些奄無生氣的民族，中國能有望嗎？英帝國在伊利莎伯

女王時代勃興的因素，不是憑藉一些海盜式的英雄嗎？這看日本的興起，不也是以海權的確立為基礎嗎？我們雖非海國，但大陸海岸線，延袤數千里，門戶洞開，聽任外輪外艦出入，中國民族便偷安，不爭氣到這地步嗎？我想倘使把這些冒風濤而奔襲的壯士，施以高等教育，把他們由帆船



鎮海塔

移到三四萬噸的戰艦上去，中國的僑胞們在世界各地，也不必怏怏覩覩，含羞忍垢了，我們不主張排外，但是我們要做「人」，我們要求「在太陽底下，有一個位置」(a place under the sun)

我這時的情緒是太興奮了。我想，倘使今天觀潮，空中有遮天蔽日的大隊空軍，從杭州灣迎潮而來，在翻騰的波濤上空，表演他們純熟的飛行絕技，或是有一隊現代式的軍艦，飛揚着國旗，作一種檢閱式的操演，我

知道許多外賓對我的觀感，一定要異樣。我再想，倘使中國能與鄰邦真獲輯睦，各國旗幟的船舶，如蟻一般的往來互市，鄰邦當局能用明智的政治家手度，使國際間互泯猜忌，真能達共存共榮的地步，把這杭州灣口，化作一巨大良港。在那些場合，我們的同胞們觀潮，定有一種欣幸活潑而不再單調寂寞的心情了。我想倘使四萬五千萬的同胞們真正存着爭存的志趣，世界上是沒有任何艱難足以阻止他們的！這一切的一切，因觀潮而勾上我的心弦。讀者們，我不否認我是太興奮了。

君遠兄在來看台的時候，因為慈父之愛，懷抱着他的千金，因此他落後了數武，當他到時，「頭潮」已將過去，他很感到一些歉意，他對我說，「Time and tide waits no man」一句名言，今天是實際體驗到了」。這警惕的金句，在這場合說出，真有千鈞的啓示偉力！

X X X X

觀潮台上人散後，時間尚早。我們重新入城觀光，在泮池畔小憩。在城頭可遙望大東門外鎮海塔，此塔舊名占鰲，建於明萬曆年間，七級，高約五十公尺，現已就圯，不開放。海寧名勝沿海塘一帶的中山亭，和亭畔鐵鑄犀牛以及安瀾園遺址，均未及往觀。安瀾園在城內西北隅，故址頗廣，為清和國陳氏別業，乾隆帝南巡時，曾駐蹕於此。據聞現時類

垣中尙廟有乾隆帝巡幸時之即事詩碑，關於乾隆帝與海寧陳氏事，神史頗多傳述，今足履此邦，因乏嚮導的指引，未能一往憑吊，亦一憾事。

車抵長安站，因須候車三小時，乃至鎮中散步。鎮中有覺皇寺，規模頗爲闊壯，前殿似頽廢已久，內殿尙比較完好。寺旁有中心小學，據導者云，內有學生數百人，學生所衣童子軍服頗整潔。導者又謂，該鎮有天主教堂頗闊大，每年必宴學生一次，又在站台前見有開過火車一列，據云係今日天主教堂所包用，以送上海前來禮拜之信徒者，可見該教堂勢力之雄厚。於此念及耶穌教徒在數百年前，即不恤梯航之險阻，來中國佈道，而有徐光啓等卓越之成就，持平而論，耶教對於中國，不能謂無貢獻，但其教育政策，則吾人不能強同。這理由是很簡單的，譬如一個中國嬰兒，必不適合雇用西國的乳母去撫育，在昔日中國對西方文化，尙在襁褓時代，借用外國師資，猶有可說，今日中國的「國齡」——此名詞是我杜撰——已如一正在發育的青年。保守的，奢侈品的與國情不合的教會教育，於我青年必不相宜，矧今日中國教育已辦有相當成績，此輩教育機關，今後恐將

不免受天演的淘汰了。總之，一時代的人民思潮，自有其促進的因素，保守的甚至用武力壓迫的教育原則，是違反時代思潮的，所以它必不能成功，這是我私人的信念。

X X X X

歸車中，我的情緒在紛亂地起伏着，忽想起英國英主坎紐特王Canute在海濱堅坐候潮的故事，他向羣臣暗示，潮流不是武力所能折服的，我就以此作爲我觀潮印象的一個結論吧。

最後我很感謝君遠兄，使我得着這一日有益身心的游散。

十月五日

搬車——滇越道上

翕

滇越鐵道，人都說：它在世界交通工程方面，是佔第二位的。

我雖然是個雲南人，這次親臨其境，才證實了這話也並非張大其詞。

從阿迷到河口這段，全線都是在崇山峻嶺絕岩幽壑裏迂迴。在某一段上，你可以在阱底上看着山頂上螺旋形的環繞着山頭的鐵軌，等待車行到山頂上的時候，你又可以看着已過來的那段鐵軌躺在深阱裏頭。某一段則是在壁立的削岩腰部鑿軌通行，當心啊！裏邊的車窗是緊靠着壁面，鐵軌外邊就是萬丈的深壑，狂流正在奔馳着。絕險的還有波渡等的那一段，兩邊鏡面一般的削岩對峙着，兩面削岩的中間却有圓錐形的一根壁柱，鐵軌就是從這邊岩面，用鐵橋接通壁柱，再鑿穿壁柱，又用鐵橋接通那邊岩面，然後才沿着岩面向南去的。在鐵橋上面通行的時候，你千萬不要俯首外視，鐵軌已被你坐着的車身完全遮了，車子的下面就是籠得有層薄薄的霧氣的無底幽谷，車已像是騰空而行的了。待通過了你回頭來看，本來牠（鐵橋）已是在半空中彩虹般的高高掛着，這是多麼的可怕人呢！故所以在阿迷到河口的這段鐵路，每逢雨季就時常有坍塌或被阻的現象，坍塌後一個月內，就須你搬幾段的車才能通行。我此次出來，正恭逢雨季，所以也竟嘗到了搬車的滋味。

在阿迷就攔了一個禮拜還多，屢次的跑到車站上去探聽，都說車路還有幾段沒有修後，而教廳送我們赴考的那個學校的考期是已快光臨，真是給你煩燥得要死。

苦于時勢的逼迫，我遂祇好硬着頭皮爬上了車，一路上遇着險工的去處就開慢車，有的重量的車頭不能通過的地方，就祇好用車頭在後面來推，把車廂推過去，後面的車頭退轉回去，前面的車頭又才來把牠掛了，曳着前行，這樣的經過了好幾次，一百單幾個的山洞都過來了，這時暮色已把大地籠罩上了一層薄幕。待車到了斷線處——臘哈地——的時候，大約已是午後九點鐘左近。

車停了，許多的苦力湧上車來，車上的乘客也同着在昏暗的燈光底下浮動了一陣，大家遂一哄而散的望着前面奔了過去。

一個苦力把我行李担着在前，我跟着在後，怪難走的，漆黑的大地，零亂而且浮動着的車軌裏面填着的碎石，車軌裏邊是僅有行不容履的一線土埂，車軌外邊就是莫知其究竟的黑黢黢的萬丈深壑。流螢也在來戲弄人，——或者是好意那我到無從決定——牠在你前面一陣陣的流動，使你屢次的懷疑，要到前面停車處了吧？那不是車站上的電燈光嗎？其實都是螢火的誘惑。好容易，高一步，低一步，踏過了許多泥塘，越過了許多土壘，才真到了前面停車的去處。挑行李的苦力却已落在後面，待把行李發上車來，我肚子裏好像咕嚕咕嚕的在叫樣的，我拿去了行囊中殘餘的半個乾麵包來胡亂的在嚼着。等了一會車又才開了向河口方面前進。

田中義一的

對俄問題報告書

(中)

王古魯譯

其中目下緊急之要件，應行注意且須準備者，即考察俄國自滿洲撤兵後之情況是也。據小官在旅行滿洲期內所觀察者，沿鐵路路線大約平均每二十英里，為護路隊建築一永久的哨所，而此項建築物為適於一時的家屋防禦之建築，其沿路之警戒，頗為嚴重。反之，對於保持沿路安寧方面，不獨毫不介意，且反有規避之勢。例如大衛戍地之奉天府，所有俄軍對於奉天府近旁出沒之馬賊加害於華人事件，冷然傍觀，置之不顧，完全放任之於中國官憲之手。俄國軍隊偶有從事討伐馬賊者，必為直接加害于俄國軍隊之時，要在於顯示俄軍威力於馬賊而已。故身為馬賊者，極少直接加害於俄軍，然對於華人之暴行，則毫無忌憚。前曾受奉天府衛戍司令官祖擊步兵第一旅團長弗蘭顯爾少將之招，偕同晚餐，偶談及討伐馬賊事，小官曾云似稍有寬假之嫌，少將儼然曰：『各國均要求俄軍自滿洲撤退。然撤兵之後，滿洲將作如何觀

察乎？余等之任務，在於保護目前我國國民之生命財產及鐵道而已。一旦自滿洲撤退之後，以『保持全滿洲安寧，掃討馬賊』為任務之時機，必將復來也。』由此足以窺見彼等行動之內幕矣。而馬賊橫行，實極猖獗，當小官等下松花江之時，數小時前先行之汽船，曾受馬賊排鎗襲擊者數次，由此可以察知馬賊等亂暴之極矣。誠然，俄軍撤退後滿洲之狀態，在『保持安寧』名義之下，難保不招俄軍再來。目下各國新聞似已見及於此。當此之時，我國態度，究應如何？是大可研究者也。三十三年北清事變當時，日本人在滿洲者，僅有僑寓哈爾濱之僑民而已，人數極少。故哈爾濱受華兵襲擊當時，彼等賴俄軍之保護，始得保全其生命。今日則不然，僅一哈爾濱，僑寓者已在五百人以上，其他居住於奉天府及沿道市街之日本人，亦決不在少數。如滿洲再亂，則上述無數人民，究應如何保護乎？抑仍然仰仗俄軍之保護乎？前日要求

俄軍之撤退者，今日反欲仰仗其保護同胞，其可得耶？然則

無疑者也。

我國政府在保護人民名義之下，非採取特別處置不可，因之，滿洲方面，難保不惹起新的國際問題。此小官之所以說明此時必須特加注意者也。故今後必須派遣參謀官赴營口，明確而且迅速報告俄軍在滿洲之行動，以及滿洲一般之情勢。此外為擴張平時諜報勤務起見，為從事全滿洲諜報勤務者，在營口設一主腦部，然後窺伺俄軍自滿洲撤退，而漸次用各種手段派遣適任人物赴遼陽，奉天，吉林，哈爾濱等地，務令遠離鐵路沿綫之村落旅行，則必大有所得。而此等當事者，必須使之受營口主腦部統轄，以保持相互脈絡連繫，而對照各種情況。不然，徒費無益之勞力，或昧然冒險，竟至使全體失敗。上述機關，如果具備之後，始可使華人輔助，得適當的效用。今也，俄軍已着手自滿洲撤退矣。我方如欲擴張諜報勤務，不可失此機會。不然，在最近的將來，必至招失却良機之悔。

為擴張諜報勤務起見，養成可通「關係隣國」國語之人物，其重要也如此。若云經費不足，則毋寧減少駐劄西歐人員。蓋今日並不後於西歐的軍事上進步，祇須調查研究新穎事項足矣。為學習起見，而派遣人員至西歐固無不可，但較之養成從事緊急諜報勤務之人物，果屬更為緊要與否，是不能

二十七八年戰役後，我國陸軍之擴張，有不可避免之原因在。其計畫之草率，雖無他故，然企圖各種事業平均進展，以致毫不斟酌次序緩急，因之，即至今日，野戰師團，尙未整備完全，實堪抱憾。然俄國在遠東之計畫，今已有長足之進步，如至一千九百〇五年，交通機關固無待論，即各種設備，兵器的交換等等，大抵可達完全之域，斯時對我所加之壓力必大。試徵諸彼方已往期間實施其計畫之設備與速度，不能不令人確信其必有成效可觀。蓋事實上如認為必要，而又有遠大利益之計畫，決不受瑣細之理論拘束，必舉全力排除障礙，以求其實現者，為彼方本來之要旨，鑑諸事實，徵諸歷史，必能貫徹。而一部分淺見者流，藉口俄國財政云云，而冒昧斷定「此種偉大計畫必至不得已而半途中止」，實屬大謬。我人必須明瞭今日俄國外債之鉅，並不能使俄國緊縮事業，反足以使其促進事業。何則，蓋外國人士囑望俄國財政之將來甚殷，故進而投資以應俄國募集。彼等取得利益之唯一方法手段，則在於促令俄國實行其企圖故也。如俄國中途停止事業，其結果所有有關係之外國人士（尤其是法國人）殆同受其影響，故彼等必盡全力支持俄國之計畫，亦無待論矣。我人苟細究其內容，即謂為「俄國借法國財政經營

上述事業，「亦無不可。」

一至彼方使用西伯利亞中東鐵路實行軍事輸送，而同時各種設備均告完成，則必須預先覺悟我方野戰十三師團，在兵力上輸彼數步，而軍備有再行擴張之必要矣。而況我十三師團未必全部可用之於外征乎？故自今而後，以迄三十八年度動員年度，必須按照事之實際，分別緩急，逐次先行着手整備野戰軍隊。試問野戰十三師團，如果不改現狀，果能用之於預期之戰場乎？似難目爲十全十美者。假令編制及戰時各種規則完全，而軍隊之被服裝具及戰用器械等，在氣候寒冽，道路不良之土地，對於夙受訓練，習慣此種氣候與土地之敵人，果能收戰鬥之良果乎？所有軍需品之運搬，足以勝任乎？在二十七八年戰役期內，萬事皆如我意，尙有第一第三師團慘狀，而況氣候寒冽之程度更深一層耶？故我方軍備，比之彼方，物質上不能不謂爲大不完備。而此種不完備之點，即勝負之所由分也。事至於此，所有編制以及其戰時各種條規之整備，亦無所致用。而且戰爭如曠日彌久，我軍即不戰鬥，亦必至苦於物質的不完備，而使軍隊不能運用自如。

據去年曾來我國旅行之俄國參謀本部舊軍事會議幹事薩拉可夫中將之報告云：『日本軍隊之被服裝具，均不完備，

究難在寒地持續作戰。故軍隊之組織與夫指揮戰鬥之巧拙，實爲另一問題。單就上述一點而言，結果之勝利，已完全歸於我方；』又附言云：『以日本日人本來之性質而言，並非軍隊所貴重之素質；且彼等之衛生上習慣，亦不適於寒國之戰鬥。』此項附言，暫置勿論，至於被服裝具，戰用器械等物質的準備，實不能不首肯其說。此外，如攻城砲兵砲廠之編成，亦豈非尙未完成歟？要之，名義上雖有野戰軍十三師團，其實尙不能立即使用之於預期之戰場。又要塞之圍攻，無論任何方向，均不能避免，而圍攻軍隊之組織尙未完全，凡此種種，固已爲閣下所詳悉。雖有被服裝具改正委員會之組織，至今尙遷延無所決者，果何故歟？究其原因，必歸咎之於經費不足。陸軍省如不能担负此鉅款，則唯有向國庫要求而已。然今日國家財政並不如意，究難滿足陸軍省之要求，則應作如何處置。常此遷延而甘於不完備歟？抑從大局着想，謀相互融通，以求進行所需之設備歟？舍此二途，別無他策。然則，以參謀本部之本分而言，必取後者，講求應取之方法手段，酌量事之緩急，逐次整備組織軍隊，以對抗敵國之設備。請陳卑見概略於左。

一如前文所述，當今之急務，在於「勿急急於使各種事項平均發展，應分別緩急，先行整備不可忽視之點，然後順

次準備其他事項」。而第一着手當選者，以三十八年動員年度爲期，改正準備野戰師團之被服裝具戰用器械，同時迅速完成未編成之部隊。然而對於補充整備所需之經費，雖有種種方法，然下列各項必先供犧牲。

整理各部隊現在之被服裝具，使新設部隊舊設部隊整備程度劃一，如尚有餘裕，即用以供改正補修之資。

自明治二十年左右起，我國軍隊對於被服經理，大爲熱中，一時有「軍隊之經理，較教育爲重」之概，其結果，今日之最進步者，爲被服之積。因之，舊設聯隊平時分配兵卒，各有七份以上，其中固含有補充隊後備所用之被服，然其數過多，反因之增加勤務兵人數，漸至有妨碍教育之傾向。加之，甲雖如此豐富，而乙則完全與之相反，新舊聯隊，相去不啻霄壤，故此際必先使之劃一，而使動員準備之程度相等。或以爲此非所以獎勵勤勉者。然此種結果，並非由於個人勤勉使然，故如認爲此種整理，緊急而且必要，則立即實行，有何不可乎？如果實行，則現在之被服裝具，除供給規定人員外，必有餘裕。因之必須採取左列之方法手段。

補充隊之被服裝具，此時可以最舊之物品（足以供教育之用者）供用，而現在品質良好之被服，則可挪用以供上述之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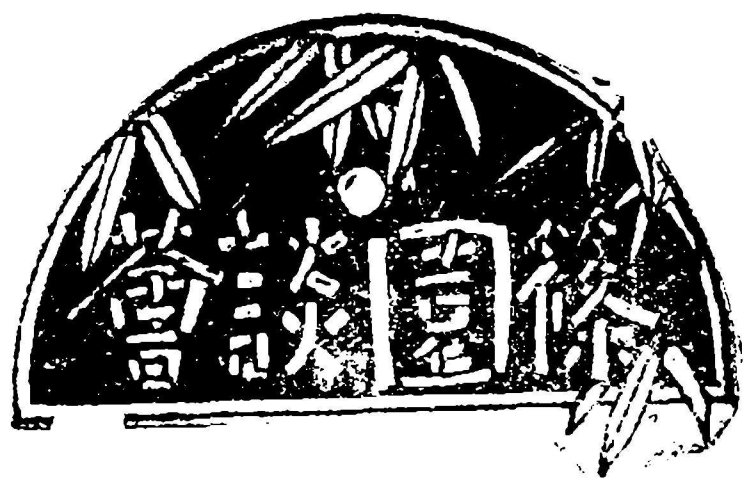
且補充隊之質性，原應駐屯於國內，故其被服，不必強與其他部隊相同，而需良好物品。動員令頒布之後，如立即着手製造，所有首先補充兵員着用之被服以及可充追送品之裝具，均可適應其需要。故補充隊平時準備之被服，祇須對於教育方面暫時無妨碍者，均可使用。

一切被服裝具整理之順序，必須視軍隊之性質而定其緩急。先將野戰隊整理完了之後，然後整理後備隊最後則整理補充隊。如果野戰隊之被服裝具，雖已挪用，補充用品，尙不能在豫期之年限內，完全改正補修，則不得已暫時挪用後備隊用品亦可。野戰隊整備完了之後，立即着手整理後備隊，填補挪用物品，亦決非難事。

此外，另有一權宜之法，即於動員之際，凡應召人員所着用之洋服，內衣，皮鞋等物，暫時可供使用者，規定以相當代價收買之一法是也。此事既可有利於應召人員；又可補助軍隊之被服經理。蓋在補充隊者，最初亦無須穿着規定之軍裝。而且如內衣皮鞋等物，即係出征軍人，與其領取不合身體之物品，反不如使用本人原有物品之較爲便益也。

目下幸而有「改正被服裝具委員」，宜督勵該委員，速舉其實，使野戰師團整備完全。至於改正之方法，小官自信略有經驗，容他日再行奉稟。

（未完）



我來談談唐紹儀先生(上)

談園

西南奠定，始之於唐紹儀先生之北上，參加二中全會，領袖粵桂籍中委，建議中央，撤銷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委會兩畸形機關，於是城狐社鼠，失所憑依，而粵局寢定。桂失其連雞之勢，不兩月而桂局定。顧自由我最高當局之沉毅堅忍，與夫多方面之努力，及民衆之意嚮，有以致之。而聖八高齡之唐氏，所造於國家之功，正屬不細。我今特來談談唐氏。

氏幼年留學美國，爲第三屆之老留學生，於進清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九日放洋。同行者三十人，粵籍，氏及周長齡徐振鵬楊兆南鄧景揚唐致堯鄭廷襄黃季良鄧賢僑楊昌齡林沛泉曹嘉僑盧祖華梁如浩曹嘉祥容耀垣徐之煊諸君，蘇籍，朱寶

奎宦維城康廣齡祁祖彝周萬鵬沈家樹曹茂祥朱錫壽諸君，皖籍，吳敬榮程大業兩君，浙籍，袁長坤孫廣明兩君，閩籍，薛有福君。而位望至通顯者惟氏。次之則朱寶奎梁如浩兩君。(朱曾一度任郵傳部侍郎，爲岑春煊劾去，梁官至承參)聞迄今猶健在者，則氏及梁如浩周長齡林沛泉三君。

氏在朝鮮，即見知於袁項城。嗣官津海關道，與袁結託日深。袁在北洋所辦之新政，氏幾於無一不與聞，以其繁碎，姑不具論。第就其官京朝後之榮華大者言之。具見氏於民國之叛生實一極有關係之人也。

氏天才絕人。清光緒末，入官京朝，年四十五六，精力彌滿，以一身總攬外交交通關稅諸要政，日不暇給。然其生

活，極紀律化。每日黎明起牀，披衣靜坐。將當日應辦事項

第三、袁項城爲總統，又必須容納國民黨，以求能比較

，逐一構思，某也如何應付，某也如何措置，約逾一小時，

的接近民權。

各有歸宿。始離坐入浴。進早點。次第赴各衙署候直。遇所

以上爲其一貫之主義也。故辛亥南下議和之際，明知孫

承辦之事，即本晨間構思所得者以治之。苟扞格不通，或窒

中山先生西來，祇帶精神，無所謂實力，而必爲之鋪張揚厲

礙難行，即又閣置之勿問。日入，放衙歸邸，廣集賓朋；恣

，謂其携欸若干，携械若干，不惜以里巷之言，形諸章牘，

情娛樂，不談官事。（氏夙以豪華聞於世，尤講究飲饌，其

正有所爲。梁燕孫（士詒）先生，嘗爲人言，渠承乏郵傳大

庖人治精饌，糜一二百金以爲常，即極普通者，亦非紋銀五

臣日，隆裕后召對十六次，十五次皆哭，其末一次，謂唐紹

十兩不辦，清末已然）。惟宵未午即就寢。翌晨早起如常。

儀電奏，革命勢力，如此雄厚，何能撐持，近年親貴，雖多

舉昨云扞格或窒礙者，重複構思。又有所得，又乘之以治去

不法，賈怨於民，然我母子，未嘗爲惡，今百姓既不諒我等

。如是者日以爲恆。此中年生活及治事之大概也。

，我等只可引退，言下痛哭，旋即命擬遜位詔，當日實情大

氏游處美國久。沉醉美化又至深。平時理想的救國主義

略如此云云。然則氏之翫造民國，其功豈在革命諸先烈下耶

，其自信者有三。

，於是氏之第一目的已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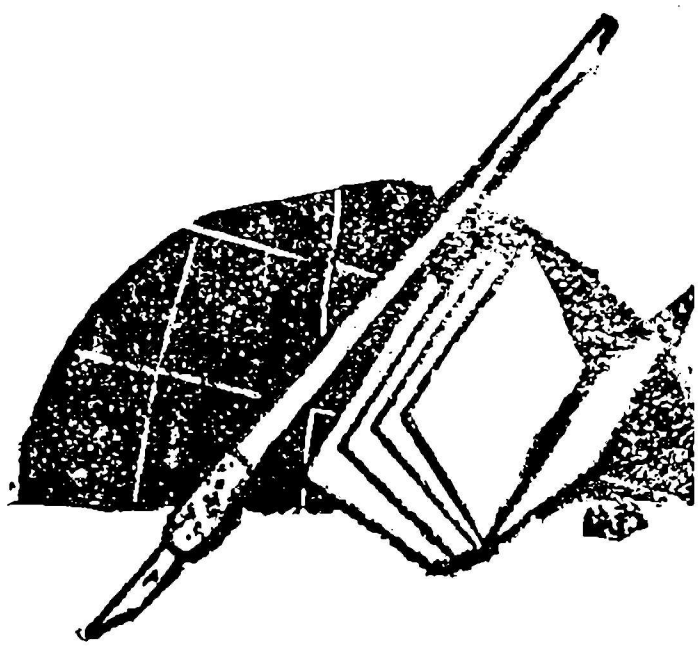
（未完）

第一、國之貧弱，由於專制，民無主權，故痛癢不相關

。苟易共和，主權在民，國無不富強之理。

第二、共和必須仿效美之總統制。且必須得雄才大略

袁項城者爲之總統。



書評

評『十年』

二十五年七月開明初版，頁三二三，實價四角

余士良

有人說過：『世上僅有成千成萬的作家，然傑出者則只佔其中的極少數；又每年在分量頗重的寫作收穫上，真純的創作往往僅有一個微末的數目。』當然這是由於題材的傳統和陳腐，及處理題材手法上的缺欠；所以新文學運動發動以後，尤其是近年來，創作方面的成就雖然夏丏尊先生說『比較可觀』，然而老實說，除幾篇特殊的創作外，與其說牠『可觀』倒不如說牠『可憐』。

最近開明爲紀念創業了十年，刊行了『十年』這本書。夏丏尊先生在本書卷首曾說過：『開明爲永遠保持牠的榮譽，就約當代作家各替開明特寫一篇新作，用來紀念開明，同時也給我們小說界留個鳥瞰的攝影。發育了將近二十年的新體小說成爲什麼樣子了，雖然不能全般地看出，但是總可以從這裡看出一大部分。這一點上，這部書似乎有着不少的意義。』本書差不多是全般名角的新作，無疑地可以顯現着目前文壇上創作方面的一個粗淺的輪廓。

本書包含十四個短篇，魯彥的『銀變』是寫一個錢莊的老闆因偷運現銀而受土匪，流氓，官吏的敲詐，揭發了這小市鎮上的黑幕。在文字的形式上，技巧手法上，尤其是作者在處理題材上都有了顯著的進步。可是『銀變』中不儘全然在事實的完美下溝通，它仍留有一點微疵及小小疏忽和缺欠。不過我們已覺得就是這樣也是不很容易的，這一切，都除非是傑出者所不能爲的。老舍的『且說屋裏』有一種特出的風格，正如作者在別的作品裏具有的一樣，這種風格持保一貫的色調和可喜的清新。作品裏的那個老資格而仍當紅的政治家包善卿，小官僚方文玉，和那個打手頭腦張七都被作者寫得活靈活現。兒女要打倒做賣國賊的父親，這種題材並不是新奇的；記得洪深有一篇戲劇——『漢奸的子孫』就是用着同樣的題材，不過後者是寫的漢奸子孫三代，兒子要打倒老子也具體些，不像前者女兒只搖旗吶喊地空喊而已。不過作者在處理題材的手法上的成功，使題材不陷於陳腐，却是不可抹殺的事實。有很多人批評張天翼的是態度的不嚴肅，本書

中張天翼的「一件小事」，作者委實是用了嚴肅的態度，雖然有些地方仍不免有點「油」，但那也許是因為作者太聰明，人世的一切，全都看得透亮的原故。作者把握了客觀的現實，活生生地，創出各種典型的人物，赤裸裸地，暴露了社會的黑幕。但我總覺得全篇裏仍有一個缺欠，如悲憤的情緒籠罩着全篇，而積極的社會意義，却是太小了。王統照的「站長」和李健吾的「中國最後一課」，在題材上技巧上都有相當的成功，不過總是使我們感到空虛，而沒有一點抗爭的情緒，像那位站長只有整天價的喊着：「一壺茶，一壺好茶，葉子多一把！」那位高中三年級的級任只好放棄不換教科書的主張，而去向校長解釋誤會。巴金的「星」是一篇比較長一點的作品，雖然寫的如革命戀愛的一套公式，然而作者却是寫得那樣的勻稱，作品中的事物都有深刻的畫面，情緒的緊張，意義的深遠，雖然看完了全篇也難令人忘懷的。我記得有人批評過巴金說：「具有『正確意識』的理想人物底『非英雄型』地姿態出現，在批判上，應加到這特點頭上的形容詞是，『正確』，是：『合標準的』」。當然在這一篇裏也可沿用這一段評語。吳組湘的「某日」也是難得的作品，其中暴露那些破落戶的可憐和討厭，對話的靈活，手法的輕鬆都值得我們稱道。靳以的「雪朝」和徐霞村的「裁員」都是用失業做題材的，可是「雪朝」却比「裁員」要動人些，在技巧上處理題材上都比較要強，「裁員」中王子元從前的經歷的一段敘述，既冗長又不詳細，這或者是受了寫法的束縛吧。施蛰存的「魔術」揭發了封建社會的黑暗，曉得妻子生的女兒不是自己的血統，是為了要保全自己的名譽，却只好承認是自己的女兒。使女生的兒子雖自知是自己的血統，可是為了要掩藏那一段所謂醜聞，只好連人帶馬地一起送給裁縫。作者的手法，穿插的

輕妙都很不錯。丁玲自失蹤？之後就很少寫作了，雖然偶而可以看見她的作品，但在「量」的方面却比從前少多了。本書中有她的「一月廿三日」，或許是她的近作吧。這篇小說很細膩又很靈活地寫嚴冬裏冰點下三度社會的各方面，湯老二的害病，窮人們渴望着賑濟，曾有過幾十萬家當閉了窗的楊先生楊太太，張公館的熱鬧……全幅是這樣一幅一幅生活的片段，畫面，用了很精緻的技巧連串起來，就是手法上，題材上，描寫也難得的作品。凌叔華的「死」是寫兒童們對死的恐怖，這題材雖然含有一種哲理的成分，可是我覺得沒有多大意義。在技巧上作者的表現力還嫌不夠，不過作者對兒童心理刻畫的細膩，却是不可多得的功績。蕭乾的「驢」是揭穿教會的陰暗面，在這作品裏表徵着一種沉着樸實的美，並非那種千篇一律空得浮汎的濫調可比。並且作品的內容形式展開着一種新的姿態和傾向。作者深入淺出的手法，矯捷的筆力，和超然的態度，都是使故事感動人益發深刻，這一切，比作者的「籬下集」裏的各篇還要強幾層。葉聖陶的「英文教授」寫一個喝過洋水的教授，怎樣由一個激烈的愛國者轉變到皈依佛法，作者在題材的處理上，鮮明生動，不落凡俗；進行某種事件，曲折宛轉，絲毫不紊；這一切，都足徵作者手法的老練，悉實地，像這樣生動的作品現在實不多見。

本書的原則是出于紀念開明創業十年，和「特對讀者界作有一點兒童義的貢獻」，所以在裝訂，紙張，印刷，以及定價上，可以看出開明書店的努力，這種所謂「有意義的貢獻」，是值得重視和讚美的。

評『多產集』

張振亞

周文作 文學叢刊

二十五年八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歷史進展得是多麼迅速，從文藝創作趨向底演變中可以推知。由個人

單位出發的迴響，幻想，情愛，哭笑之間的文藝，雖說給留下了一點紀念：它們至少映出一個時代底湧湧的自由空氣的活潑，天真與頑皮處，已不可避免地轉瞬成爲過去；連姿態英武，立意可欲的，喊喊叫叫打打鬧鬧的文藝也如走馬燈般飛開了。棄掉個人單位，踢倒幻想，情愛哭笑，止住喊叫打鬧，而目光掃向集團，大眾，擒住人生在現階段中最需要凝視處，依老實手法達出所見的是：正走紅運的現實文藝；走紅運，是歷史註定的命該如此；所以有此命，造因於其本身底性質。

周文底『多產集』是這種新傳統中的一個例子。其中有：『兵災底報告（『山坡下』）』，戰爭底凶殘（『山坡上』）』，俘虜底苦痛（『俘虜』）』，小官吏底貪婪（『紅丸』）』，都市人底小氣（『三等車上』）』，窮人底悲哀（『健康比賽』）』，醫生底愚妄（『診』）』，文人底卑鄙（『不信的一羣』）』，文人底得意（『名』）』，文人底求愛（『那首詩』）』，小軍佐底煩惱（『神司事』）』，軍隊底戰敗（『第三生命』）』，退却底情況（『退却』）』和運茶包人的艱苦（『茶包』）』。每篇都有藉人物相互關

係或動作而開展出來的主題。

作者採納到筆下的是：現實社會呈現出的社會象；他着重在看清它的真象，弄明它內中所含的關係，如他在『我怎樣寫山坡上的』中所云：『從現實裏抽出典型，並從那內的聯結的複雜關係上去把握他的變化和發展。』這變化和發展，不能是作者腦子裏憑空空想的產物，而應該是作品中人物在和各種必要的環境相互作用時的心理的發展。對於這問題，在兩三年來，我從寫『恨』起，就一直是在這樣不斷地在研究在探討着。

正因他一心一意地『觀察』，所以他忽略了『想像』，忘了『想像』與『觀察』間的必要關係；他只顧深刻地『觀察』，他只能給我們坦坦白白的現實事實，簡即簡，繁即繁；不知『想像』底擴大力，醇化力，剪裁力，滲透力，不知運用『想像』來與『觀察』彼此制約：『想像』不讓『觀察』任意而爲，漫無區別，掙些無關主要樞紐的瑣碎，『觀察』不允『想像』濫飛無度，墮入無涯無底的虛靈領域，以便在虛空中迷塗，少內蘊多，似盡不盡的神趣。『觀察』，可愛；『想像』，可惜。

天下事情有許多不能單至的，有雞蛋黃就有雞蛋皮。唯其傾心專力於

原有。

「觀察」，是以他，對於有熱情無冷靜的巴金及熱情，冷靜兼有的屠格尼夫，有「冷靜」，沒有「熱情」。巴金用他底「熱情」感動了讀者，且作成藝術上，行文上的原宥；無「冷靜」，使他缺少「觀察」餘時。屠格尼夫，恃

在現實題材底取納以及樸素淡白的表現上與張天翼有些近似；相異點是：作者底態度始終嚴肅，而張天翼則是以先輕浮，後來才變為嚴肅的。以動作微示心理發展，是作者底拿手；但亦有流於過分繁瑣處，成為無意義的贅疣。

「熱情」，吸住讀者，遮蓋了講故事底拙笨處——他時常在故事中間插入一

「茶包」中展露了作者底寫景本領，幾令人疑是沈從文底手筆。

大段描繪文字，且將文章熔成一體；替「冷靜」，得「觀察」仔細。周文用他底「冷靜」，輔助「觀察」精細，深入；無「熱情」，丟掉巨大的感攝力和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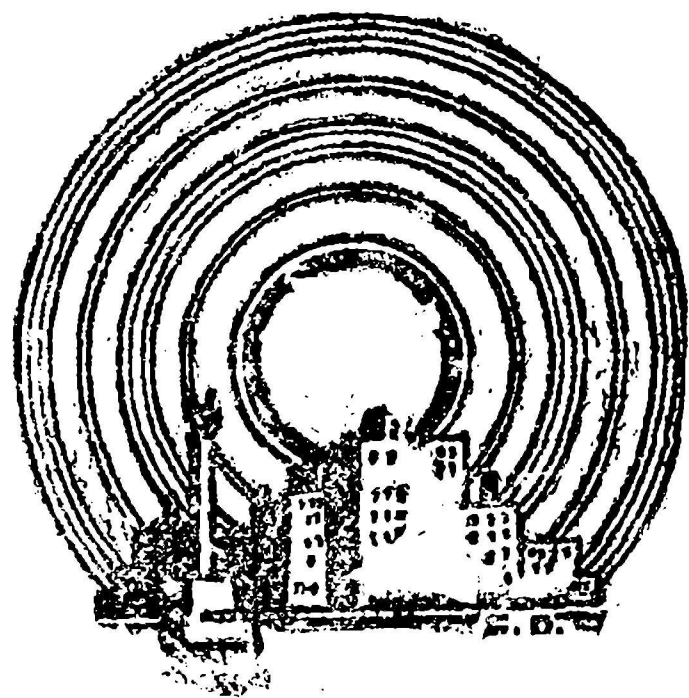
作者所寫的差不多都是時間距離極短，情節極簡，情節底進展極繁，場面極多的集中的人生片段，作者在序中說都可名為「速寫」，不無見地。

書太平天國眇目狀元事

王泗原

嘗聞故老言，太平天國有眇目狀元者，姓劉氏，佚其名，永新人也。眇一目，個個不羈，好以文章雄人。太平軍興，乘機入天京，博富貴。而太平天國科舉，資歷之限制，劉遂得與殿試，欽點狀元。劉與武狀元某同時陛見，某亦眇一目，天王戲語曰：『兩個狀元兩個眼，』劉應聲曰：『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時傳為談資，天王屢試其才，敏捷稱心，因器重之，使為學士。劉甚好色，姬妾十餘，而十二妾貌不揚，以才辯得寵。湘軍逼江南急，十二妾夜語劉曰：『大人官天京數歲矣，亦思歸乎？』劉曰：『天京樂甚，何云思歸？』妾曰：『天京危如累卵，猶戀富貴耶？』劉方駭愕，妾細言曰：『東王受戮，北王正罪，翼王去之，試思今日股肱有幾？而滿清重臣，如曾左彭騷諸人，皆忠勇多謀，行將席捲長江而歸之滿清宇下矣。天京危如累卵，猶戀富貴耶？』劉聞言愕然，如夢初覺，良久乃曰：『然則吾輩當如何？』妾曰：『逃耳。』劉曰：『身受天朝厚恩，臨難而去，吾不忍。』妾曰：『迂哉！大人休矣！大丈夫當善觀時變；且非握兵柄，徒盡愚忠何為？』劉默然，微領其首。妾遂啓密篋，則已預藏剪刀衣冠數事，挾而促劉偕去，縫城出走，行數十里不息。至界，妾為劉剪髮結辮，易服而行，卒抵家。劉更名曰『元』，蓋隱含狀元意。與人語，亦不諱。同治某科，劉再以諸生應鄉舉，寓南昌。會學使出，劉偕同館數人往觀，衆頗歎儀仗之盛。而劉曾任太平天國江西學使，駐九江，乃曰：『視吾昔日尙多減也。』衆示以目，令勿語。劉曰：『老狀元豈畏新學使耶？』人以『老狀元』嘲之，然劉益落拓矣。未幾卒，其自輓云：『少年吐氣作長虹，倒海排山，做過了許多英雄，今歸天上；老大還鄉理故業，鑄經鑄史，也有些零星筆墨，留在人間。』

王子曰：太平天國之敗，由於無人，石達開，李秀成，文學武術，俱稱長材；而石以見疑，遠颺而去，李則處士崩瓦解之際，技無所施，文臣更無聞焉。如劉狀元者，雖見奏對，已著其心。臣節不終，惟希冀畢生富貴，歐陽公所謂『無所不取，無所不為』者，斯人亦似之。太平天國之取士如此，宜其不振也。



太平洋的風雲

Neither East Nor West

The New York Times,

Aug. 30, 1936

吾人可以作如是言：遠東問題實不能單獨存在，彼中日間之複雜危險的糾紛，實直接受西方事態演化的反響。此等東西相互交織的關係，即半月前太平洋學會軍縮討論之結果。

正當歐陸注意力集中於西班牙閘門爭開展及其影響之際，而十一國之二百餘男女代表即於此時對太平洋沿岸諸種問題，作一學術的探討。昨日閉幕之會議乃爲一九二五

年成立以來之第六次。該會一致不變的目標，即設法將太平洋沿岸國家之隱患，消弭於無形。

在玉斯美集合之代表，自各人在其本國之職位上觀之，深足以顯示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該會所討論者之重要。

日本代表團內包有軍事外交，經濟，農業，教育等專家，而爲其領袖者乃一般推測可任該國首相之芳澤謙吉。試再舉例，法代

國際新語 敏父

美國草選第一聲

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定於下月三日舉行，它的展望如何，是關心國際問題的人們所願意知道的。在九月五日出版的「文學諸華周刊」The Literary Digest裏載有該報主辦的草選第一批的結果，該周刊每週重大問題，常舉辦這種草選，頗能表現真正的民意，現在我們把它的結果，在這裏披露一下。

第一批草選參加的人在二萬四千人以上，代表梅茵紐傑賽，紐約和本薛凡尼亞四州，目的在推測羅斯福和藍敦，誰可以獲得最後的勝利。

據該報第一批草選的結果，勝利是屬於共和黨的候選總統藍敦氏。結果票數如下：

表領袖即以前總理薩勞充任。他如澳洲，加拿大，紐西蘭，荷蘭以及美國之代表，亦多為各該國內學術界之權威。蘇俄代表以數目論，雖僅多於菲列濱，然對會中每一問題都能參加討論，惟不肯供給正式之意見而已。

特此會乃一學術的組織，故會議及該組織之一切活動，均不能目之為「正式」(Official)。故各代表都不能代替其本國政府發言。職此之故，凡關於國家政策，趨向，與夫希望，全能作坦白的討論，並能剖斷詳盡無遺，彼等對於太平洋各國間利益的衝突，亦能作一友誼的，賅括的，探幽的分析。

關於中、美、日、俄之國際間的開展，以及各該國外交政策之檢討，足以使各國間之特殊關係，昭然畢露。根據外國代表之一致的陳述，美國「新政」使各國經濟的開展，發生極劇烈之變化。美國海軍擴張乃針對遠東情勢而起，但竟予日英海軍甚至其國策以反響。美艦隊之量數，在會中即被認為美國太平洋政策之暗示。

太平洋多數國家之代表咸表示，方茲各國代表在不景氣情形中掙扎，而日本在實業

與商業上均有驚人的展開，故各國人民，莫不顯示其焦慮。然經過審量之後，則知引起焦慮之原因，乃在日本商務進展之速，而目下之緊張競爭情形，似可由雙方的與多邊的協定緩和之。

但中日間之關係，則殊無成立協定以解決其糾紛之徵象。日方在長城以南作軍事與政治的準備，而中國全國則正努力於建設。此等建設，足使中國現代化，已可斷言。日本既對中國屢施其壓迫，中國自不能不作戰爭之準備。

十五年前之華府會議認為穩定太平洋各國間之關係，不須邀俄國參加。今則蘇聯亦因日本對於大陸具侵略之野心，而劃入太平洋國家範圍以內。據各國代表之演說，即足證明東方有崛起之強國矣。

蘇聯在遠東戲劇式的興起，足示太平洋地帶均勢的變遷。日本之獨霸，已遭遇中國警覺之對抗，而蘇聯東方軍隊又足以制止其行動。在此和平時代，英國竟完成新加坡軍港，並擴張其陸軍、海軍，據學會最精幹之代表聲言，英實欲在遠東爭霸也。

二

州別 藍敦 羅斯福

梅茵 一八三二 五三二

紐傑賽 二六六〇 一六二一

紐約 五九三二 二七二四

本薛凡尼亞 五六三四 二七七八

總計 一六〇五六 七六四五

看了上表，我們可以略見這次大

藍敦



羅斯福 福斯

選的傾向。但是據說羅斯福的勢力，在大都會最為雄厚，這初次的草選沒有大都市在內，所以不足憑信，這是「堪華報」附帶聲明的。

目下注意全集中於歐洲，而太平洋上風

雲實已緊張萬分矣。(西)

需要一個新方式

Wanted a New Formula

P. & T. Times Editorial Oct. 1, 1936

現在我們都是修正派，雖然尚有若干人不承認既成事實。在西歐各種談判毫無結果，艾頓建議修改國聯應基於將國聯盟約與凡爾賽和約分開，這就是拋棄了國聯精神。不久以前，美國國務卿赫爾在美國善隣協會演說，也加入了修正派。他指責若干列強鄙視非戰公約，但是說政治家應努力以新的協定來獲得安全。增進國際貿易，即可剷除戰爭。美國一向是主張善隣政策的。但是任何地方需要這種精神沒有再比東亞更迫切了。東亞的國際關係通常受一種「反抗」(Anti)

情緒支配着。東方解決國際問題的原則多年來都是基於不利他人的觀念上。例如中國多年受着「反對」的鞭策。最近日本的統治精神也是基於反對原則，一個是大亞細亞主義

，這是反對西方各國，另一個是反對共產主義。廣田的原則就是要樹立反對蘇聯之共同陣線。

前者是一部分軍人的信條，現在勢力漸趨消沉。他們這種使命，促成日本預算龐大，稅捐繁重，逐漸要失去整個人民的擁護。最近日本消息謂日本當局又實施高壓手段，捕逮煽惑領袖五十人，據說又發現重大陰謀。神兵隊份子努力從事反抗政府運動，情勢嚴重不亞於二、二六事件之時。左派人士也時常被官方傳訊。但政府手腕似很強硬。

關於反對共產的使命，似已失去存在理由。在中國及蘇聯，共產主義現已迅速右傾，伊於胡底，無人知道。惟一防止共產的辦法，就是加速他的右傾。我們懷疑，即令發

德外交的三部曲

接吻——足踢——情話。這是德國最近外交的三部曲。

希忒拉在柏林看完世運會以後，便悄悄地回到白樺特斯伽登的山中去了。這毗連奧邊的小村，跟着突然由冷僻而熱鬧起來了，時有神秘的貴客，坐着最華美的汽車光降，拜訪山人，因德國新聞檢查制之嚴，所以這班要人們的行踪，在報端是不見隻字的。迎送頻繁的結果，便是上述三部曲的上演。

在距今約一月前的某一個清晨，那挺精神而矮個子的駐德法國大使彭賽氏 Andre' Francois Poncet 與匆匆地應約赴威廉街的德外部，外長紐拉特堆着一臉和氣，遞了一件公文給法大使，內容聲明德國願意參加對西班牙禁運軍械的協定。法大使珍重道謝之後，便急忙返大使館，把這喜訊電

生戰爭，這種運動也不會仍回到左傾。更重要的是煽動起繼長增高的國家主義，國家主義情緒到了白熱化時，一切皆可犧牲了。伏羅希洛夫最近坦率的說，如果戰爭來到，要在敵人境內作戰。最近蘇俄的軍事準備與策略都是傾向於攻勢的。蘇俄在遠東的戰爭，絕不會立刻即擴張到西部邊境。西歐的主要觀念在防守。蘇俄與困難的中國聯合起來，可以再伸足到滿洲及華北，以後歐洲也許要加以注意。歐洲新的政治分野，就是反對此種危機。共產主義信條早已失去呼籲能力了。

即在中國共產主義也出階級及社會鬥爭，傾向於國家主義。最近日本報紙轉載第三國際建議中國共產黨更走向國家主義。現在

第三國際要人迪米特羅夫（Dimitroff）主張中國應建立民主共和，中國紅軍也應改變方針，採取相同路線。中國共產黨領袖王明（即陳紹禹）主張中國應模仿蘇俄新憲法，由人民陣線及愛國陣綫組織新政府。停止內爭，與中央軍聯合，組織抗日軍隊。無論我們對這種主張贊同與否，如果中日關係繼續惡化，這種政策是最合適而且差不多是不能避免。我們主張，惟一挽救的方法，就是中日妥協，而且中日兩國及外國皆能接受。廣田的原則不是一個實際的政策。目前最切要者為兩國立即宣布妥協政策，誠意努力樹立經濟提攜，現時且把軍事及外交問題放在一邊。……（季廉）

歐洲列強之武備

Armies Over Europe

The Nation, September 5, 1936

自從蘇俄減低國民入伍年齡，德國宣布延長兵役，黑戈首相墨索里尼也於八月三十

日宣佈義國能於數小時內動員八百萬人，而法波軍事同盟，亦於同時復活。一時歐洲戰

告法國外交部。這喜訊無異是亞利安人的希忒拉和猶太人的里昂伯倫接了一個甜吻，凡是愛好和平的人們，誰不愛聽？於是這天下午，法國各報便把這佳音興奮地傳布開來了。

當法蘭西舉國的美夢方在開始的時候，柏林當天的晚報上，便霹靂一聲，傳出了一個惡耗；希忒拉頒布延長兵役令。德國把軍役年限由一年展長到兩年的結果，她的軍額將由六十萬至少可以擴充到八十萬人。法國人聽到這消息以後，立時呆若木鷄，他們的感覺如何，也不消說得了。

接吻——足踢——，這些行動全是出乎意外的，真令受者有啼笑皆非之感。

緊接着在第二天早晨，忽然有一架德國大飛機在巴黎飛行場降落，載來了一位德國的頭號要人。夙有「經濟迪克推多」雅號的薩赫特博士。這位強悍精幹的博士是全歐知名的，人

雲瀾漫，前途演變究將如何的問題，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下面是美國 The Nation 雜誌中的一篇論文，對於歐洲五大強國——德，義，蘇俄，法，英——的武力，作一個鳥瞰的敘述。

德國的陸軍，自從八月二十四日希特勒宣布延長兵役為二年後，實力已較前大增。而德國軍隊的機械化工作，也正在積極進行中。現時德國已有坦克軍隊三師團，共有坦克車一千輛；又有機械化軍隊一師團，其中配置着種種新式武器，足以防禦敵軍坦克車的進襲。關於交通兵團的擴充和軍事運輸工程的發展，現亦在竭力推進中。德國政府已從事建造七千二百公里長的軍用公路網，以便一旦有事，德國軍隊可以迅速出動，實行「疾擊」(Quick thrust)。

至於德國空軍的實力，則深守秘密，外人不易得知。據一九三五年三月間希特勒對英國前外長西門爵士聲稱，德國第一線的空軍實力有戰機八百至八百五十架。(所謂第一線，指在戰事發生時能立即出動者言)至於飛機補充方面，則德國佔優勢，因

為她的軍事工業之發展，實足以稱雄歐洲。

德國既然擁有極精銳的近代化武力，因此她在戰略上宜於「疾擊」，這一點是法比等國所深戒懼的。至於德國軍隊的人數，則據最近調查，計陸軍有六三〇、〇〇〇至六五〇、〇〇〇人，空軍有八〇、〇〇〇至一〇〇、〇〇〇人，海軍有三〇、〇〇〇至三五、〇〇〇人，在軍隊中服役役者二五〇、〇〇〇至三〇〇、〇〇〇人，總計逾一百萬人。到本年十月間，因為實行新徵兵令的關係，陸軍人數尚可增加二十萬人。此外，德國的後備兵力，(武裝警察，國社黨衝鋒隊及退伍兵士等)，亦有一百萬人左右。

德國軍隊因為受國社黨宣傳的影響，所以士氣甚旺。他們深信上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並不是德國武力不足，實由於國家組織未能健全。不過在義務兵的下層中，也有若干左傾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信徒，在做破壞工作。

其次說到義大利，她的空軍，是列強中最先脫離陸海軍而單獨發展的，實力異常雄厚。據一九三五年的調查，義大利有第一線的

人談到他，全有些怕懼。但是今天他却笑容可掬地從飛機裏鑽了出來，口裏嚷道，「麥歇們，好呀。從柏林到巴黎，只消五小時，看我們兩國，到



薩赫特

底是這般的接近啊！」

法總理在法蘭西銀行舉行盛宴，歡迎德經濟部長，在觥籌交錯中，竭盡了主賓的歡誼。德部長說，「在一般的和技術的談話裏，全使我得着一種印象，以為這是和有信義的明白人和能幹人交談。我滿意極了！誰同里昂伯倫君談話，能不感滿意？此行的結果，我是十分高興。」這又是多那甜蜜的懷話啊！

軍用機一千八百六十一架，義亞戰後此數傳又大有增加。至于義國的陸軍人數，據一九三五年國聯當局的調查，計有五十萬人，最近傳已增至六十五萬人，後備兵大約有五百萬。在法西斯黨的宣傳政策之下，義國軍人的士氣也極盛。不過原料不足和工業落後，却是義大利軍備上的一個大缺點。

蘇俄的紅軍，在人民軍事副委員太喀乞夫斯基(Mikhail Tukachevski)指導之下，最近正在加緊進行機械化的工作。蘇俄現有坦克軍隊二師團，機械化步兵十師團。據太喀乞夫斯基宣稱，蘇俄兵工廠中坦克車的生產量，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間較前增加八倍之多。

蘇俄的空軍力量，若干觀察者以為冠於任何國家，據稱擁有軍用機三千至五千架。

法國航空部長谷脫(Mare Cot)由最近蘇俄考察歸來，謂蘇俄偵察機速率達每小時三百八十英里，轟炸機達每小時三百英里。這樣驚人的數字，自然會引起德國的不安。

至於紅軍人數，當在一百十萬至一百三十萬之間。其中有二十萬人駐紮在遠東，不

能調至西線作戰；所以紅軍實力，稍遜于德國。而且蘇俄鐵道稀少，運輸困難，也是作戰時的一大缺點。不過蘇俄的士氣却極旺盛，因為紅軍中百分之四十九的兵士，是共產黨員，素受社會主義的薰陶，一旦有事，則其作戰的勇氣當可與一七九三年的法國革命軍並駕齊驅。

再次說到法國。法國的軍事中心，在東部邊境。歐戰後法人為預防德國復仇起見，在東部沿萊因河建築了一道最堅固的防禦工程，這就是有名的馬奇諾綫(Maginot Line)。沿線築有無數的鋼骨砲壘，其間均有交通壕可以互相聯絡，內部並有各色的防毒設備和新式武器，平時由職業兵士二萬四千人司守護之責，一旦動員令下，能於兩分鐘內在該線配置數十萬大軍作戰。

法國陸軍的機械化工作，進行亦甚見效。現時法國已有機械化步兵七師團，機械化騎兵一師團。去年法國議會又通過延長兵役年限案，所以最近法國已擁有兵士四十萬人，(殖民地軍隊在外)，後備兵達六百萬人。

法德當局談話的內容未公布，據探得的密訊，包括下列三項：(一)傳聞薩赫特帶有希忒拉致法總理的親筆信件，請他對於德國擴充軍額，不要認為是對法而發，并且懇請他疎遠對俄關係。(二)如法國同意不干涉德國的反俄行動，德國願與法政府締結一個以二十五年為期的不侵協定。(三)訂立全世界的物幣穩定協定以及成立清算制，藉以增進法德兩國間的貿易。

薩氏訪法，名目上雖說是答聘，但按其實際，確負有疏通兩國情感的使命。綜觀德國外交手腕的靈活，真令人可畏而又可愛啊？(參考九月七日 Time 周報)

安那其主義之碩果

鮑希維克主義是一事，安那其主義又是一事。

最近是「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名記者杜蘭迪氏 Walter Duranty 奉社

法國的空軍，自一九三三年後亦大加擴充，現有軍用機三千至五千架，不過其中有一部分已陳舊無用，真能够參加作戰的，大約有第一線飛機一千至一千六百架。最近法國政府正在竭力發展航空工業，打算徹底改造法國空軍。

至於法國軍隊的士氣，則因為政見紛歧黨爭激烈的關係，比較消沉。這在作戰效率上確是一大打擊。想來到了戰事爆發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也許能像一九一四年一樣團結一致共禦外侮吧。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看老大帝國英吉利。說也可憐，英國的武力在今日，實在已够不上稱爲強國。她的常備兵只有一四七，五〇二人，其中還有一部分是駐紮在國外如埃及巴勒斯坦等地的。此外再加上殖民地軍隊一七六，九四五人，後備兵一四〇，〇〇〇人，實力真太單薄了。所以今年春季英法軍事談話的結果，法方發現英國的陸軍，非但

無力援助法國，就連比利時假如再遭德國侵犯，英國亦將力不從心，無能爲助了。

可是英國的陸軍人數雖少，而其機械化的程度却甚高，這點特別值得注意。英國空軍最近的發展也甚快，大批的軍用飛機正在加緊製造中，其設備之完善，遠勝他國，現時英國第一線軍用飛機約有一千七百架，包括駐紮各殖民地者在內。

英國軍隊的士氣，却甚不振。因爲英人民族性，崇尚自由，好言孤立，所以強迫兵役制度，始終未能在英出現。一般預料二次大戰發生時，英人投軍之踴躍程度，恐將遜於一九一四年。

英國真正的實力，在她的海軍。最近義大利空軍兵力的發展，對於地中海英國艦隊自然是一個極大的威脅。不過無論如何，除了潛水艇以外，英國的海軍始終足以稱雄世界，而非任何大陸強國所能敵。（丹楓）

艾頓的新和平策

日本東京朝日新聞九月二十九日社論

英國外相艾頓氏在二十五日的國聯大會席上就英國之對歐政策會作重要的聲明。他最先說明現在的國際情勢，有分裂成爲二大陣營的象徵，次即表示英國決不在任何一

方面仍固執其國際聯盟主義的意向，最後提出兩大方案爲成立新和平的方法，（一）將國際聯盟條約與凡爾賽和平條約分開，而謀和平機構之改善與強化，（二）締結國際條約，

命赴西班牙採訪，他曾特往加泰隆尼亞省訪問該省當局，安那其黨的首領阿里弗氏 Garcia Oliver，作一度的談話。

阿氏談話中最扼要的一段：「我黨現時中的地位，恰正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間的鮑希維克黨的地位相反。他們攪得政權，抱有一個社會革命的政綱。我們的政權，是人家交給的，我們沒有像鮑黨的那種的政綱。」

「我們惟有對於特權階級，大地主，資本家和教士等的過分行動，從事奮鬥。我們在這裏已打倒法西斯主義，它們不會再起了。可是我們並不模仿鮑希維克去追求烏托邦的理想。我們將來的政制還未決定，但是西班牙人是個人主義者，受不慣像蘇俄政府的那種束縛的。」

據杜氏的報告，阿氏是一個很壯健的三十多歲的青年，穿一身義勇軍的制服，身畔掛一支手槍，他並且說得一口很流利的法語。按安那其主義的創始者是蒲魯東 Pierre-Joseph Proudhon 和俄國的克魯泡特金 Prince Peter Kropotkin 氏，至今各國安那其主義的信徒，可稱是絕無僅有了，該黨在西班牙所占的一部分勢力，可稱爲僅存的碩果。

以期資源之交換與通商之圓滑。

他所謂的兩大陣營，雖然是以德義爲首的法西斯主義國及非法西斯主義國之兩大集團。艾頓外相認爲這兩大集團之對立，實爲歐洲和平之一大威脅，故在國際大會中提倡上述之方案作爲其防止方策。恐怕這是因爲艾頓，以爲二大國際的思想之對立的目前歐洲情勢，實伏有史上未曾有的危機，故提倡國聯規約由凡爾賽條約獨立，且謀資源之交換，作爲消解其危機的唯一方策。

我們常說德義兩國之真正提攜是決不可能的，就是在她們兩國的法西斯集團更爲鞏固之今日，亦仍無變更我們這種信念的理由。不過他們是現狀打破國，境還相同，更加

以思想背景一致，遂促進並實現了兩國的表面上之提攜。所以英外相之提出對於打破現狀最好的兩大提案，作爲和平處理歐洲的方策，這實在是認識了法西斯集團的根本原因，知打破現狀才是緩和一大思想集團的捷徑，可見英國外交之冷靜與綿密。將國聯與凡爾賽條約分開，與打破現狀留一條發展的路，這是能够消解各種集團對立的最爲有效的手段。法西斯主義與非法西斯主義兩大國際集團之對立，試一探索其根本，仍與打破現狀與維持現狀之物質的對立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消解後者即所以消解前者，不過問題就在看艾頓的提案，能够實現到何種程度。

(子修)

法國的新政

Francis New Deal

The New York Times, Aug. 16, 1936

里昂伯倫的一些政綱，經法國國會通過，成爲法律以後，法國的新政，現在已成事實。法國議會已於十五日休會，這次議會的工作，很令人想到羅斯福總統任內第十一屆議會開會的情形。法國的議會在十個星期當中通過了六十五件法案，其中有許多全是關於整理工業，財政和農業的主要改革。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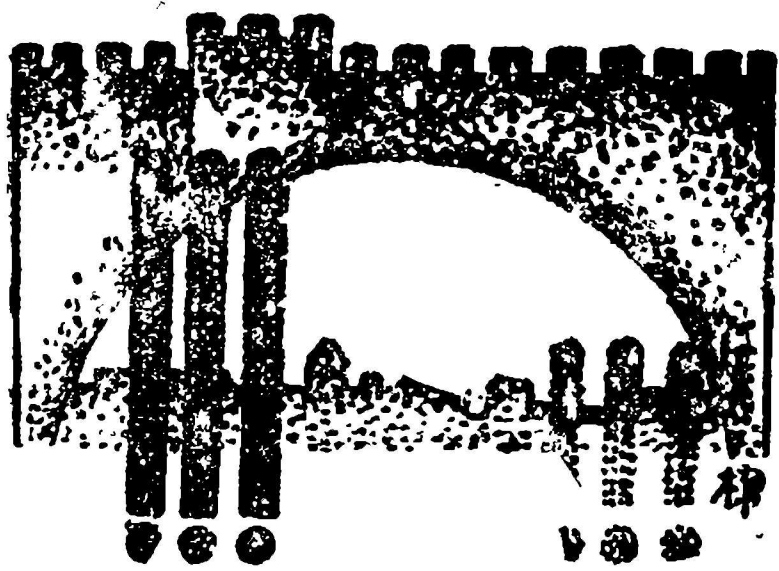
間人民政府競選時候所發出的空頭支票，現在可算是大半兌現了。在國際糾紛的高潮中，法國議會却能够安靜地，努力進行各種法案的成立，使得法國的經濟制度，實際上經過了一次革命。這種成就尤其值得注意的，就因爲里昂伯倫初就職的時候，有許多人全認他是一種理論的社會主義者，沒有渡過政

潮的希望。一般人預料，他所領袖的左派的「人爲的集團」，決不能團結一致。

我們只要把里昂氏的成就，綜合的觀察一下，就可以明瞭在這次的議會開會期中，打破了幾許傳統的制度。軍械的製造，一反手間已歸國營。法蘭西銀行董事部歸政府管理以後，「二百家」財閥的獨裁是取消了。全國的小麥收成，經中央部監察，它可以有權規定價格和管理種植的畝數。煤業也在整頓之列。世界上最繁複苛擾的稅制也完全修改了。新的勞工法規定了下列各點：每週四十小時的工作制，休假期間仍給予工人酬報，以及工會與雇主間可以作集體之交涉。至兒童學齡提高和公務員退休年齡改低後，工作的年齡也被縮短了。

當然這種法律的通過，並不是沒有經過激辯的。衆院大多數通過的法案曾經遇到過參院頑強的反對。而他們的實行也遇見了許多方面堅強的抵抗。法國對於議會的權力，沒有一種制止的工具，像美國的大理院一樣，不過不孚人望的政府却斷不能久安於位。

里昂伯倫氏的政策——有許多是早應該實現的——已爲一般安靜的接受了，這就可以表明，他得到了民衆的擁護。照美國人的觀察，這些改革並不能看作十分急進。現在美國的兩大政黨對於政府的管理農業，實業，勞工和財政，全已視若罔然。法國雖然在左翼統治下多年，但是對於里昂伯倫的政綱却不能不視作具有真正的革命性。現在里昂伯倫內閣的穩定，是很有把握的，單就這一點講，也可以視作歐局紊亂中的一個安定因素。(歷樵)



一週內外大事述要

自廿五年九月三十日起
至廿五年十月六日止

本週國外大事，殊無足詳述；國聯大會，法郎貶值，以西班牙亂事，均無顯著發展。英美及其他與遠東有關係之國家，咸注視中日問題之如何開展。當虹口事件突發之際，南京之談商一時停頓，日方感情激越，東京所傳電訊，幾充滿「不能忍耐」「將採必要手段」等等普通外交辭令中未經見之字樣，軍人方面，尤多憤激；對於外交對象，亦多逾分之苛求。嗣路透電傳有四條件之提出，我方亦間將提五項條件。此為兩國關係最緊張之一瞬。本週則形勢雖未見改善，而理智之成分，顯已增強，我當局處理此事，始終沉着鎮靜，不輕善諾；同時英美方面對遠東大局，表示充分之不安與憂慮，駐日英大使曾非正式訪問有田，有所表示。因此遂有桑島來華傳達使命之舉。日方且鄭重表明交涉範圍，仍以「三原則」為準繩，當可有所進展。照現況判斷，當然無樂觀可言；但至少不至如一般人想像之惡劣，蓋對方目光注視點，始終集中華北，而冀察當局，邇來遇事，亦極審慎。綏東方面，我方亦有佈置，至少不能再如前次之「方便」，關於華北經濟問題，宋哲元此次在津，曾與田代有所接談，具體內容，尚未全悉。總之，吾人一切勿過悲觀，處此危局，惟有鎮靜努力，以求自存。廣西善後，大體已辦竣，兩廣氣象一新。西北剿匪，謠言雖多。現國軍主力大部開到，當亦不成問題。



中日間將繼續談判

中日商判，雖一時停頓，而雙方始終循外交途徑進行之誠意，則迄未稍變。現因蔣院長之到京，時機益見成熟，大約一二日內即可續談，北海

事件，調查亦已竣事；上海因虹口事件而起之紛擾，亦日漸平息，閩北一帶，均已恢復常態矣。

日方表明 交涉輪廓

重要意嚮，旋於午後五時請喜多，佐藤兩武官到大使館，傳達日政府之重要訓令，熟議正式交涉時之對策，六日上午七時乘飛機飛南京，桑島在大

携外、陸、海三省不動之對策來長崎丸來滬之桑島，於五日下午三時半抵滬；即赴日大使館，由若杉集首腦部以下人員，傳達日外務省之

使館發表談話云：余嚮往南京之訓令，其內容在未晤川越大使以前，不能有所表示，到南京晤川越大使任務即了，即行回滬，無與中國方面會見之希望。又日首相廣田赴北海道參觀陸軍大操，道經青森時，曾予當地新聞記者一種印象；即廣田相信與中國舉行之談判，結果終能獲得滿意之解決，廣田首相在外相任內，力主中日友誼，目前之談判，即為中日友誼最後之測驗政策，故廣田認為談判之成功失敗，於兩國之前途有極大之影響。新聞界獲悉目前所談判者，與前所談判者初無二致，惟日本現進而保證無土地之野心，俾使中國接受而毫無憂慮。新聞界並認為首相復具一種信仰，即談判於進行中，各種困難可逐漸消除，結果終獲滿意解決，一俟原則成立後，即當設置中日委員會，討論具體方案。但同時刻在扎幌之陸軍省參謀本部首腦，則對南京談判，表示前途希望甚渺。

英美注意 遠東危機

路透社倫敦三日電：英美兩國政府，業已交換關於遠東危局之情報。又倫敦消息靈通方面，復確切聲明，英國對於目前之遠東危機，非不關心，日本如將中國全部或一部成其保護領土，或中日發生戰事，則英國在華之利益，必受影響，英國各方面仍視目前之局勢不僅甚為複雜，且極端嚴重。英國政府之意見，或已為中日政府所深悉云。李頓爵士語往訪之路透記者云：一部份日人懷懼中國進為繁榮統一之國家後，日本必將終有毀滅之一日。根據此種觀察，故認為時機不容再失；日本必須在中國臻於富強之前，速於其疆域內，立定地位也。李氏又稱：日人此種觀察，實不合邏輯；須知世人對於日本經濟上之種種需要，無不表示同情，惟日本對華之政策，終欠穩固，李氏曰：「遠東一切幸福之關鍵，即在中國經濟之繁榮，但世人之能完全見到此點者，恐尚無其人。各主要強國，能否聯合一起，援助中國業已開始之復興，確係問題。日本決不致因各國之援助中國，而感受影響；日本如能恢復中國之友誼及信任，當能獲益匪淺也」云。

云。另有密切注意遠東形勢之某觀察家，謂中國之民氣現正在發揚中，并稱此次粵桂兩省異動之失敗，大半由於軍官階級之覺悟，不願盲從其領袖，從事於國內之爭也。又據東京三日同盟社電，外務省對於英國政府注意中日交涉之倫敦電報，僅表示批評的見解：謂英國政府關心注意中日交涉，或將積極活動等；此為英政府內部之關係，全非日政府之所關知。又迄今關於中日交涉，未接英政府何項意思表示，中日關係，應由中日兩國解決之，不容第三國之干與，且信第三國無干與等之意志，日政府因考慮中日兩國之百年大計，惟有始終依既定方針邁進云。

許世英再 度訪有田

我駐日大使許世英，應外相有田之邀，於三日午後二時赴外相官邸，訪問有田外相，談話達一小時之久。有田首對許大使闡明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赴華之使命。謂桑島此行，乃在披瀝日本之真實意向，俾使中國當局根本了解。有田並表示希望蔣院長張外長在最短時期內，以坦白誠摯之態度，與川越大使舉行談判；俾達到調整中日關係之目的。有田嗣預料種種困難自能消除。許大使當即致答，力言中國政府始終以誠意進行談判，並允許以有田之願望，轉達國民政府云。有田外相之詳細說明如下：「今日之中日交涉，於調整全面之國交上，負有重要性，故其結果如何，於兩國之將來，影響甚鉅。前日余於會見外國記者時，業已說明：當時貴國記者亦曾出席，諒已聞及。余以為中國現方站於是否與日本攜手提携之歧途，帝國政府在此重大事態下，與以非常慎重之注意，從事交涉。望華方亦鑑於事態之重大性，充分認識日政府欲貫徹調整國交之決意。日方真意，其方針始終在使蔣委員長以及張羣外交部長等亦皆澈底，川越大使及須磨總領事會屢與貴國政府要人會見會談，因電報往返不便，不能自由盡情，故此派遣桑島東亞局長赴華，向川越大使及駐在官員傳達帝國政府之方針一云。」

路透社對日之辨正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情報局長天羽二日下午發表一文，對路透社作劇烈之抨擊，責路透社在世界各處發表關於日本對中國提出要求之電訊，發言人謂此訊乃以別有用意，志在離間中日之幻想的宣傳為根據，今或須取相當辦法，制止此種行為云。同盟社亦廣播同樣之抨擊言論，路透社查日外務省發言人所抨擊之電訊，乃倫敦路透社發至世界各處者。文曰，「路透社自倫敦外交方面探悉日本向中國提出之解決爭端條件，內有（一）揚子江各地駐兵，以保護日僑之權利，（二）修改教科書，以防杜向中國學童宣傳排日情緒。（三）華北五省之自治。（四）中日經濟合作。其特殊性質，尚未規定，即由政府現由其駐東京大使轉達中國政府之進行。」查其他電訊社亦皆傳出同樣消息。而日外務省獨對路透社施其抨擊，邇來外間對於日大使川越在南京進行談判時提出之要求，謠言孔多，路透社對於此項謠言，向其謹慎處之，路透社所發之電訊，泰半取材於日人報紙，蓋邇來日文報紙登載南京談判情形甚為細盡也，例如九月二十一日路透社會引用讀賣新聞所載：下列要求「以河北，察哈爾，山東，山西，綏遠五省劃為緩衝區域，南京政府仍享有對該區之宗主權，惟官吏之黜陟權賦稅權軍事統制權等，均應移交地方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機會，臨時解決中日間交通合同之複雜問題，而尤重航空一項，（三）中國將九一八事變後對日貨所施之稅則，作根本的修正，（四）中國儘量聘用日人為顧問，路透社適於同日引用日外務省發言人之言所謂報紙所載關於日本對中國所提出可能的要求之預料，大半根據於理想云。

滬京報界共同宣言

滬京報界發表「中日關係緊張中吾人之共同意見與信念」一文如下，旬日以來，中日兩國關係極度緊張，東亞大局陰雲密布，危機四伏

百年禍福將決於此時。吾人掌持輿論，同為公衆喉舌，對內對外均有宣達公意之職責。特以京滬各報館之連署，簡單質直概述吾人之所見與所信

，以告全國之同胞，且願因鄰邦新聞同業而轉達於日本之朝野。吾人願告於本國之同胞者，國家臨此重大時機，凡吾國民，不可不鄭重嚴肅，以盡為國民者之責任。於此特有二義，願先陳述：其一，國於大地，必有與立，存亡興廢，全在人為，公理不滅，正義不磨，人事率循，自有常道。局勢無論如何特殊，吾人須一秉常道，處之以定，不搖於一時之感情，不憚於當前之事態，盡其所應盡之力，而整齊步驟，集中意志，以聽命於整個之國策。一切行險徼幸之觀念，應一掃而空；分歧自亂之舉動，應絕對摒棄。秉持吾民族原來一貫和平正大之精神，確立我國家民族永遠不亡之自信，沉毅堅定，團結一致，尊重秩序，嚴守紀律，竭國民全力，協助政府，遏止盲目仇外惹起事變之陰謀，使事態趨於簡單，國家免增困難。同時又必相敬相勉，不畏懼，不矜張，於非常局勢之下，保持吾國民堂堂正正之風度，以待局勢之轉旋。此其一也。其二願全體國民從禍患之極處作打算，而嚴肅認識其義務。凡中國之國民，不論所抱之政見與理想如何，在此時機，均應鄭重周匝，為民族悠久運命作一澈底之考量。不當輕言決裂，以逞快一時，亦不可委心任運，而祇求苟安。蓋今日對外關係，其轉變之結果，已迥不同於數年以前，一經破裂，即當賭全民族之生命於最後，絕無中途而止之可能，吾國舊諺所謂「非我死即伊死」，中日若不幸而至于決裂，其嚴重乃正如此。釁端既起，中國如作城下之盟，即為自害亡國之符券，世世子孫，其將永劫不復。必共矢玉碎到底之決心，始可有光明之生望。故此時應重視破裂，期待挽回，事至無可如何，唯有率四萬萬人以衛國殉國于最後之一瞬。此其二也。上述兩義以外，吾期望鄰邦同業發揮正論使日本朝野認識者，有極重要之二事：第一，鄰邦朝野必須認清最近中國頻發若干不幸事件之性質。四五年來，中日兩國國民情感之乖離，為不可否認之事實，中間且因國交惡化，情感激越，有數倍於今日者。然在過去四五年間，日僑在華照常安業，未曾有何不幸之事實發生。獨在最近

，兩國國交正在調整東亞大局業有好轉希望之際，而一月以內，連續發生成都，北海，漢口，上海等事件。吾人以中國國民之立場，對鄰國人民無端被害，誠當表示遺憾；然因此種事件之發生，即謂為中國人民普遍排日之明徵，此實厚誣中國之人民。若更藉此不幸事件，而欲根本變換兩國相交之狀態，張謇之論調，取壓迫之姿勢，不惟中國人民精神上引為難堪，當亦為日本開明人士所不樂聞。且最近各種不幸事件而論，如此卑劣之仇外舉動暴行，加於隣邦之個人，而禍害貽於整個之中國，稍有國家意識之中國人民，寧肯作此背謬愚拙之事？此等事件之策動，必為蓄意破壞中國且意圖促中日破裂之陰謀，毫無疑義。日本方面愈謀擴大此等事件，則此等陰謀家愈感其毒計之得售。反之如日本朝野肯看透此點，祇期中國履行平常國際間之責任，不因各事件而變更調整國交之本意，陰謀者既覺其奸計之不售，自必廢然自慙，日本因此對中國表示落落大方之態度，其播種於中國人民之好感，實為根絕所謂「排日思想」之最有效方法。第二，日本新聞界應重視兩國久遠之利害，各盡其最善之努力，以謀國交常態之恢復。蓋中日兩國可以相互提携而共趨榮盛，亦可相搏相爭而同陷絕境。吾人一方勸告本國國民，抑制情感，重視事實，同時不能不於此千鈞一髮之時，對鄰邦新聞界作坦白之剖陳。過去數年，兩國感情屢瀕於決裂，此種不幸關係，最近正在力謀調整。其所以有調整之可能者，一則同處於東亞大局之安危利害，二則從前猶未為全面之衝突。今若不於根本調整方面共同努力，坐使局面惡化，則此後事態之嚴重必有過於淞滬戰爭及長城戰役者。形勢所迫，中國苟不犧牲到底，必完全亡國。中國全國民意，至此固絕不許政府再有委曲忍受以求和平如一二八及長城戰役之已事。兩大民族相持之下，自茲乃真成永遠不解之深仇。中國固不免最慘烈犧牲，日本又豈能苟完於此東亞大崩潰之漩渦？吾人鑒於日本輿論近來盛唱根本調整之熱心，深感時機一失，永不可復，甚盼日本新聞界同業，在此安危存亡之

關頭，發揮正論，鄭重喚起日本朝野之注意。京滬報界同人對當前中日關係所欲勉勵國人與期望隣邦同業者，略盡於此。東亞安危，關係至重消弭挽救，時不再來，深願雙方對於當前局勢及其將來發展之趨向，各有深長真切之考量與認識，共同努力，使緊張局勢得以迅復於正常，根本問題不為枝節所牽動。又豈僅東亞一隅與兩國前途之福哉。 大公報，大晚報，立報，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中華日報，民報，新京日報，新民報，中央日報，中國日報，救國日報，朝報，扶輪日報，華報，南京日報，新南京報，黨軍日報，南京人報。

日本報對此之反響

三日晨京滬二十一報紙聯署發表之一中日關係緊張中吾人之共同意見與信念「一文之綱要，當日東京日日新聞及朝日新聞兩夕刊，均予譯載；四日晨時事新報亦予刊載。各報對該文多表緘默，惟時事新報今日著文評論，謂日報界最近所取之態度，非在增強日本外交陣綫，亦非受好戰軍人之唆使。但為表示日本人民對排日恐怖及中國政府缺乏誠意之憤慨，然因鑒於目前局勢空前嚴重，中國報界對日本輿論所作呼籲，泰半或係因對真實情形已深切瞭解之結果；吾人對吾儕同業所作之愛國宣言，倍加贊揚；並以誠意接受彼等所言。中國報界告誡國人遏止盲目報復之活動，確屬頗有價值；吾人希望此種態度堅守不渝，中國報界勸誡人民，團結一致，擁護政府，似足使中國政府放棄粗淺之理論，進而與日本攜手也。宣言中所謂「率四萬萬人以衛國殉國於最後之一瞬」等語，確為偉大的覺悟，此似為中國人民對日本朝野作嚴厲決心之表示。在日本人民亦有認排日暴動為反國民政府之份子所為者，但日本固應責國民政府對此種份子取締不力，故希望日本對此點持和緩態度，直等於委卸國民政府之責任，或自認不克維持治安，該報結論謂，中國所告日本朝野之願望，時事新報社論中，前曾屢次道及，中國報界至重要之使命，厥為發動全力勸諫蔣院長及國民

政府，毅然與日本相互和好也云。

張學良談 中日問題

倫敦先驅日報記者海史脫夫人，日前赴西安，晉謁張代總司令。張氏於三日下午六時在金家巷私邸接見，張於答話中，曾鄭重聲明三點：

(一)外報前傳西北四省獨立及聯俄之說，純屬謠言。(二)本人及西北諸將領，絕對擁護領袖，擁護統一，一致對外。(三)個人及西北諸將領，絕對服從中央命令，甚願效命於國防第一線上。茲錄談話如下：(史夫人問)對於中日問題之意見？(張代總司令答)個人意見，中日問題在九一八以前，至九一八以後，以至今日，中國政府實無時無刻不在和平上之努力，有時甚至使一般國民亦不諒解。故中日問題之解決，關鍵與責任，全在日本而不在中國。(問)對於中日外交之意見。(答)最近未到南京，外交情形，不甚深悉。但個人意見，以為如日本能了解兩國間之危險，使交涉能順利進行，則中國政府自當一面根據一貫和平之政策，力謀國交之調整。一面使民衆諒解以求和平之實現。總之，國交能否調整，責任全在日本，蓋如日本所提條件為中國所不能容納者，即使政府容忍，而民衆亦難接受也。例如二十一條，曾為當時北京政府所接受，而民衆始終並未承認也，可以為証。(問)現在中日關係，漸呈緊張，中國政府將何以應付。(答)此事恕難確實答復，但個人意見，以為政府必定能遵從民意；蓋政府之基礎，建築於民意上也。(問)對於中國統一及停止內戰，(包括剿匪)之意見如何？(答)統一為民意，此次對兩廣和平解決，純係遵從民意，中國在對外之立場下，一定能統一。回憶九一八前，內亂頻仍，而事變後，即促成一致團結，此即所以表示民衆熱烈渴望統一之結果也。至於剿匪決非內戰可比，派兵圍剿，亦即促匪亂之早日解決，秩序早日安定。(問)現在一般中國青年，希望停止剿匪，代總司令以為如何？(答)此不過一種情緒耳，情緒為一事，服從命令又為一事，絕不能混為一談。但如赤匪覺悟自新

而投誠，服從中央命令，使統一工作早日完成，少損一分元氣，即增一分國力，當然亦所深望者也。(問)對於已在進行之華北經濟合作意見如何？(答)余未詳內容，恕難答復。(問)對於中國學生運動及言論集會自由等問題，意見如何？(答)如係合理合法者，當然許其自由，但如因越軌而有裁制必要時，政府亦有苦衷在也。

宋哲元談 津行結果

宋哲元於上月十日由平赴津，直至本月四日始返平。在津曾數度與日駐軍司令會晤，因此外間頗多推測。宋於五日晨對報界談：外傳華北

外交種種，均係揣測，不足置信，余在津數晤日駐軍司令田代，彼態度頗誠懇，關於華北中日通航事，係廣續前政整會及軍分會商而未決之談判，關於經濟合作，如開採龍烟鐵礦，敷設鐵道，只要真能平等互惠於雙方咸有裨益，余實願一本真誠，促其實現。最近上海形勢雖緊，然中日兩大民族，同種同文，兄弟之邦，義利與共，一切問題，決不應訴諸戰爭，亦非戰爭所能解決，雙方但能開誠相見，定可化陰霾為祥和，以收兩大民族合作之效。至華北方面，對內對外，咸以和平為主，只有在和平原則之下，方能為民衆謀利益，除痛苦云。又據關係方面息，宋哲元在津與田代會晤，僅談經濟問題，外傳對華北整個問題，亦提出意見說不確，聞所談經濟內容，大致為：(一)航空問題，由中日合作投資，我方佔資本全額三分之一，日方三分之一，(二)龍烟鐵礦開採問題。(三)修築滄石路問題，我方意見，堅持接受投資，謝絕合辦之原則。總之，雙方均應顧及環境以謀妥善之解決辦法。

華北方面 謠言孔多

中日外交空氣，正在鬱悶之中，冀察形勢，亦表面和緩，內裏緊張，以漢奸潛伏甚多，謠言頻傳，其用意不外激盪人心，威脅當局；是以外交全局，無論有無變化，華北之危機恐日見滋長，某方鼓吹華北「明朗」，自今春即盛傳一時。此種醞釀，實包括冀察與魯晉等五省，最近此事

又重新提起，據熟悉外交情勢者言，倘外交在南京有全盤決定，則局部問題不難迎刃而解，綏東事件自日本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劃分權限後，察綏地方日人機關係屬關東軍管轄，一切策動亦悉出關東軍規劃，德王最初被羣小包圍，致遭外人壓迫，其後迭受某方接濟，益難自拔。王英匪部，係在孫殿英活動失敗後始為某方重用，不過匪徒目光較淺，匪偽有力部隊，僅蒙偽軍李守信之三千餘人。以晉綏全力應付，匪偽當不足為患。關係方面消息，謂某方接濟匪偽軍火，甚至飛機大砲皆有。上月十五日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由長春飛津，王英隨亦來津會晤；嗣王攜某方接濟之六萬元鉅款，由某方派飛機返綏東。近日綏東消息又轉緊張，殆即以此。聞田中此來，並兼談及冀東偽組織問題，冀東羣魔亂舞，殷汝耕與池宗墨交惡，各樹勢力，偽府自關東駐屯兩軍劃權後，改隸駐屯軍，殷之靠山在長春，而池則竭力拉攏駐屯軍參謀如專田等。月前通縣發生暗殺團，其中實亦有某國人為背景，殷汝耕來往津通，拚力圖存，戰區保安隊亦頗多活動，暨殷工作未已，李海天去職後，繼之以趙雷免職，此中變化殊耐尋味，冀東之不安，可見一斑。

察北綏東 危機未減

察北情形混亂，偽匪軍及蒙匪漢奸浪人等麇集，在某方原擬利用彼輩，擾亂綏蒙各地，用心毒辣。數月以來，經種種之努力，尚未有若何成績可言。蓋某方所擬利用之各部，原均係烏合之衆，綠林出身，散漫成性，合作為難。其內部之傾軋仇視，愈演愈烈，實力雖幾經補充，亦始終未能達到某方理想中之地步也。某方以月費鉅款，所收成效甚微，頗為急燥焦慮，乃有於七八九三月之內，由匪偽各軍分別招募土匪，補充實力之計劃，該項計劃，係以八月三日為第一期，九月三日為第二期，十月三日為第三期，至此為招募土匪截止時期；其招募之土匪數額，事先亦曾有規定，即王英匪部招募六萬人，每期招募一萬衆，偽軍李守信部三萬人，每期招募一萬人，德王部蒙兵補充二萬五千人。在此三個月之內，匪部各軍

，均積極活動，以期湊足某方所定數額，揆之實際，匪偽各部，成就甚鮮，其招募土匪之地點，除在張垣附近，施用騙術招兵外；王英並派員來平，秘密活動，在魯豫兩省鄉鎮，亦派有秘密人員，花言巧語，欺騙鄉愚，謂應募之後，先予短期訓練，然後即可充任幹部領袖。受騙者恐亦大有人在，不過彼等如此做法，所費亦頗不貲。以北平論，王匪招募一人，運至張垣，即須十元以上，在魯豫等地，則須在三十元以上矣，其困難情形可知，至於德王之招募蒙兵，益為困難：蓋蒙人除喇嘛之外，多有家室財產，若在豐收之年，應募入伍，在其家室財產所在地點，負保護地面，抗禦土匪之責，蒙人尚可勉強，今一旦令其遠離鄉土，為他人作嫁衣裳，而又值此蒙境荒歉之年，誰願背井離鄉，拋棄家室，而自投於自身命運毫無把握之領域，故截至某方所定補充實力截止之今日，匪偽各部實力，並未見有何增加，據可靠方面情報，目下某方統制下之察北匪偽各軍實力，亦不過萬餘人而已，其實力之分配約略如下，德王所部蒙兵共七千人，槍馬尚稱齊全，王英匪部共約五千至六千人，某方所發新槍三千支，舊槍約一千支，偽軍李守信部約四千人，人槍尚稱齊整，察北匪偽各軍實力不過如此，且均係烏合之衆，不堪一擊。不過近日華北謠言繁興，傳稱綏東方面不久即將發生問題，此種傳說，聞之已久，不外某方之宣傳，本不足信，益以綏東方面布置週密，尤無足恐。最近某方並在阿拉善旗建築機場，添設特務機關，益足惹人注目。不過此事動機，約在兩月之前，現始逐漸實現。某方經營西北，野心確是不小，國人不可不予注意也。

廣西省會遷至桂林

桂局善後，近已大體竣事；白崇禧因整理軍隊，暫離桂林，已得當局之同意；蔣委員長並派陳誠飛南甯指導一切。廣西省會，已於一日起全部遷至桂林；省黨部及廣西大學文法科亦全部遷往。今後廣西一切庶政，必

之面目一新也。

軍事善後 已有頭緒

桂省軍隊復員及一切善後，均已辦有頭緒。當李宗仁返桂後，即留高級參謀劉爲章駐粵，辦理行營對桂省軍政命令之傳達事宜。現關於桂省軍事善後事宜，行營已奉到軍委會核定之計畫，行營將該項計畫轉送劉氏携帶赴桂，面交李主任，根據施行，劉已於一日晨乘機返桂。今後桂省改編問題，將能進行無阻也。查該計畫之內容，據消息靈通方面傳出，大約桂省軍隊，可縮編爲六師之衆。(民團除外)共二十八團，對於桂方目前提出一次過之三百萬元編遣費，中央已允撥發，經轉咨財政部先撥付一百五十萬元，其餘半數，準於雙十節前撥足。其次每月補助軍費三十萬元，則定由改換番號之日起照撥，番號則決定爲第五路軍，關於各軍師高級長官人選，中央亦向李白二氏徵商意見，聞大致已經內定。以李主任兼任第五路軍總司令，軍委會常委白崇禧，仍兼副司令，勳理桂省軍務，總參謀長則仍屬意於李品仙，參謀長則爲張任民，兩軍長仍由前四集團軍第七軍長廖磊，第十五軍長夏威充任。各師番號，擬由一七一師起至一七六師止。師長人選，以王贊斌，覃連芳，周祖晃，蘇祖馨，賀維珍，程樹芳等六員呼聲最高，駐桂粵邊境鬱林，博白，陸川，新墟一帶之翁照垣，丘兆琛等舊部亦將編入第五路軍之內。

省府委員 定期就職

至於政治方面，行政院業已正式任命雷殷，黃鍾岳，韋雲淞，黃薊，梁朝璣，李任仁，雷沛鴻，邱昌渭爲省府委員。以雷殷兼民政廳長，黃鍾岳兼財政廳長，邱昌渭兼教育廳長，韋雲淞兼建設廳長，蘇希洵爲省府秘書長，黃主席旭初奉電後，即經分諭所屬各機關，趕將原任公事辦理結束，新任各長官，現均在邕垣，準備接到任命後，即於國慶日舉行宣誓就職。軍事長官如能趕及，亦擬同日舉行就職。在軍事政治積極進行善後中，桂省省會有由南寧遷移桂林之舉，頗引人注意。桂省向來軍事布置

，均以桂林，柳州爲重心。進可與湘黔各省聯絡，退可以藉天險以圖存，若南寧則毫無軍事價值，且易受空軍威脅，於國防軍事上，甚非所宜也，查此事自經黨政軍聯席會議決定後，南寧民衆反對甚烈，但軍政當局則仍積極進行，梧州及桂平(潯州)人士更有主張將省會遷移桂平者。現第四集團軍總部及廣西綏靖公署，已于一日由南寧遷設桂林，李白已通電各機關知照，省府亦已派員前往桂林勘視地址，俾得於十日前遷往，南寧省府之新建舍署，將爲廣西大學之校舍云。

殘匪又向甘肅竄擾

陝南匪勢，近已漸殺，匪之主力，似又有向甘境竄擾模樣；同時甘寧邊區殘匪，連日向北竄擾，經國軍擊退；隴南岷縣，仍在堅守中。隴西，天水等處，均有接觸；肅南竄入陝，國軍又收復康縣。按甘省匪患，自中央軍開抵前線後，匪勢已逐漸退縮，西蘭公路定西縣之華家嶺前曾被匪破壞，現已收復，西蘭公路短期內可望恢復通車。此路爲西安蘭州間交通命脈，打通後，剿匪軍事自易進行，竄鳳縣附近之匪，已被國軍壓迫回竄兩當徽縣，佔據成縣之羅炳輝匪部爲九四。九六兩師，三十日被我唐師朱旅擊潰，將成縣收復，並向徽縣兩當方面出擊，此股匪不難於短期內肅清，關師長已於三日赴前方督師，剿匪前途，將有新開展。

陝南殘匪 漸將潰散

川康殘匪，傾巢北犯之初，一般莫名真相，咸認匪勢極爲浩大，加以當時隴南我軍兵力單薄，匪鋒日益囂張。近經我軍相機堵剿，每戰必捷，始知匪衆徒有虛名，實力已極疲敝，不堪一擊，現中央軍已陸續開抵前方，國軍兵力已數倍於匪，此後進剿甚可望順利進行。據聞現川匪徐向前主力集中於鴛鴦堡，實力不過二三萬人，竄擾陝南者爲蕭克賀龍兩股，(前傳爲徐向前不確)，當我川軍鄧部開入成康一帶，防務尚未布置就緒之

際，乘隙突出，竄至略陽東之青崗樹地方，經我王師周團痛擊，業已潰散，沔縣漢中城防確極鞏固，附近無匪踪。現賀匪偽第四師在徽縣，偽五、六師在略陽附近及康縣一帶，日來因我軍開往增援，匪勢又見緩和，東竄者復取觀望態度，可見匪之內部空虛，處處防我進剿也。隴東方面，我軍開到後，匪即後退，已不見大股流竄，陝甘寧邊區之毛澤東等殘部，現仍以預旺環縣為中心。適前毛匪會親率主力數千猛向會寧方面進撲，均經我軍擊退，情勢已見緩和，以是川陝兩匪之整個會合企圖，現已甚少可能。

西安會商 清剿計劃

西北剿匪張代總司令以我援軍均已到達前線，連日召集胡宗南關麟徵等數度討論，對進剿計劃已有具體決定，據聞第一步首先防止川陝兩匪會合，對陝甘寧邊區之殘匪仍暫取包圍形勢，先以全力清剿川匪，該匪到達不久，擄掠日甚，人民反抗力甚大，進剿上自易收效，川匪肅清，陝匪將自崩潰。蓋以陝匪被困日久，內部極形渙散，現所以能維持而未崩潰者，實希望川匪北上，能為援助也。川匪消滅，匪之生路已絕，其勢當難持久，此理至為明顯。此外並聞關於隴南之剿匪軍事，將由胡軍長宗南負責指揮，陝南則由關師長麟徵負責堵擊。陝南匪退後，則由漢中西進，聯合川青甘三省軍隊，採取大包圍形勢，將匪一舉而殲滅淨盡。

西班牙首都愈垂危

西班牙戰事，政府軍愈益不振，叛軍圍攻馬德里益急，陷落早成時間問題。叛軍方面，已正式推舉佛朗哥將軍為「西班牙首領」。并發佈政綱。同時西參院亦開會，決信任現政府，此一悲劇，不知能否於最短期內告終也。

叛軍領袖 宣布政綱

西班牙國民軍總司令佛朗哥將軍，自被推為「西班牙國家元首」後，將在蒲爾哥斯城舊省議會內設立公署。并由加斯蒂拉無線電台，發表其政治主張，按西班牙反政府軍就其政治主張而論，原可分為兩派：一派為擁護加洛士王朝黨分子，主張恢復專制君政，其於社會組織，則主張以家族制度為主，此派以法爾貢特為領袖，人數較寡，而團結力則頗強。另一派則為屬於長槍會領袖之法西斯份子，此派政綱係由長槍會領袖前獨裁者里維拉之子所擬訂，以義大利法西斯制度為藍本，主張建立職業團體國家。以兩派政治主張多相衝突，此次佛朗哥將軍發表之政綱，則係折衷兩派之主張而成，其演說前半段主張政府採權威制度，而以軍人為中心，地方自治權雖將予以尊重，但以不削弱國家權力為限度，至應否恢復君政之問題，則俟異日經過職業團體組織由人民公決之云。此種主張，顯然乃欲使加洛士派王黨分子獲得滿意；惟其後半段，則主張保護勞工利益，防止過度之資本主義；工人應獲公允之報酬，並參加分紅，但必與「富庶者」忠誠合作，一切西班牙人應各就其能力從事工作，凡屬寄生階級，均為新政府所不容，以上云云，又顯然為求滿足法西斯黨之要求，此外天主教是否依照王黨主張應使其成為國教，則弗朗哥演說中並未有所吐露，僅稱政府當為人民之宗教情感以決定態度云。關於土地問題，弗朗哥僅謂新政府當保障家族世襲財產，改良土地使用，使農產品獲得公允報酬云。最後弗朗哥將軍乃謂西班牙願與各國人民和衷共濟，但對於採行共產制度之國家，如蘇俄者，則拒絕與之合作。至與西班牙同文同種之南美洲各國人民，新政府尤當設法使其與西班牙人民保持更密切之精神物質關係云。

議會決仍 信任政府

西參議院，於一日晨十時召集開會，由議長巴里奧主席，加巴萊洛內閣閣員全體出席。眾院周圍及議場，均經嚴密戒備，另有飛機三架在京城上空保護。出席眾議員約百人，包含左翼共和黨，加泰隆左翼共和聯盟社會黨，共產黨，巴斯克天主教國民黨等。至中央派各黨，亦有議員兩

名出席，當蘇聯駐西班牙大使羅森培就旁聽席時，全場鼓掌歡迎。開會時議長巴里奧提議全場起立，為爭自由而戰之全國陸海空軍戰士行敬禮，次乃由議長致開幕辭，頗為慷慨激昂。中有「西班牙寧願挺身而死，不願屈膝而生」一語，全場均起立鼓掌，眾院當即以全場一致通過巴斯克自治省憲法及一九三七年度預算案。最後並以全場一致通過信任政府案。嗣即高呼「共和萬歲」，於滿場熱狂中，宣布休會，至十二月一日復會，又是日開會通過巴斯克自治省憲法時，巴斯克天主教國民黨議員發言，謂「吾人係基督教徒，然吾人來自民間，故必擁護人民政府，為反法西斯而奮鬥到底」云，隨眾均熱烈鼓掌。

法新貨幣法案修正

法國新貨幣法案，業經一日由參眾兩院分別通過；至此立法程序完畢，其修正要點，已將「授予政府全權以禁止抬高物價」之一節取消，而另代以一節；規定政府經國民經濟委員會同意後，得設法制止物價漲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係由各階級之代表共同出席，故可免偏頗之弊。又此類措置，須由諮政院決定，而不由國務會議決定之，如是則政府權力，更可有所節制矣。關於工資及恩給金，因貨幣貶值所受損失之補償辦法，亦經成立折衷方案，前拉伐爾內閣所頒布退伍軍人恩給金減少百分之三十之命令已決定取消，即可實現。此外各項實施辦法，則將俟下次國會開會討論預算案時，再作詳細之研究。對於勞資爭端一層，亦經兩院成立折衷辦法：規定以強迫仲裁制度，解決關於工資問題之各項糾紛，直至二日午夜，原案提交參院討論時，僅餘一細小問題，即參院主張將九月二十六日以前在交易所營業所獲盈利，應徵收特稅百分之八十，而眾院最後通過之法案，則規定徵收百分之五十，然此一問題嗣後亦經解決，於是全案乃在最後限期之內，由國會核准矣。

德贊成開貨幣會議

據柏林一日電：德國政府某要人，發表談話，贊成召開國際貨幣會議。並謂國際貨幣交換制度，如果恢復，則希志拉氏之四年計劃即將立時拋棄云。該發言人又稱：德國必須擁有生產原料之殖民地，德國自以為對於金本位，頗有靜默之了解；惟不幸已先為英美所破壞，而現在又有法荷及瑞士三國步其後塵，目下之形勢，殊不合道德，各大國如召集會議討論貨幣之穩定，移去海外匯兌及貿易上之管理，發展大規模之國際票據交換所，及恢復自由信用諒解等問題，德國將準備參加之，德國之外國債務，如能減少或消滅，則德國亦已有意放棄其貨幣之管理云。又德意志銀行總裁薩赫德氏，在該行中央委員會發表演說：謂德國將不實行貶值，因對於已經混亂之國際貨幣形勢，不欲再以其他不穩定之原質，雜入其中，薩氏續曰：「吾人深知現時之形勢，須德國作重大犧牲，但不欲壓迫德政府採取一種違反國人利益之步驟，在另一方面，德國對於任何有益之國際談判，時常準備參加，目下幸賴吾國對外幣之管理，當能維持一種穩固之經濟根據，此種情形，對於生產者及消費者雙方，均有莫大之益處，一切有關海外匯兌管理之便利處，亦皆可克服」云。

英國將大規模擴軍

英財相張伯倫，二日在瑪爾門保守黨大會中發表冗長之演說，可見英政府最近將大舉擴軍之熱烈意向。張伯倫演詞中，略稱英國政府擬進行其重整軍備之計劃，任何方面之反對，皆在所不顧。英國之努力於裁軍運動想為世人所共見，但因無人繼英而起，如吾人再不採取步驟，從事彌補吾人之缺點，則恐有不能盡責之憾。張氏續稱：「一俟重整軍備程序完成後，吾人將再度擁有強大之海軍，可充分保護各交通路線，陸軍人數雖不能與歐陸各國之鉅額徵兵相比擬，但皆備有最新式之武器與各種機械化之方

法，彼時之空軍則在速度長航力引擎力量品質及人員各方面，皆不可落人後，「張氏續稱世界航空事業之發展，已剝奪英國所享一部分島國之利益；政府方面，對於其人民在戰爭時代所感受之危險性，並未嘗一日置諸腦後，但吾人更須勿忘其他國家之心目中對於此類可能性之關懷，實皆過于吾人者也。余認吾國之空軍，實為戰爭中最可畏懼之力量，故其精良之信仰及熱忱贊助其成立，因世人皆知英國之空軍，決不致用于無故侵人之戰爭也，張氏又鄭重宣稱政府之主要目的及願望，即為維持和平是，既不欲侵佔他人之領土，亦無意干涉任何其他國家之內政，此可以西班牙國內事變為証。英國政府之意，以為在國聯盟約內，成立區域協定，則世界和平之景象，必可有物質上之鞏固。蓋在此項協定之下，有重大關係之各國，

對於各處著名引起爭執之地點，皆可互相保證以解決之，英政府意欲對於西歐方面談判一種公約。張氏述及英帝國事件時聲稱，關於沃大瓦協約之解釋，縱令發生種種困難，但其中確已有相當之規定，俾雙方可開始交換意見。張氏之意以為各自自治領政府與英帝國政府間對於各種共同利益外交政策防務及貿易等意見之和諧，當是適於沃大瓦協約訂立後四年中。張氏又宣稱，首相包爾溫極望，於國會重開時應付當前之一切重責，散會之前曾通過決議案一項。促請政府為世界和平計，改變歷任外交大臣曾奪有訓練各大使職責之政策。此次議案之動議人力斥外交大臣親赴海外討論國際事件之不當，並鄭重聲明此項提議並非對外相艾頓氏個人而發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五年九月三十日起
至廿五年十月六日止

九月三十日 星期三

△中政會通過平青市政公債

△緬魯返國証港

△西叛軍團馬德里益急

十月一日 星期四

△東京對川越有新訓令

△宋哲元再帶田代

△滬虹口日軍戒備嚴密

△李鴻章在柳泉遠軍

△桂省府開辦邊防林

△廣州行營成立

△我國當選國聯非常任理事

△所得稅之公務員薪給等兩類開徵

△立法院通過新貨幣案

十月二日 星期五

△弗朗哥繼任西叛軍政府領袖

△日政府派桑島來華傳達訓令

△橋本羣山長春返津

△滬越界防哨日軍撤去

△中山秀雄案判決

△滬京報界為中日問題發共同宣言

△英俄海約談判完成

十月三日 星期六

△高宗武訪川越及須磨

△許大使訪有田外相

△虹口一帶恢復原狀

△傳作義出巡

十月四日 星期日

△張學良發表談話

△宋哲元返平

△英海軍舉行大操

十月五日 星期一

△蔣院長由贛返京

△桑島抵滬

△宋哲元談話否認與田代有政治協商

△陳誠抵粵

△西叛軍團攻馬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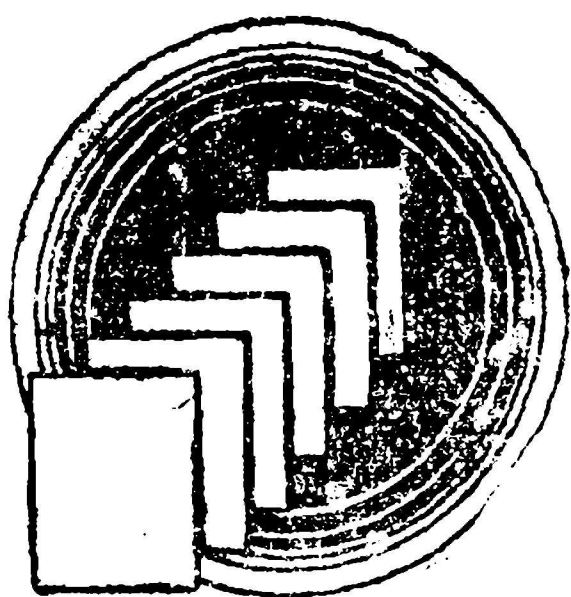
△日本大援結束

十月六日 星期二

△桑島由滬到京

△戴傳賢返國抵粵

△國際海軍會議開幕



論評選輯

中日問題之核心

日本外務省派東亞局長桑島主計來華，號為傳達日政府意見，一時甚見緊張之中日關係，為之少弛。桑島氏計程今日到滬，行將過赴南京，會晤川越大使，一方面我國外交部亞洲司高司長與川越須磨兩氏前日復會意見，度於交涉再開，有所商洽。就大勢測之，兩國當局者在最近期內，當有作第四次正式晤面之可能。關於此次中日交涉之內容，因雙方當軸均守緘默，日本各報雖有片段紀載，路透電訊雖有兩次報告，皆難據為正確之判斷。惟有一點可以常識推定，即中日問題之核心，終以華北為主要。蓋中國之立場，不能不談華北問題，至少當以改善現狀不再惡化為主眼。日本之意旨，亦欲商談華北問題，但其著眼點却在於擴大現狀，促成其他三省之冀察化，以達到日本年來之宿望。雙方立場不同，意見各別，日本若不算重中國意志，根本檢討其年來之政策而加以變更，恐無論如何折衝，結局均無何希望，此吾人所敢預言者也。

按自九一八以後，中國連失東北四省，去年五月河北問題突發，中央軍撤出冀省，冀察黨部一概取消，國家主權權受制限，同時察北六縣復告淪陷，冀東二十二縣又以特殊背景，脫離中國，不特中華民國失其領土主權之完整，即河北察哈爾兩省政權亦成破碎支離。現在既言中日國交調整

，則此等畸形狀態，實為亟需調整之一端。況近來日本飛機在北方自由航行，對我國之設立，深入綏甘寧三省邊境，舉情惶駭，人心不安，中政府任責任上有不容長此放任者。今兩國外交既有恢復常軌之機會，則中國方面對冀察有改善現狀之要求，對他地有防弭惡化之希望，為理與法絕對應有之措置，若果日本於此，不僅不加容納，或轉為擴大冀察範圍之企圖，則是南行而北其轍，其無結果，毋待論矣。

夫現代國家之外交，應以國民為對象，日本苟欲改善中日關係，首須注意中國國民之感情。近年日本既得中國之東北四省，復又公開主張華北五省之『特殊地位』，一面更且經營內蒙，推進西北，使中國國民咸惴惴於日本野心之無止境，如此而欲改善兩國關係，夫豈可能？抑日人所以自解者，不外兩點，一為人口膨脹，須尋覓出路；一為對俄設防，須中國合作。關於前者，姑不問情勢是否如此迫切，縱曰然也，亦不應以他國為犧牲；矧中國壤土廣闊，富源未闢，日本苟懷好意，不阻撓我之統一，不忌嫉我之建設，則在中國統一政府之下，與日本為全面的經濟提携，儘有可能，利害決無衝突。關於後者，姑不問日本國內近來已在流行反英不反俄之議論，縱曰日俄不免於一戰，亦無強迫中國與日本共利害之理由。矧是種國家民族運命共同之感覺，非民衆自身從內心普遍發生，斷無可以外力硬行強制之理。日本專好以狎獐面目，迫中國人與之同好惡，共利害，此在

專制帝王所不能得之於臣民者，其爲有害無益，又不待上智而後知。吾人以爲日本與其以反乎自然理法之方式，圖達中國民心之辦法，固持其傳統的華北政策，何若澈底清算，重新估量，以開明的心境，與中政府披瀝誠懇，改善華北現狀，一掃惡化因素，則兩國交涉，不難立見開展，否則此關不能打破，一切問題，皆非主要，前途如何，不問可知。特此事在日本爲對內一大難題，彼邦有無強力的大政治家，足以轉移大勢，則更非吾人所能知矣。

(錄十月五日津滬大公報)

分歧點上的中日關係

日本有田外相於九月二十八日會見駐日各外國記者，說明日本對華態度，用語含蓄而鋒稜嶄現。據謂『此次交涉結果，於中日關係，實不出非常良好或非常險惡之兩途。』暗示交涉不調，將有重大影響，而日來東京電傳消息，於日方所謂『自衛』之發動，與華方情形之揣測，概皆極盡緊張銳敏之能事。本來日本各報因競爭劇烈之故，凡事務爲穿鑿附會誇大敏感之記載，尤以近可成都北海漢口上海迭出事故，各報爭先報道，著力渲染，興奮激越，疑且不斷者迄今未已，其於刺戟國民之作用，當然甚大。以如此險惡之環境，而欲導引有歷史性的重大外交於良善之途，其事之難，殆等於超人的工作。吾人以爲在此次中日交涉中，我方實處於被動地位，故良善與險惡之結果，惟視對方所施者爲如何。今請追溯年來中日國交調整努力之經過，以見中國方面之誠意，並以勗勉日本當局之自重。

按中日國交調整之動機，遠在一年以前。最著者爲去年一月二十三日日本廣田外相在衆議院演說對華外交，明示和平政策。一月三十日日本駐華武官鈴木中將與有吉前大使謁見蔣委員長於南京，交換兩國外交意見，極爲融洽，會見中外各報。二月十四日蔣氏在牯嶺與日本朝日記者談話，

表明中日外交之具體意見，曾經中央社電報發表，內容要點爲：『(一)中日提攜當以道義爲出要點。(二)中日經濟提攜有一前提，即應先從改善兩國間之現狀，並恢復其正常關係做起，則合理而互利的純粹經濟提攜，不但可能，且有必要，但彼此應有互助互惠之誠意，不可帶有其他之作。』此其言可謂剴切誠坦，至今觀之，依然真理。一方面則汪前院長並於二月二十日在中政會席上報告，響應廣田演說，聲稱：『我們願以滿腔的誠意，以和平的方法與正常的步調，來解決中日間之一切糾紛。』此更爲中國當局志欲與日本釋嫌修好之誠意表示。其後蔣委員長對此且曾電表贊同，以示中國當局對日外交之意見一致。適王寵惠博士正於是時赴歐，中政府特託其繞道日本，訪問彼邦朝野，交換調整國交之意見，二月二十日王氏專訪廣田，談洽甚歡，是爲實行中日國交調整運動之第一聲。爾後雖以華北方面，迭出事故，而中國駐日蔣前大使與日本駐華有吉前大使在中日兩國間不斷努力，其忍耐實至不易得。吾人且知日本政情複雜，已往東京外務省之聲明，每爲軍人等之大連會議所撕毀。故廣田前外相與有田現外相於調整內部，曾費苦心，亦極值得諒者讚許。尤以日本二二六事件發生，廣田組閣，有田於甫就駐華大使任後忽卒返國，入閣主持外交，而中國大使一席，昇諸熟習中國情形特具抱負之川越茂氏，中國方面則蔣委員長適於去冬出長行政，而以通曉日本情形之張羣氏主外交，方其就職，已有聲明，調整國交，不吝努力。綜觀以上經過，第一可見中國當局始終希望中日國交恢復常軌，苟非萬不得已，可信其絕對不願外交破裂。第二可知即此開始交涉，已經雙方莫大的苦心運用，乃得見今日之局面，苟非萬不得已，不可輕令機會過去。

雖然，中國當局有調整中日國交之誠意固已，特其能否如願，實非華方所能爲力。蓋中國國民對日本外交有其最小的限度，因之中國政府此際亦有其最後的立場，日本果能了解而顧全之，則交涉結果，必有可觀，否

險惡之途，雖明知其無幸，惟有忍痛是之而已！所謂最小的限度無他，即（一）不能再受領土的威脅，（二）不能再受主權的限制，（三）在相當範圍內有所謂必須有所取，不容更爲片面的犧牲，（四）在交涉中全國須爲整個的主體，而不容人分割，尤須爲總括的調整。以上四原則，至少爲中國國民一般之意見，即實權端合理的企求。蓋其責任在，全國民族之生命，等於一切生物之有求生本能，此而不承認，則國交的全般調整之謂何？國民意志如此，政府爲國家民族運命，爲政府政黨地位，甚至爲本身政治前途，自不容不守此最後立場，以求諒於民衆。明夫此，則當曉然於此次中日交涉結果之險惡與良好，其決定權不在中國，而善導之法，終應如蔣院長所謂『當以道義爲出發點』也。

（錄十月一日津滬大公報）

西北匪禍亟須解決

中國近年有三大問題，一爲對日外交，二爲西北匪禍，三爲兩廣統一。自兩廣問題解決，祇存其二。現在外交形勢甚亟，前途變化難測，國人雖深幸粵桂統一告成，較可增進國力，而於西北匪禍之蔓延，又抱抱無窮之遺憾。蓋假使西北無事，則內顧完全無憂，國家危機，或當稍殺也。

本來現代國家，外交內政，息息相通。中國近年之三大問題，實際殆互相聯繫。例如外患嚴重，確與長期內戰有關，而共禍坐大，與中原戰事更不能謂毫無關係。即月來朱徐肅賀之流，從川康兩省，傾巢西竄，再禍陝甘，又未始不受兩廣緊張中央軍力相當消調之影響。憶前月隴南匪熾，蘭州空虛，魯大昌師扼守岷縣，苦戰支撐，子彈缺乏，糧食告竭，至由天水每月以飛機送大餅子彈前往應急，有時魯軍以子彈已盡改用大刀焚香燒表，然後出陣，則又純然迷信行爲，愈見其無可奈何之苦況。爾後幸而援軍漸集，蘭州防堵甚嚴，匪雖屢圖西進，咸經擊退，甘肅省垣，卒得轉危

爲安。但徐向前股主力近已竄至陝南，蕭克賀龍亦復逼近鳳縣。該處本會爲原在陝南流竄之陳光瑞股包圍，今再益以蕭賀兩股之侵擾，防務當愈見吃緊。此外更據西安來人言及，漢中與西安間，航空交通，雖尚維持，公路往還，似曾受阻，由此更可見陝南情形，殆視隴南又形緊張。惟據本報所得西安航訊，胡宗南全師業已復入潼關，關麟徵師即將近駐陝南，而漢口專電並稱蕭之楚師將於十月一日由鄭陽進駐安康，自爲國民軍大舉肅清陝南股匪之一種佈置，挽回危局，當無問題。特吾人於此重有有感者，數年以來，中央費百萬兵力，千萬金錢，對朱毛蕭賀等奔馳追剿，用力不可謂不多，然而彼等流竄敗逃之餘，一則分道西進，一則開關北行，眼見此七八萬人又將復聚，而其間地方之被蹂躪，壯丁之被裹脅，何一非摧毀國脈滅殺國力之所爲？長此破壞，前途何堪設想。吾人希望政府鑒於對外情勢之嚴重，結集國力之急需，務儘最短時期，將西北匪禍，澈底解決，使曩之三大問題，消二存一，則國家對外，自可驕應裕如矣。

最後更願政府注意：西北諸省，本極貧瘠，年來匪禍蔓延，災區廣闊，非亟謀救濟，不能恢復秩序，此事雖非軍事範圍，而實際爲正本清源之剿匪工作，此其一。地方經破壞之後，稅源斷絕，政費無著，非中央特予協助，甘陝省府將失其機能作用，此不二。以上兩點，並關重要，中央眷念西北，幸於無可設法中爲之迅籌救濟也。

（錄九月三十日津滬大公報）

再論法國幣制改革之影響

吾人於上月二十九日本欄，曾論述法國最近幣制改革之由來及其對內之影響。惟因爲篇幅所限，關於法國幣制改革對世界經濟及國際政治之關

係，言而未詳，意有未盡，尤其關於法國幣制改革對中國之可能的影響，毫未提及，殊屬遺憾，故茲更申而論之。

吾人曾言，法國幣制改革，在國際經濟上，不啻添一生力軍的鬥爭者，除非英法美貨幣協定能向國際調協方面發展而招致國際經濟安定，則今後國際競爭，必將加強加烈。吾人之爲此言，非純憑臆測，蓋有所根據：第一，貨幣貶值政策之主要眼目及目的之在內國抬高物價，外圖阻止輸入獎勵輸出，已爲現代經濟學上之常識，故法國幣制改革，欲圖在國內奏效，必須在國際上謀經濟的進取，否則將成爲無意義。第二，在自一九二九年以來之現階段上，集團統制的經濟政策始終爲列強經濟政策之基幹，未有絲毫變更，如美，如英，如義，如日，如德，如蘇，莫不皆然。有時在表面上雖似有變更之勢，如義與奧匈爲一集團，而近時又允德與奧作特殊的經濟協定，及法與蘇本各形成一集團，而近時法蘇對於中歐東歐之各小國又同時作經濟的進取，等等，俱似與集團統制之原理不合：然如澈底的努力觀察之，則知德義或法與蘇並未放棄其集團經濟政策，特因國際經濟鬥爭之激化，不得不以各個經濟集團爲基礎，聯合利害相同之集團，對共同敵人，作具有更大鬥爭力之聯合戰線而已。今茲之英法美貨幣協定，在事實上，當亦不外乎英法美三經濟集團的聯合戰線之始基，殆難有調協整個國際經濟之安定世界貿易之可能，或竟爲廣大更深厚的鬥爭之出發點，亦未可知，故今後國際經濟競爭之將傾於強烈化，殆難有誤，觀法國宣明改革幣制後，連日各國俱謀應付之策，如希，土，奧，葡，拉，等國謀與英鎊聯繫，瑞士下令貶值百分之三十，義荷議貨幣貶值，德則躊躇於歧路，蘇則力辯並無在紐約買賣金磅以打擊英法美貨幣協定之意志，可知

法國幣制改革方將形成國際經濟上親英法美集團聯合及反英法美集團聯合之二大戰線，雖國際貨幣之安定期尚遠，所謂世界貨幣會議之開催云云，殆不過戰爭過程上應有之烟幕彈而已，

大凡國際經濟提攜，不爲國際的政治接近之先聲，即爲國際政治接近之結果，而國際的貨幣協定，無論其程度若何，在理論上，俱應爲國際提攜之關鍵，故英法美貨幣協定之成立，縱令在今日已經發表之形式上僅爲休戰性的或好意助成性的協定，其足以表示英法美在某種意義上之國際的政治接近，殆不容疑。同時因法蘇本係與國，英蘇亦早有政治接近之痕跡，故今後英法美在某種意義上之國際政治接近。有發展的英法美蘇之國際政治接近之可能，亦不容疑。吾人固知英法間，英美間，英蘇間，及美蘇間，尚有許多利害衝突，然在某種意義上，英法美蘇之需要實際的互助，亦係事實，當不能以部分的利害衝突而抹煞全般的傾向也。至於某種意義究爲何種意義，則尙難作該括的圖式化；若從輪廓上推測之，大致當不外乎維持國際現狀與打破國際現狀的競爭上之意義，或消極保守國與積極進取國的競爭上之意義，目前所能推斷者，止此而已。

中國與法國，在經濟的關係上尙聯尙淺，除過去種種鐵路借款外，僅有數量甚小之出入貿易，且此種貿易之內容，大抵中對法爲文化品及奢侈品，法對中爲奢侈品，但非日常必需品，故法國幣制改革，對於中國經濟，常無直接的或好或惡之影響。然在國際政治關係上，則因中國爲消極的保守國；且又不幸與日蘇英法直接隣界。對美亦僅隔一水，故無論中國主觀的努力如何，在客觀上終不免受英法美蘇在某種意義上之國際政治聯合傾向之影響。將來是禍福，極難預測，然禍福所判，端在中國有無固定的自主的國策及舉國一致的自衛決心，是則可斷言者。

（錄十月二日津滬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勞山潮音瀑

翼謀

未。躋。勞。山。巔。姑。探。勞。山。腹。石。噴。不。盡。雲。松。結。無。始。綠。崖。
腰。懸。一。亭。晶。簾。俯。層。瀑。鵠。立。神。爲。寒。猿。挂。手。堪。掬。竹。風。
襲。蕉。衫。盛。暑。奪。三。伏。茲。山。多。仙。蹤。宜。號。道。士。欲。何。日。買。
山。棲。茯苓。春。可。刷。

丙子閏重三楔集玄圃分得會均

翼如

兩。度。元。已。花。事。奢。指。點。藝。輪。駐。春。旆。寒。銷。漸。見。丁。香。繁。
雨。潤。乍。熹。新。竹。大。羣。賢。濟。濟。美。東。南。我。媿。園。林。嬌。水。繪。
隨。分。還。須。略。主。賓。亂。世。幾。回。容。傾。蓋。新。章。奔。瀉。萬。壑。騰。
搜。選。詎。能。定。殿。最。堂。堂。筆。陣。楚。齊。軍。摩。壘。咨。余。同。蒿。蔡。
干。戈。動。地。催。鬢。斑。轉。轂。人。生。幾。否。泰。廿。九。年。來。歷。劫。重。
今。歲。爲。三。十。九。年。莫。負。今。朝。良。宴。會。

灌口離堆口號

石遺

堂。堂。廟。食。坐。離。堆。玉。壘。蕭。森。眼。倦。開。偉。績。居。然。神。禹。下。

奇。才。直。接。五。丁。來。洞。庭。萬。頃。成。雲。夢。淮。甸。三。洲。莽。草。萊。
安。得。借。君。疏。鑿。手。爲。他。吳。楚。灑。沈。災。

寄何梅生白下

疑龔

故。巢。不。合。著。愁。根。往。事。何。堪。搵。淚。論。老。柏。冥。冥。從。挽。世。
幽。花。寂。寂。久。鐫。魂。繞。枝。雀。已。無。寧。寄。避。地。鷗。還。戀。薄。縻。
聞。說。旅。窗。安。片。硯。憐。君。有。子。早。當。門。
禁。足。初。成。白。下。遊。迷。離。夾。道。起。朱。樓。看。棋。且。復。消。清。簫。
邀。笛。懸。知。命。小。舟。湖。雨。飄。襟。痕。未。浣。江。潮。撼。枕。夢。先。秋。
黃。山。咫。尺。成。相。念。何。日。携。筇。與。我。謀。

次纓衡使君春暮梅園歸途之作

寥士

賦。詩。從。政。兩。無。前。退。食。常。留。買。醉。錢。沙。磧。豆。花。青。纂。纂。
陂。塘。荷。葉。碧。田。田。簿。書。不。共。塵。勞。積。郊。壘。都。因。吐。握。捐。
千。里。紆。回。山。驛。阻。夏。殘。始。誦。暮。春。篇。

叠韻酬纓衡

子威

故交回首已寥寥。鳴鶴依然在九臯。天龍詩人矜獨往。
年荒酒價漸增高。斯遊不負千秋想。以息相吹萬竅號。
但願出山雲作雨。此邦舉首望賢豪。

聞宋澄之廣文謝世感賦

不遲

豐禾巷寓換桑田。昔同侍宦杭州訂交於故友馬晚得。
菟裘黃海邊。老我栖塵淪末劫。輪君養士有時賢。李翁。
雅誼傳遺著。君有遺著數種。陳丈高齋話舊緣。頻於陳
丈容民處晤談。不好詣人終懶慢。今聞鄰笛一凄然。

書贈李獨清

芋龕

跌宕人間世。開襟見本真。蟬魂應自媚。龍性孰能馴。聖
處心驂乘。天遊尻化輪。豈須盤谷遜。一卷足藏身。
述祖虛懷硯。交君若飲醇。微憐文字海。相响肺腸春。日
月飄雙翼。波塵認一鱗。感歸先手澤。俯仰觸嗟巾。先君大
父手書楹聯遺墨見貽感愴及之

調向仙喬

堯生

山中梅子黃。時雨兩度傳。書向子期但荷故人勸。省錄。
不須著字一函詩。

貴陽南城外舊有葛侯祠鄂西林題甲秀樓詩絕
句云煥烟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
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最爲都人傳誦
今祠址已作電燈廠侯之遺像移供對岸僧舍
湫陋特甚客鮮知者偶過寄慨 纓衡

芳杜洲前暮色蒼。翠微閣畔角聲涼。人家十萬原無恙。
誰向荒龕酌武鄉。

彝陵以上兩岸無種柳者

拔可

一船楚語雜巴談。豔說歐公手種柑。我自不爲枯樹賦。
却哀蒲柳望江南。

紅樹室圖爲陸丹林作

秋岳

倦柳愁荷那足看。穿林自喜履聲乾。披圖忽憶平生事。
霜柿連天入戒壇。

倚風嬌近

春寒釀雪花飄屢愆倚
草窗賦大花韻借之

寄菴

南陌春遲翠盤榮。惹愁縷。亂瓊時倚迴風舞。遶鶴返江。
城。編翼展爲屏。一髮新亭淺露。青山眉嫵。浮夢空華。
前約春相逢。處消息。今都無據。步底香塵蕩。輕霧催花。
譜。但餘絳筆。如露。

藏園群書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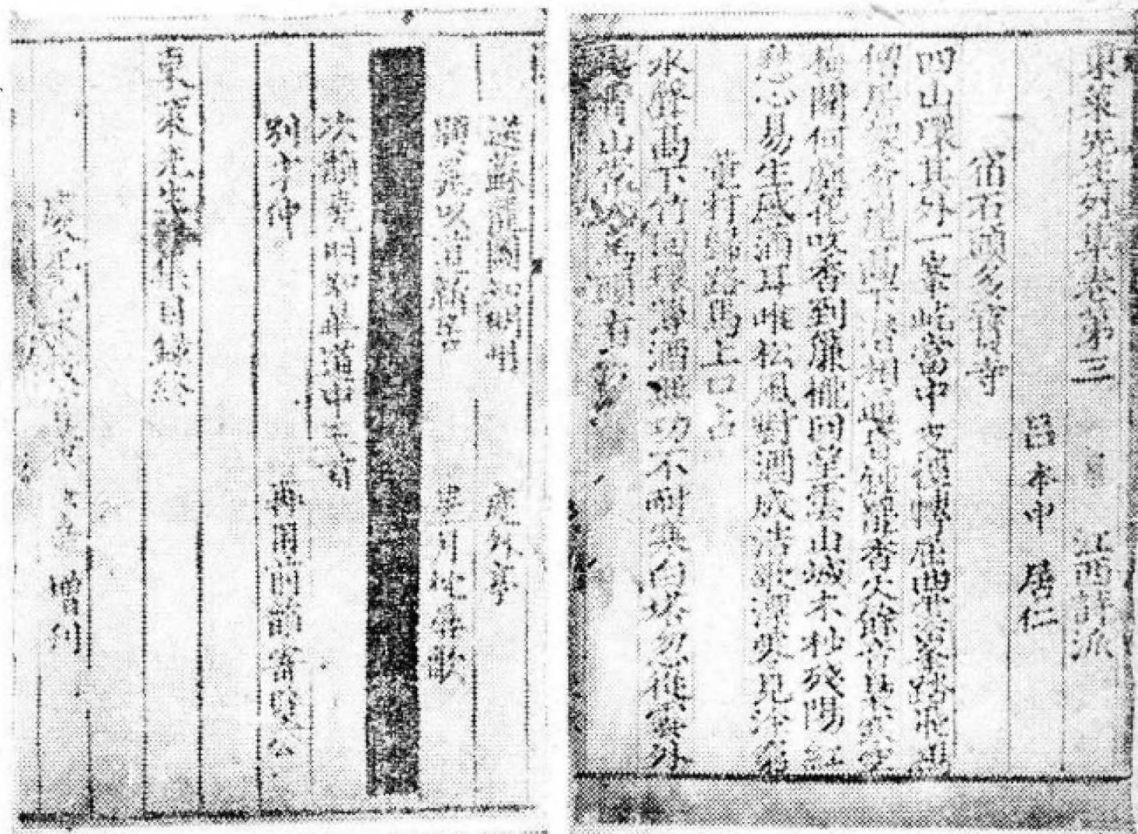
江安傅增湘 題

宋刊東萊先生詩集二卷外集三卷書後

呂居仁詩集。近代藏書家目錄。皆係舊鈔。四庫全書著錄。所據者亦馬裕泰所進鈔本。蓋宋刊絕少流傳。元明以後。亦無覆刻。邵氏批注簡明目。言有明刊。余之未見。其言羌無故實。恐係誤記也。時賢崇尚江西詩派者。深以不得見宋本爲憾焉。日本內閣文庫。藏有乾道刊本二十卷。余庚午歲東游。曾獲拜觀。時方陳書中庭。以新法攝影。詢之掌庫。知方允張君菊生之請。將以副。寄涵芬樓。俾傳播於中土者也。近者此本已由四庫叢刊續編中印行。海內學者咸拭目驚歎。欣出意表。謂此驚人秘籍。何圖於海外。獲之不知呂詩宋刊。吾國固未嘗斷種。且十數年前。已爲鄙人所收。儲之雙鑑樓中。其詩集雖已畸殘。而外集三卷。自直齋著錄以後。數百年來。已亡佚不可復觀。似此孤行天壤之秘本。薨翁所稱爲奇中之寶者。殆足當之。論其珍異。宜與東瀛官庫本齊趨並駕。或且駸駸欲度驂騑前矣。茲輒述梗概於左。以告當世。

東萊先生詩集。宋慶元刊本。存第十八、十九、二十、凡三卷。又外集三卷。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方記字數若干。下方記刊工姓名。可辨者有黃鼎、吳仲、余章、弓定、曾茂、高仲、諸人名及傑、遂興、汝昇、明延、壽昌、升郁、孜、贊、敬、京、卞、震、諸名各一字。正集於上魚尾下。標東萊集幾。外集標東萊外幾。每卷首行書名下空四格。題江西詩派四字。正集後有乾道二年四月六日贛川曾幾題二葉。題前下注增刊二字。外集前有目錄四葉。目後題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增刊一行。刻工精整。字仿顏平原體。結構方嚴。而氣息渾厚。似是江西所刻。收藏有寶勅堂印。蘇衛指揮使印。葛闡中印。東望諸印記。其人皆不可考矣。

按內閣文庫藏本。據曾幾題跋。知爲乾道二年沈公雅刻於吳門郡齋者。故於慎字下注御名。余本爲慶元己未黃汝嘉刻。後於沈本三十四年。避諱已至敦字。而慎字亦僅缺末筆矣。舉殘存三卷。與沈本對勘。詩題次第相同。篇中



宋刻海內孤本東萊外集目錄及三首葉書影

小注亦合。文字絕少差異。知黃氏即依沈本。重梓未嘗以意變更也。再與咸豐己未呂儁孫新刻相校。差謬之處甚夥。小注咸刪落無存。三卷之中。補正至一百六十餘字。其尤足詫怪者。則第十全卷與沈本無一首相符。而檢余本核之。正為外集之首卷。且新刻於此卷缺字空行。彌望盈幅。取校宋刻。幸皆綴完。凡所補正。殆近二百言。靡雜凌亂。至斯而極。殊不可解。余以私意測之。此集年代曠遠。展轉迳寫。此卷適亡。幸其時外集尙存。無知市估。遂移取首卷。以彌其闕。不知其作詩歲月與前後卷迥不相接。識者一展卷而疑其罅漏。然非親觀宋刊。又焉能破其作偽之迹耶。考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載東萊詩集二十卷。外集二卷。今日目錄宛然。具存知二字。實為三字之訛。然自陳氏誤錄於先。馬氏經籍考遂承訛於後。世人竟莫知其非者。至宋史藝文志。則祇存詩集二十卷。而不著外集。蓋其時已久湮逸矣。夫以五六百年不傳之書。一旦復出於世。已足證為曠代之珍。況既可以糾正舊日一字之差。訛復可以證明傳本全卷之臆造。其實貴之價。又不徒以版刻之古。傳世之稀矣。

余之獲此書也。在戊午之秋。始聞內城帶經堂書坊。有東萊詩殘帙。意謂成公遺集。未之奇也。時朋好中。如授經印臣諸人。咸得經眼。余以部務冗迫。未暇追尋。嗣屬徐君森玉。為我踪跡。買羊得王發函。驚并同來者。尙有金刻長春真人磻溪集二帙。亦號異書。千金脫手。雙璧投懷。喜可知矣。庚申春南游申浦。携示沈君乙盦。歡喜贊歎。謂余撫逸搜殘。有此奇遇。留觀几案者匝月。為考訂源流。題古詩十二韻於簡末。茲錄於別幅。緬懷前輩。勝賞風流。今日已渺不可追。而余幸獲妙翰雅吟。更為古書增重。又私自喜矣。又此

集每卷咸題江西詩派四字。知卽江西詩派之刻本也。考居仁曾作江西詩派圖。列後山以次二十五人而已。居其末。意黃氏於諸家皆有刻本。余生平所見。尙有倚松老人集殘本二卷。行格字體與此集同。卽前題詩派四字。及慶元黃汝嘉一行亦無不同。乙盦詩中所謂宋刻倚松子無伍。正指饒集而言。何意呂集復見。正可與之作配乎。此匪特版刻之舊聞。抑亦詩林之故實也。乙盦詩又深憾世無完書。無以証其割補之實。今沈本既出。糅竄之蹟大明。所謂預構圓成者。殆非鑿空九原有知得毋欣然於豫言之奇驗耶。

歲在丙子六月下澣。藏園老人識於香山雨香館中。時距渠姬之逝。旬已匝月。挽車獨往。侍視何人。擲筆爲之惘然。

沈乙盦先生題詩錄後

紫微詩話橫街塾。卽年默識元祐學。東萊集迄晚歲逢。江西詩派擘異同。二十五家僂存五。宋刻倚松子無伍。豈知還是密菴人來與。香巖作賓主。外集完然三誤二。陳錄馬考訂僞字。外集日錄具存。足證直齋解題二卷爲三卷之誤。經籍考宋志皆沿陳氏之誤。公雅編年廿通次。卷十胡然。倘茲例離行在詩冠卷端。微旨若寓春秋然。退聽古風茲祖述。竄圓卷中何說焉。外集重抄本不可解。會序沈公雅有次第。歲月之言。案之全集。井然不紊。不應獨於第十卷中。以建炎紹興諸作。列之政宣以前。此之探竄。痕迹顯然。凡江西詩派本前皆有目錄。獨抄本東萊集無。亦缺漏之不可掩者。閣本錄由家馬進。肌測元爲不全本。割將外集補亡篇。世無完書孰徵診。老翁嚮壁抽殘詩。鑿空預構圓成辭。生公立義經來證。會有延平劍合時。平生憶度多中。近日因鐸津而表章神清。北山日錄忽現人間。曰薛碑研究信行。而三階集錄發見海外。皆意外足以增成妄想者。沈叔攬據殘書尤多奇遇。作此豫言。以待他日。

庚申二月由拳沈曾植記於海日樓中

茲將外集目錄鈔於左方以饜讀者

東萊先生外集目錄

江西詩派

第一卷

離行在卽事三首

廬陵相遇同煉金液贈師厚直閣

次韻景實椰子詩

閑居

冬日雜詩

苦雨

題宮使趙樞密獨往亭

申端應詩

丁酉冬江上警報

高安道中有懷故人李彤

游陽山廣慶寺

自陽山還連州

柳州開元寺夏雨

寄雲門山僧宗杲

懷從弟

郴州謁義帝陵廟

桂陽鹿頭山寺次壁閒韻

同諸人再登鹿頭山再次前

聞岳侯破賀州賊次韓端卿韻

送王循友往柳州

永州法華寺西亭

廬陵舟行

春晚

宜章元日

久雨

界步河亭

途中久雨乍晴

連州

寧遠道中

春

湘江斑竹

興安靈渠

野岸

春晚卽事

香山觀壁閒詩因次其韻

懷古

近體詩二十韻寄錢秉之

第

二卷

絕句

送韓存中侍郎赴光州二首

試院中呈諸同官

試院鎖宿數日未出

堤上

阻雨不出

次潘節大韻

再用前韻寄懋公

郴州牛脾山謁一星觀觀下有白鹿洞乃蘇耽飛昇之地 春日十二韻

京師雨春 府學治事奉懷張彥實兼寄惠子澤范信中向君受

寄家叔度已

北齊

信安坐日

和張文潛于湖曲

題九江王神劍泉

陽山大雹

謁韓文公廟陽山

游會勝寺蒙泉

連州游隅湖亭 奉觀超然居士面而亭唱和新句輒成近體詩上呈

送李惇秀才

元日雪中作

送王周士

寄小范

奉贈伯世仲志二弟

送張子直西歸

謝趙士原送酒 邦傑惠研紙墨三物謹成古體詩一首一謝

燕龍圖畫山水歌

初夏即事

晚出

贈趙九弟

寄李商老

喜宗師諸公數見過分韻得席字

巫山圖歌

將去濟陰寄泗上寧陵

丙申正月四日大雪簡府中諸公

第三卷

宿石頭多寶寺

董村歸路馬上口占

兵亂後目嬉雜詩

賀州周秀才

寄題莊季裕靜軒

雪中奉簡張子直

絕句

擬古

夜同李十步月至崔成美家

讀東坡詩

讀亡弟由義舊詩有感

與范益謙飲有懷才仲絕句

感懷

贈唐虎

寄酒與陽翟諸弟

別魏先生

晉康逢師厚

初十日王震秀才家探梅

王園觀梅主人置酒暮歸

飯花光店是日立春

清隱及歐園賞梅

次韻醢醢

寒食

宿嵩前

客說嵩頂松實甚佳

送蘇龍圖知明州

塵外亭

題晁以道新居

星月枕屏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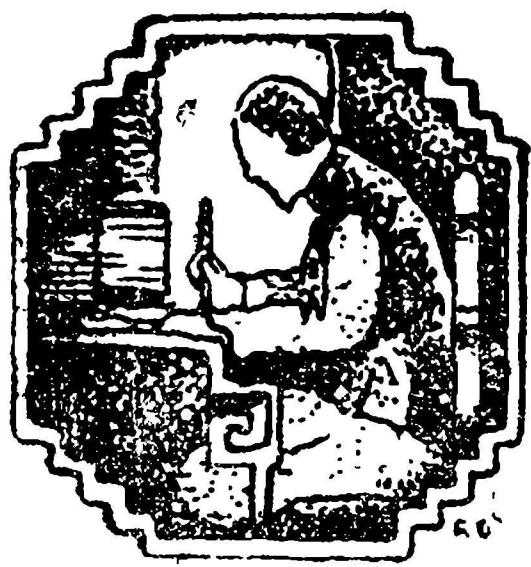
次韻堯明如皋道中五首

別才仲

再用前韻寄璧公

東萊先生外集目錄終

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增刊



凌霄 一士 隨筆

本報本卷第二十九期載王古魯「林權助與中國」，介紹前駐華日使林權助自傳「談談吾的七十年」所述有關中國之史實，讀之甚感興趣。其救梁啟超及張蔭桓，當時情形，言之歷歷，亦戊戌政變中之珍聞也。（時林權助以日使館首席書記官任代理公使。）關於救蔭桓一節云：

在援救梁氏之先，業已傳聞張蔭桓氏亦被逮捕。及至伊藤公朝見皇帝之時，張氏又隨侍在側。慶親王歡宴伊藤公席間，張氏又在座。但林等一回使館，張氏被捕消息又至，頗覺詫異。慶親王歡宴翌日，伊藤公在使館中設席答禮。所招者都係中國大臣，外人祇有英人赫德一人。座席未久，英國公使忽令其書記官持函求見林氏。乃出問其函云：「僕雖知今晚貴處舉行宴會，但以事關重

大，故令書記官持函求見。務乞稍抽片刻之暇，面復書記官。據確實消息，張氏明日將處死刑。伊藤公現居貴處，如能假其智慧，籌一援救方法，幸甚。敬乞盡力。」當晚李鴻章亦在座，林氏以席間談及此事，不甚妥善，所以決定散席後赴李邸面談。當即以此意復英使館書記官，入席後，絕未稍露聲色。客散後，乃以此事告伊藤公，並云與李氏談話時，如遇必要，擬利用伊藤公名義。伊藤公報可。林氏即乘馬車赴李邸。李氏以林氏午夜（大約在十一、二時左右）來訪，出詢何事。林氏告以來意，並謂此係英公使飭人通知，所以特來面詢有無援救方法。李氏首述張氏受彼提拔的經過，並云張氏最近對彼反抱敵意，表示不願援手。林氏即恐嚇李氏云，如殺張氏，必引起大禍。李追問所指，則云列國將出而干涉，伊藤公極為中國擔憂。李氏色動，沈吟云，時間甚

促，將如之何？林氏云，軍機大臣榮祿氏每晨四五時入宮，公可函知榮氏，使彼在日出之前，將此種消息傳入太后耳中。李氏允即照辦，而張氏此役果得免於死了。

蔭桓幾死於戊戌政變，賴外力得保首領，其情形蓋大致如是。庚子，孝欽當倚畀義和拳「扶清滅洋」之際，殺蔭桓於新疆，其故亦即以此也。翌年，李鴻章以議和全權大臣爲蔭桓奏請開復，則因英美二使之照會。原奏稱：『英美兩國使臣照會，以已革侍郎張蔭桓，於去年七月間慘罹正法，該侍郎從前出使兩國，和平辦事，敝邦人皆道其賢，伏乞代請聖恩，追念前勞，准予開復等語。』

查張蔭桓當日原案，尙非必不可宥之罪，既據該使臣等呈請，可否准與開復以篤邦交之處，伏乞聖裁。』奉諭照准，其事仍緣外力。（上諭中明言外使所請，且有「以昭睦誼」字樣，國體不

遑顧矣。當戊戌蔭桓遣發新疆，安徽學政徐致祥奏言：『其平日於外洋各國，多結私交，往還最密，將來必聳動洋人，代爲請釋起用，後患尤不可言。應請密降諭旨，飭令新疆巡撫，俟其到戍時，即時就地正法，以申國典而快人心。』孝欽當時雖未允行，至庚子卒如其言，而辛丑之降諭開復，則果又如致祥所謂洋人代請也。』至鴻章與蔭桓之相失，其事亦有可徵。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一云：

……總署大臣張侍郎蔭桓，由佐雜起家，向在山東，爲丁文誠公所卵翼，後附北洋李文忠公，洊升今職。侍郎頗自負才望，……會英公使函請會晤，余隨文忠接見，並錄記兩方問答。文忠年紀高，不耐久坐，而英使又曉曉不已，日將夕始辭去。未去一鐘以前，侍郎亦入坐。文忠送英使返，即索觀問答簿，余即呈上，約二千餘字

，敘要案甚多。文忠笑曰：『何其速也！然稍遲，我亦不能候矣。』略看一過，書『閱定』二字，交供事繕正，

趕於夜半交進內章京呈請邸樞各堂閱看，以免隔閡。文

忠去後，余亦疲憊；忽忽下班，偶忘於問答簿內添註某

鐘某刻張侍郎續入坐字樣，本一時之疏忽，未始不可諒

也。詎侍郎閱簿重閱，見無聲敘入坐字樣，登時怫然，

謂此等問答，連我銜名已忘，其餘英使所說之事，更不

可靠，甚謂文忠年老，所答之話，我亦不放心等語。恚

睚情概，旁人亦覺過當。實則原敘問答，均係根據條約

駁復，一字亦不能改也。……方侍郎之獲譴也，時在戊

戌八月十五日，由刑部解赴兵部，遣戍新疆。刑部司員

押解侍郎者，爲其同鄉區君。此君夙與侍郎不相能，匿

怨已久，特在部求派押解差使。計由提牢而司而堂，經

歷五六處，區君均坐堂點解，不肯稍留面子，侍郎亦無

如之何。當解到兵部時，余適在職方司。此案應由武庫

司辦理，因係秋節，司中闕無一人，余急往庫司，與區

君周旋。區君守取回文，悻悻而去；怨毒之於人甚矣，可不懼哉！余送區君出，即往司堂東偏屋內，慰問侍郎。侍郎滿面流淚，並云：『我非康梁一黨，不知何以得此重譴。』余惟以『聖恩寬大，早晚必可賜環』安撫之。侍郎謂日已過午，腹中飢甚。詎是日秋節，飯莊未經開市，僅買得月餅少許，爲侍郎充飢。侍郎甘之如飴，謂一飯之誼，將來必報。余送侍郎署外，看其上車，飭五營承解弁兵沿途小心伺候，不准稍有大意。後謁李文忠公，公曰：『不料張樵野（侍郎號）也有今日！我月前出總署，幾遭不測，聞係彼從中作祟。此人若不遭嚴譴，是無天理！』相與嗟嘆者久之。

所叙張李間情事，可與鴻章語林權助者參閱。夔龍時以兵部司員（職方司總辦）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在兵部並於蔭桓之發遣，躬與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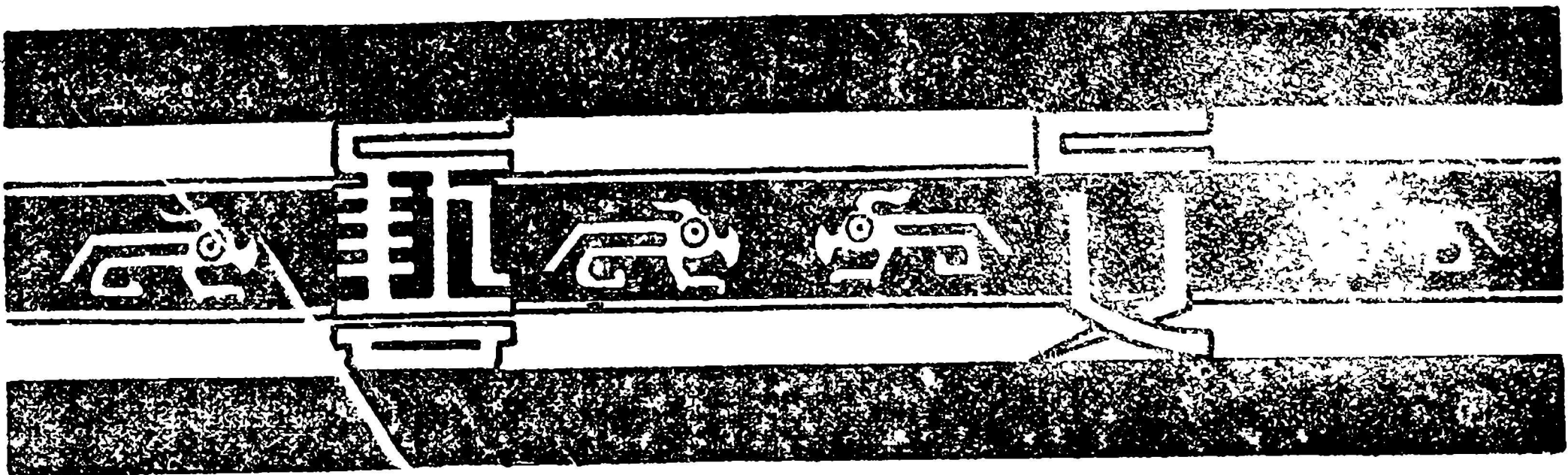
所叙蔭桓當時狼狽之狀，亦可與本報第十一卷第五期拙稿所引高煦照「聞談隨筆」言其過陝時仍是侍郎勢燄，州縣照欽差接迎云云合看，蓋發遣時與沿途之形態有異也。（在總署之盛氣凌人，亦可與本報十一卷二十六期拙稿所紀其在戶部事合看）。

前稿引「閒談隨筆」，並及李端棻過陝西情狀，又引湯用彬「新談往」所紀兩人過甘肅時事。「夢蕉亭雜記」卷一亦並叙端棻之發遣。據云，端棻由倉場侍郎擢任禮部尚書，納夔龍及貽穀之勸，於赴部履新，至土地祠行禮時，改爲失足不起，佯病請假二十日，預爲避禍之計，

迨十五日張侍郎蔭桓奉旨遣戍，南城外士大夫，羣相議論，全集矢於公。公不得已，具摺自行檢舉。奈是日適有內監他案發生，東朝震怒，閱公奏疏，謂爲有心取巧，仍從重論，發往新疆效力贖罪。余以公咎雖應得，而情有可原，從前原係託病，經旬日之激刺震撼，公真病矣，而發遣不能緩期，竊不自揣，欲急友生之難。翼日獨詣軍機處，面謁剛相，述尚書患病實情，求代展期起解。剛相意不謂然。余復謂尚書原請病假，在未獲罪之先，並非獲罪後方始請假，希圖逗遛。剛相謂：「此係旨意，我不能代請旨。」聲色微厲。余亦忘却此乃密勿重地，小臣不能在此任意喋喋；幾成僵局。幸榮文忠公出而言曰：「君等所談何事，何尚未解決也？」剛相色稍霽，謂文忠曰：「君瞻筱石爲人太好，現爲同鄉李苾

圓譴戍事，求我展假。此何等事，你我何能擅便！」文忠略一沈思，笑謂余曰：「發遣係奉嚴諭即日啓行，豈能展緩，剛相之言甚是；惟有一通融之法。爾速到部，傳諭即日解。官員遣戍，首站多宿天甯寺，已算遵旨出京，如實病，再具呈城廂司坊官吏，請假一二日，未嘗不可，公義私情，豈不面面俱到？」語未竟，剛相拍手贊成曰：「此計甚好，爾即照此辦去。」余到部不移時，尚書已到，敬候發遣。余送尚書至天寧寺，情話一夕，又爲通融請假二日，部署行裝。自漸京員清苦，無力厚贖。越日車聲鱗鱗尚書竟賦西征。此戊戌八月事也。迨庚子七月，某邸參中外大員情通外洋十五人，余竟附驥尾。摺雖閣下，上忽詢及余。剛相先言曰：「陳某曾在臣部當差，人極正派，且有血性，能辦事。」天顏亦爲之霽。文忠出語余曰：「此數日內，我與慶邸亦犯嫌疑，說話不靈。剛相說你好，尤足以動天聽。」後知剛相謂余有血性，蓋指當日尚書遣戍，余與彼在軍機處門外爭持之事云。

錄資彙覽。某邸謂端王載漪。至所謂「上」及「天顏」「天聽」，自均指孝欽而言，非名義上「皇上」「天子」之德宗也。



風 箏

欽文

四周都高高的築有很厚的牆壁，圍成功一個圈子。從這圈子里面仰望，可比是「坐井觀天」，只是所見的天空是方的。在這里面的人，總覺得在「方天下」，就是在見方的天空下面。

雖然時常聽到嗡嗡的飛機聲，可是很不容易見到飛機的形體。有時望見了一隻，也只有一刹那看得到；經過了方塊的天空，馬上為高牆頭所阻隔了。

不但進行迅速的飛機這樣，即使是翅膀短小的麻雀，這里也只看得見一點點的時間，雖然吱吱唧唧的叫聲倒是可以聽到許多時候的。

不消說，在這方天下，日間的太陽和晚上的月亮，都是只能遲遲的看到，早早的就隱去了的；在夏天不容易吹到風，所以比別區熱，冬天晒不到多少太陽光，當然是很冷的了。

這里，本是專關軍事犯的。圍牆築得特別高，也特別厚，非常堅固，門口還駐守着一連的兵，是備着機關槍和迫擊砲的。因為建築可靠，又監視得嚴密，就把認為危險性重大的強盜和綁票犯也都關在里面，連未曾判決算作共產分子的政治犯也「寄押」到這里來。

這是二月的中旬，傍晚，從高大的樹頂上的枝子不絕的一左一右的擺宕，可見空中有風陣陣的吹着。在這四周都是高牆的圈子里，早已顯得暗沈沈，仍然寒氣迫人的樣子；不過見方的天空上面，一片片的浮着好些薄的雲朵，從由那里映照出來的紅紅的光彩，依稀可以感到點暖意，顯得已是春天的景象了。

「哦！鴿子，一個鴿子放上來了！」

不知道是那個的聲音。並不注意研究是誰發的，一聽到這個，大家就仰起頭臉來向着見方的天空探望。

是個不過一尺多長的風箏；但在行動受着拘束的囚徒們看去，接連掀動那拖在後面的兩條飄帶，這樣高高的宕漾在空中，是够逍遙的了。

忽然，樹頂上面的枝子猛力一擺動，在空中劃出來了個較大的圈子；同時這小小的紙糊物向着一邊撇去，不久竟移出了見方的天空，看不見了。

『哦！』

『啊！』

『沒有了，沒有了！』

聲音接連着起來；雖然各人所說的意義不同，却一樣是嘆惜的口氣。囚徒們中的幾個把頭臉俯下了，而且微合起眼睛來，似乎正在回憶自己幼時放風箏的故事。另幾個却仍然高昂着頭，出神的睜大着兩眼，好象那飄着雲片的蔚藍的空中，遺留着那小小風箏的影子。

『哦！又來了！』

『鴿子又來了！』

『看呀！又來了呢！』

聲音響得比前更激烈，有的簡直是在叫，有的是歡呼。聲浪不絕的震動空氣，很是刺耳；因此引出來了好些責備聲！

『不要喊得這樣響，這樣鬧，看守聽到以後，不是又要來多話了麼？』

『真的，鬧得這樣厲害，看守跑來打官話，不是應該了麼？』

『聽起官話來多麼討厭，犯不着，我們實在應該自己小心點才好呀！』
剛才俯下了頭微合着眼的，重行睜開兩眼仰起頭臉來；于是大家又都望天空。小小的風箏接連掀動那拖在後面的兩條飄帶，一左一右的擺宕，

更顯得逍遙自在了。

彷彿這小小的紙糊物原有着熱情的靈魂，放下來了許多縷的遊絲，縷遊絲的一端，都繫住個囚徒的心，一道在空中宕漾起來了。

肅靜無聲，只是各人的兩顆眼球，跟着風箏的擺宕，不絕的忽東忽西的輪動。有時風箏擺宕得厲害點，很遠的側到這一邊，又側到那一邊，仰着的頭臉就都轉動一下。一起跟着轉動，好象這些囚徒們的頭臉上面，于无形中原本有一條線索串連着；也象是依照口令，正在舉行「頭向左右轉」的體操。

可是也有例外的，一個清瘦的長臉孔，在兩次的呼喚中，對於這風箏，都只略微抬頭望了眼。他是個政治犯，來到這裏還不久，不屑注意這種事情。他對於「難友」們爲着個風箏這樣大驚小怪，很是覺得无聊。但他諒解他們；他知道无非爲着這樣的東西，他們要這樣起勁觀察，原是已經幽禁得長久，各種感官都很飢餓了的緣故。雖然比較起來時間還算不得長，他被關在這監獄裏，也有了六個多月。在當初的幾個星期，他對於吃不到大魚大肉，和看不見女人，認爲都是不成問題的小事情，並不介意。有時難友中有從鐵門口接見得家屬回來，因爲遠遠的望見了個女人，就孜孜不倦說個不停的，他很覺得討厭。不料經過四五個月以後，他自己到鐵門口去接見家屬，偶然望見了個女人，也就情不自禁的瞪眼看去；而且回來以後，不知不覺的也會得提將來同人談論了。又對於猪肉或者鯊，着眼以後也會得暗自流口液，是很重視的了。他想自己一向重理知，是知識豐富，懷着各種理想的人，倘且難免這種情形，何況他們，原是知識大概欠缺，生活太單調了的。所以雖然感到厭惡，對於難友們的爲着個小風箏出

神，他並不表露鄙視的意思。

『他們孩兒真吃得空；怎麼這樣高興，天氣還很冷，就這樣放起鴿子來了！』

過了好久，才由這些話來打破靜寂。發言的是個盜案的已決犯，九年的有期徒刑，剛剛坐滿了一半的年月。他的臉孔發黃，是很矮的。臉孔黃，這自然是營養不足，缺乏太陽光線的緣故。因為姓王，許多人都都叫他做王矮子。在這裡，王字同黃字的讀音是一樣的，所以也有些人誤會着，以為他綽號原是黃臉孔的黃矮子。其實營養不足和太陽光線的缺乏，在監獄里面是常事；黃色的臉孔很多很多，是不足為奇的。

『怎麼他們孩兒會不怕冷的呢！』王矮子又說。隨即他指着個近在他一邊的人問，『老唐！你說，放上這鴿子來的，還不是孩兒麼？』

被問的老唐是個中等身材的綁票犯；似乎他的骨格，本來很有點大，現在瘦了，臉孔上面，只留下了許多皺紋，兩隻眼睛顯得又圓又凹，這就有了老人相。又因為他對難友們很和氣，說話緩慢，許多人都都叫他作唐老太婆。有時只叫他作唐老太，省略一個婆字，他是同樣承認的。五年以前，他就來到這監獄里，一直不曾出去過。

『你怎麼知道是孩兒放上來的呢？』老唐回問王矮子，『這鴿子，我想大概是由女人放上來的；在這近旁，不是住着兩個雌頭麼？』

『你說的是，』王矮子應和，『常常在隔壁嗤嗤笑着的那兩個麼？』

『是的呀，她們是一天到晚高興着的！』

『可是天氣終究還很冷，她們，怎麼不怕冷的呢？』

『你真是——穿着絲棉襪，罩上呢大衣再套條狐皮圍巾，還害怕冷麼？』

？挨冷的是我們，穿得少，吃又吃不飽，自然更加難受了。她們這樣高興，放鴿子；放鴿子做什麼呢？引誘男人罷了，不是麼？』

『哦！這兩個雌頭！』

『你們這樣連說女人，』第三個聲音說，『雌頭雌頭，不怕晚上要……』說這些話的是個軍事犯。他犯的是傷害罪；因他從後方醫院里出來，隨便坐白車，同人爭執，弄得相打，就被判了一年半的有期徒刑。點名的時候照例叫番號，誰也不會提起過他的真姓名；他的臉孔上面有着許多個凹點，大家都叫他作麻子。雖然刑期快坐滿，時間過得不算多，他的身子本很結實，不會失去健康，也還有點活潑。

『我說，』老唐旋向麻子發言，『放上這鴿子來的，就是常在隔壁嗤嗤笑着的那兩個女人，你說對不對？』

『唔！』麻子應和，『這兩個雌頭，聽起聲音來，真是——好不令人難受呀！呵呵！爲了她們，我不知道已經……過幾天，再過三個多月，等我出去了，我總可有走出這牢門的日子，我一定要去找她們，一定要去跟着她們，只是跟着走一陣也好！唐老太！唐老太！即使……也要……我真想在她們的身子上面咬幾口呢！』

『我倒並不像你這樣想吃天鵝肉，』老唐緩聲應和，『我是很有點討厭她們。麻子！老實告訴你罷：我一聽到她們的聲音，總要想起自己的女人來。一經想到她，我那女人，照例晚上老是睡不熟；好容易睡了熟，自然難免……』

『是……』麻子補着了這話，又應聲說，『你們看看老唐在家裏，我是連新頭都不會好好的戴上過一個，連可以想想的女人都沒有。我從

小就出來當兵，打來打去，跳城牆受傷，那一年，在山東連跳過兩回；中子彈又受傷；好容易養好了，以為逃過了這種大危險，該不死，總得好好的嘗幾天做人的味道了。那里知道，反要關到這種牢監里來吃官司！我實在連女人的氣息，都不會飽飽的聞過一鼻子呀！」

『像你這樣倒很好，』老唐發洩宿感的用勁說，『現在，要是能够像你這樣，我是很高興了！只管自己一個人，我就一點也不擔憂；死也好，活也好，即使黃飯更來得黃，冬瓜蘿蔔更來得生硬，只有我自己受苦，受苦的只有我個人的關係，這種苦總是有限的。我所難受的，就是因為挂念我那女人。近來我好像天天都坐在无形的「老虎凳」上，就是為着挂念她呀！』

『她怎麼了？』麻子問老唐，『現在怎麼了，你要這樣挂念她？』

『不知道呀！』老唐緊皺了眉頭回對，『不知道究竟怎麼樣了，已經許久沒有消息。前個月的十五，輪到我們寫信的時候，我向一個「同案子的」借得一張明信片，託人寫得寄了出去，如今仍然毫無消息，不知道究竟怎樣了呀！』

『怕得包上綠頭巾做烏龜？』麻子戲笑着說，『你要這樣着急！』

『做烏龜，』老唐認真的回對，『我可並不怕這個。真的，要是我女人已經另外嫁了個男子，我就可以安心了。她，並不生得怎樣好看，漂亮是講不上的；但我愛她得很熱烈。我判了無期徒刑不敢照實告訴她，後來大赦，改判了十五年，還是不敢照實告訴她，怕得她一時急壞。她來接見的時候，我常常寬她的心說，「總就可以出來了！」——「總就可以出來了！」我固然常常這樣同她說，也是常常這樣暗自希望的。這雖然一點

握也沒有，可是，麻子呀！你總也得知道，女人家是要靠男人家吃飯的；我不出去，吃完了家里的老東西，叫她怎麼活得過去呢！那天那個難友，在接見家屬的時候，把每天節省下來的草紙拿出去，結果弄得大家都受影響，二科裏的辦事人以為我們草紙用過有得多，扣發起來了。這事情，我真是感動呢！我想那位難友，家裏一定也有着妻子，一定也是很窮的。沒有辦法，只好從節省草紙着想了；心肝是挖不出去的，皮肉也是割不出去的，苦是苦在「有力無處可使！」每天節省下半張草紙來，雖然所值無幾，總是天天都要費一番心思的了！可是這種苦心，不能够得到諒解，反而挨打挨罵，目的是達不到！」

『她』，老唐睜眼望了望他談話的對手繼續說，『麻子！我那女人，也是很愛我的。她如今不知道我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去出。大概她相信我真的快可以出去了，毫不懷疑的等着我；所以，有一次，她來接見，我這樣同她說，「你還是另外嫁個人罷，免得多吃苦！」她老是不作聲，只是吃驚的出神；後來她哭了。在鐵門旁接見是不能够多停留的，看守照例要催促，只好讓她獨自一個哭去，不知道哭得怎麼樣！我們，我同我那女人，是一道餓過肚子的，委實不願意就此分手，不忍心獨自一個過活。我是一吃到熱的黃飯就要想着她；在牢監里倒有現成的黃飯可以吃，不知道無人照顧的她在外面怎麼樣。我是很能懂得餓肚子的苦痛的；自己挨過餓的才懂得挨餓的苦痛，麻子！可不是麼？』

『我想，放上這鴿子來的一定是孩兒！』

王矮子忽然低下頭來這樣說。他對於剛才老唐同麻子說的話，好像一點也不會聽到

『老唐！』他又顧自這樣說了起來，『我想，放上這鴿子來的一定是孩兒，可不是麼？』

『你怎麼知道的呢？』老唐中止了他自己的話，轉向王矮子發問，『你以為一定是由孩兒放上來的，你為什麼要這樣想的呢？』

王矮子不即作聲回答，重行仰起頭臉望了眼那宕漾在空中的風箏，又低下頭來，輪眼看看老唐和麻子。

『這鴿子，』他用勁的又說，『一定是孩兒放上來的！』

老唐只是斜着眼睛向王矮子看了看，顯得不屑同他爭辯的樣子。

『你怎麼知道這鴿子一定是孩兒放上來的呢？』麻子問王矮子。

王矮子仍然不即作聲回答；他又仰起頭臉望了眼那宕漾着的紙糊物，隨即很快的低下頭來興奮說，『老唐！麻子！我的孩兒，大概也會這樣放鴿子了！』

『你倒是有着孩兒的了！』麻子表示羨慕的應和。

『是個兒子麼？』老唐這才認真的問王矮子。

『是兒子呀！』王矮子更顯得興奮的說，『倒是很得人意的，所以我常常要挂念他！』

『幾歲了？』麻子插嘴問。

『哦！』王矮子回對，『五歲，六歲，七，八，九，十，又過了五年頭，現在已經十歲了。不過他是長得很大的；那時我還沒有被捕，有一天，我們一道到我丈母的家里去拜壽，三個人同在路上走。本來由我背梢馬，我的女人只拿一把傘子。後來阿新，我的孩兒，說是走不動了，路委實已經跑了不少；就由我的女人代替我背梢馬，我把阿新背着走，只覺得背脊

上面重重的，這孩兒可真長得肥壯呀！』

『那末，』麻子表示安慰同時也是羨慕的說，『等到你出去，他可以長得很大，可以幫忙了！』

『已經有十歲了，』老唐接着說，『現在也是會幫忙的了。在種田人家，十歲的孩兒，可以趕牛，可以看鴨，能幹點的，也可以幫同車水，不是大有用處了麼？』

『是的呀！』王矮子應和，『孩子養到了十歲大，總算已經出山了。可是阿新，不知道現在究竟怎麼樣了！哦哦！一想到他，我很難過呢！』

『怎麼了？』麻子探問，『他，你的孩子怎麼了？』

『不知道呀！』王矮子回答，緊皺起眉頭，顯得非常着急了。

『怎麼會不知的呢？』老唐插嘴問，『矮子！你的女人不是剛來接見過他的麼？』

『是的呀！』王矮子旋向老唐起勁的說，『我的女人剛來接見過；可是，老唐，以前她來，一見面，總就提起我們的阿新來。『阿新倒是好的！』她常常這樣說；或者報告我些阿新所做的事情。這次她却沒有提他；後來我問她，『阿新怎麼樣？』她只吞吞吐吐說了些含混話。『阿新怎麼樣？』我又問她；她『唔』的應了聲，好像是很勉強的。『好了！好了！』看守在旁邊接連的催促，終于不會問個仔細。照着情形看來，恐怕阿新，我的孩子，已經死了。我的女人怕得我難過，不真實告訴我罷了！否則說話何必吞吞吐吐呢！一提到他，她的話就含混起來，啊！』

『老唐！麻子！』王矮子輪眼看了看他的同道戚然又說，『那邊六櫓里的長子，不是同時死了兩個孩兒，他的女人也不真實告訴他，一到過了一年多，等到他的小兄弟來接見，才錯口說給他聽的麼？三櫓里的近視眼，是連死了爹也不讓他知道；因為來接見的人服着『孝』，這才使得他疑惑而盤問出來的。唉唉！我從各方面想來，阿新是靠不住的了，恐怕他真的已經死了；他的娘怕我太難過，不肯老實告訴我罷了！』

『不見得一定是這樣的罷！』老唐慰勸，『矮子！這或者只是你一時的錯想；有些事情，一經錯想，會得愈想愈像的。雖然六櫓里的長子和三櫓里的近視眼都有過這種事情，可是同樣，也有着猜錯的人，譬如二櫓里的鬚子，和五櫓里的那個判了七年的姓黃的，一個以為老婆死了，一個以為

餓死了，其實都是弄錯的；現在老婆活著，娘也活著，可不是麼？你的孩兒，究竟怎麼樣，等到你的女人下次來接見，總可以問個仔細了；現在且不要爲着這個担憂罷！」

王矮子不作聲，麻子接着說：『王矮子！真的，你何必担憂呢！担憂可有什麼用處呢？我們既然坐進牢監了，最要緊的，就是把外面的事情統統撇開了呀！』

王矮子仍然不作聲，靜了一會兒，即由老唐這樣說了起來：『能够撇得開，自然是好的；不過有些事情，實在是無法撇開的呀！老婆，兒子，都是切身呀！要是一向穿得好，吃得好，是個花花絮絮的女人，那倒是，即使故意丟棄也沒有什麼，是容易撇開的了。可是，一道餓過肚子的人，這真有點忘不掉！』

『唐老太！』麻子旋着臉說：『王矮子！我要這樣來坐牢監，無非由于一時的氣憤，當初是一點也不防到的。不要見怪，讓我隨便說罷，我們犯的案子，都是預先有了打算的；既然有着妻子，是這樣念念不忘的妻子，怎麼當初一點也不顧到的呢？』

『哦哦！』王矮子這才開口高聲說：『還不是爲着女人和孩兒麼，我要來吃這樣的官司！做強盜，誰也知道是不應該的。其實我那里是真正的強盜，只是稍微扮了扮下手。要是真的做了謀財害命的事情，早就『彈』了，那倒也是痛快的！雖然只是扮下手，我也何嘗願意。他們，專做這路事情的，不知道已經叫了我幾次；以前是，我都拒絕的。哦哦！終于也去趕了場，忽然硬起心腸來幹，這並不是糊塗。麻子！實在是出于不得已的呀，那時候，前一年已經是荒收的，豆，麥，穀子，什麼也沒有得剩餘，只是背着一批債，一心『在第二年反本。那里知道，第二年竟來得更凶，大旱，不但顆粒無收，連稻草都割不到一根；——苗頭長得尺把長，就都黃黃的晒死了。車水車到脚骨直，仍然徒勞無功。不但租錢繳不出，還要自己餓肚皮。餓着肚皮，還天天担心，怕得田主來硬要錢；總之又餓又害怕。不過，麻子！我輩有的是力氣，自己一個人，走得開，不怕先飯吃。所爲難的，是眼看得女人和孩兒，將要活活的餓死。當時孩兒還小，女人也還沒有現在這樣老練，叫我怎麼丟得了！我這才發生了冒個險的念頭，就給強盜去放了下手，唉！』

『我是因爲女人生了病，』王矮子的話一了，老唐就這樣接下去說：『我們做裁縫的，生意好的時候，兩口子可以過日子；當冬天的幾個月，往往做得來不及，是可以多幾個錢出來的。可是，有沒衣服可做，完全操在別人的手上；我們不能像賣蘿蔔白菜的送土門去兜銷。碰着了凶年，米珠，薪桂，大家都爲難，衣服當然少有人添做；我們做裁縫的就只好息起手來，偏偏我的女人，在這種時候生了大病，沒有辦法，我只好守着她，總希望有些生意來。好！生意，鄉票也可以算作生意麼？他們是也叫做生意的；總之來了，叫『做線索，好！好！我有着許多東家，我們做裁縫的，有錢的人家走到得很多，……』

『哦哦！』老唐嘆了口氣繼續說：『好！好！事情馬上成功；可是，銅錢還沒有到手，牢監就先坐起來！無期徒刑，大赦以後還有十五年！唔！唔！矮子說得不錯；我輩有的是力氣，一個人總走得開去，終于弄得走起邪路來，還不是爲着女人麼？女人，我那女人，她是使得我連邪路也甘心走了呀！』

剛才麻子發表了他的意見，以爲兩個人都可被他『難倒』，一時很顯得稱心。聽完了這些話，才覺得無從開口了，老唐和王矮子不約而同的流露沈痛的神情，使他感到很爲難。幸而就有來解圍的事情發生，聲音忽又猛烈的起來：

『哦！掉下來了！』

『鴿！掉下來了，掉下來了！』

于是又都仰起頭臉來向着那見方的天空望天。那小小的風勢，接連翻了兩個筋斗，一條本在鴿子後面拖着的飄帶，在那高牆頭的瓦縫間牽住了，順着風勢，不住的掀動着。

那小小的紙糊物，只剩得一條飄帶的，不知道已經滾滾到那裏去了，再也看不到影跡。只是被瓦縫牽住的這條飄帶，翩翩的掀動得更加輕快活潑了。

牽在這飄帶的瓦頭下面，不久以前，因爲接連大雪，又照不到太陽光，滿生着兩尺多長的冰條；當時是這樣的寒冷，如今一望到這些瓦頭，還使得囚徒們覺得四肢都在顫抖似的。可是這飄帶掀動的活躍，更使得大家都把心弦緊張起來，好象輕浮着身子，就要向着空中飛騰了。

患癩病的郭老

許天虹譯
美國J·倫敦作

「因為我們害着病，他們奪去了我們的自由。我們一直服從着法律。我們並沒有做什麼壞事。可是他們却要把我們送到監牢裏去。摩洛岬是一個監牢。這個你們都知道的。比如尼烏利，他的妹妹在七年前被送到了摩洛岬去。自從那時以後，他一次也沒有見過她。今後他也永遠看不到她。她不得不永遠住在那裏，直到她死。這並不是她的志願。也不是尼烏利的志願。這是那些統治這地方的白人的志願。可是這些白人是什麼人呢？」

「我們知道的。我們從我們的父親和我們的父親的父親得知了這個。他們初來時好像是羔羊，溫柔地講着話。他們當然得溫柔地講話，因為當時我們是多而且強的，所有的島嶼都是我們的。如我所說，他們溫柔地講着話。他們可分為兩類。一類請求我們允許他們——仁慈地允許他們對我們傳上帝的道。還有一類請求我們允許他們——仁慈地允許他們跟我們交易。這是開端。在今日，所有的島嶼都變成了他們的，所有的土地，所有的牲畜——一切都變成了他們的。那些傳上帝的道的人，和那些傳『甜酒』的道的人，已聯合在一起，變成了大的首領。他們好像帝王似的住在有許

多房間的房子裏，由不少的傭人服侍着他們。本來什麼也沒有，他們，擁有了——一切，而我或無論哪個卡那人如果在挨餓，他們往往冷笑道，「唔，你為什麼不去做工？那些種植場上不是很需要人手嗎？」

郭老停住不說了。他提起一只手來，用那些生瘡的屈曲的手指挺起那戴在他的黑頭髮上的火紅的 *indians* 花圈來。月光使全場都沉浸在銀輝中。這是很和平的一夜，雖然那些坐在他周圍靜聽他講話的人都像是戰後的殘餘。他們的臉孔好像獅子。有的臉上，在本來生着鼻子的地方，張着一只大口；有些手爛掉了，只剩一段臂膀。他們，這三十個人，乃是人類以外的男女，因為他們身上已印上了禽獸的標記。

他們戴着花冠，坐在那芬芳的光明的夜氣中，他們的嘴巴裏發出古怪的聲音來，他們的喉嚨裏難聽地響着，表示贊成郭老的演說。他們是曾經做過人的動物。可是現在他們已不是人了。他們乃是怪物——在相貌和形狀上是一切人類的古怪的畸變。他們是殘廢毀損得很可憐的，好像是在地獄裏被磨折過幾千年的生物。他們的手，在尚未爛掉時，好像是怪鳥的腳

爪。他們的臉是雞零狗碎的，好像是被什麼瘋狂的神道在人生的機樞中嬉戲時搗碎毀傷過的。有幾張顏面，已被那瘋神塗污了一半；有一個女人，從她的眼睛原來所在地方的一對可怖的黑穴中流出悲痛的熱淚來。有的在感到痛楚，從胸膛裏發出呻吟聲來。還有些人咳嗽着，聲音好像是裂帛。有兩個是白痴，很像兩只在形成中被毀傷的極大的類人猿——跟他們比較起來，普通的類人猿竟可算是安眠兒了。他們戴着下垂的金黃色的花冠，在月光中扮着鬼臉，喋喋地說着話。有一個的耳輪已腫脹得像蒲扇那樣大，只要他一動就在他的肩膀上撲擊着；他採了一朵華麗的橘紅色的花來，裝飾在這異常巨大的耳朵上。

郭老是這些東西的主。而這也就是他的國土——一個被野花阻塞着的峽谷，充滿着突出的岩石和懸崖，從那些上面時常有野山羊的叫聲飄送過來。這峽谷三面都矗立着兇惡的絕壁，壁上裝飾着熱帶地方的草木所組成的奇形怪狀的帷幔，底部被許多石窟洞穿洞——這些就是郭老的子民們所住的巢穴。在第四面，地勢猝然低下去，變成了一個極大的深淵；而在一直下面，可以看到那些較低的山峯和懸崖的頂點；在牠們的腳下，奔騰澎湃着太平洋中的浪濤。在天氣好的時候，小船可以在卡拉老谷進口處的岩灘上擱岸，但是那天氣必須非常好。而一個頭腦冷靜的爬山者也可以從海灘上爬到卡拉老谷的谷口去——爬到這郭老所統治着的萬山叢中來；但是這一個爬山者的頭腦必須非常冷靜，而且他必須知道那些野山羊走的羊腸小徑。可怪的是，組成郭老的人民的那堆人類的殘餘，怎麼竟能拖着牠那孱弱無力的不幸，從那些令人眩暈的羊腸小徑上來到了這難以走入的地方。

「弟兄們，」郭老開口道。

可是一個扮鬼臉的，類人猿似的白痴，突然瘋狂地叫了一聲，這尖銳的叫聲在那些岩壁間撞來撞去，在老遠的毫無聲息的夜氣中回響着；郭老等候牠平靜了，才繼續說下去：

「弟兄們，這不是很奇怪嗎？土地本來是我們的，可是看哪，現在土地已不是我們的了。這些傳上帝的道的人和傳甜酒的道的人，拿了什麼來交換我們的土地呢？你們——無論哪一個，有沒有因了土地而得到過一錢錢——價值一塊錢呢？然而土地却已變成了他們的，他們轉過來告訴我們，我們可到地上——他們的地上去工作，而我們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東西也將屬於他們。然而在從前。而且我們却不必工作的，當我們害病的時候，他們還要奪去我們的自由。」

「這種疾病是誰帶來的，郭老？」一個名叫吉洛利亞那的結實的瘦子問道；這個人的臉非常像一個笑面牧神，甚至於會使你希冀在他下面看到一雙破裂的腳蹄。牠們固然是破裂的，可是那些破裂的東西却是大瘡和青黑色的爛肉。然而這吉洛利亞那却是他們中間最勇敢的爬山者，他認得所有的羊腸小徑，而領着郭老和他那些可憐的黨徒來到這偏僻的卡拉老谷中的也是這個人。

「唔，問得好，」郭老回答道。「因為我們不願在我們從前放牧馬匹的甘蔗田中工作，他們就到海外去拐了那些中國奴隸來。而跟着他們，就來了這中國的疾病——就是我們現在害着的。而因此他們要把我們監禁在摩洛碑的疾病。我們都生於高歐島上。我們曾經到過各處的其他島嶼上，到過奧荷，到過毛伊，到過夏威夷，到過檀香山。可是我們老是要回到高歐來。我們為什麼要回來呢？這一定是有緣故的。因為我們愛着高歐。我們生

在此地。我們住在此地。我們也將死在此地——除非——除非——我們中間有軟弱的心。這些我們是不要的。他們很配到摩洛岬去。如果有這樣的人，望他們不要留在這裏。明天，兵士們要來到岸上了。軟弱的人可以下去，到他們那裏去。他們將立刻被送到摩洛岬去。至于我們，我們將留在這裏奮鬥。可是你該知道，我們不會死的。我們有快槍。你們知道，那些很狹的小徑，人們不得不一個一個爬的。我，曾在尼伊霍島上做過牧童的郭老，獨自一人可以在那小徑上抵擋住一千個人。這個卡巴雷從前曾經做過審判官，是一個很有名聲的人，可是現在他已變成了一只被追捕的耗子，跟你我一樣。聽他講吧！他是很聰明的。」

卡巴雷站了起來，他從前做過法官。曾經進過普那呼地方的專門學校。他曾同貴人們，酋長們，以及保護商民和傳教士利益的外國高級官員生在一起吃肉。卡巴雷本來是這樣的人。可是現在呢，如郭老所說，他已變成了一只被追捕的耗子，一種在法律範圍以外的生物，深陷在人類的恐懼的泥潭中，以致不知道他究在法律之上，還是在法律之下。他的臉上已沒有額面了，只有些張開着的窟穴和一對沒有眼皮的眼睛，牠們在沒有毛的眉毛底下燃燒着。

「望我們不要鬧出亂子來」，他開口說道。「我們要求他們不要來管我們。可是如果他們一定要來管我們，那末這亂子和刑罰都將由他們去担當。我的手指已沒有了，你們看——」他舉起他的殘廢的兩手來給大家看。——「可是我還剩着一個姆指的關節，牠能够堅定地扳動槍機，正如牠那失去了的鄰人從前一樣。我們愛這歐。讓我們住在此地，或死在此地？可是不容讓我們被送到摩洛岬監獄裏去。這種疾病並不是我們的。我們並

沒有犯罪。那些傳佈上帝的道和甜酒的道的人們，把這種疾病運到那些為他們耕作偷得的土地的苦力奴隸一道招了來。我曾經做過法官。我懂得法律和公道；我告訴你們：偷盜了一個人的土地，用中國的疾病來使這個人害病，於是又把這個人終身關在監牢裏——這是不合公道的。」

「人生很短促，日裏天天充滿着痛苦」，郭老說道。「讓我們喝酒跳舞，儘量作樂吧」。

從一個石窟中，取出了幾個葫蘆來，傳遞給大家。葫蘆裏盛着「鐵樹」根的烈性的蒸溜物；當這種流質的火流貫了他們全體而升到他們的腦子裏去時，他們就忘記了從前他們是做過人的，因為他們又重新變為人了。

那從空洞的眼窩中流出悲痛的熱淚來的女人，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生機勃勃的女人：她撥弄着一只「葛吉利爾」的弦線，高聲唱着一支半開化人的情歌，彷彿是從原始世界的暗黑的森林深處傳出來的一樣。空氣中響應着她那柔和地迫切而迷人的歌聲。在一條草席上，按着這女人的情歌的節奏，吉洛利亞那跳着舞。那是顯然無誤的。「愛」在他的一切動作中跳着；接着，跟他一同在草席上跳的，是一個女人，她那肥胖的臀部和寬大的胸脯是跟她那被癩病腐蝕了的臉孔相矛盾的。那是一種活死人的跳舞，因為在他們那正在腐爛的身體中，生命依然留戀着，渴望着。那從看不見什麼的眼睛裏流着悲痛的熱淚的女人一直唱着她的情歌，那對跳舞的情人一直在那暖夜的夜氣中跳着，而那些葫蘆一直晃着圈子，直到他們大家的腦子裏都有回憶和渴望的蛆虫爬着。於是伴着那草席上的女人，一個苗條的少女也跳了出來：她的臉孔是像美麗而毫無損傷的，可是她那雙起落着的屈曲的臂膊顯示了癩病的蹂躪。而那兩個白痴，一邊喝喝地發出怪聲

來，一邊在一旁奇形怪狀地跳着，戲弄着戀愛，正如他們自己曾被入戲一樣。

可是那女人的情歌突然中止了，那些葫蘆都放下了，跳舞者也都站住了：大家凝視着那深不可測的海上，因為在那裏有一枝火箭好像一個蒼白的幽靈似的一閃，直射到那月明的空中去。

「是那些兵士，」郭老說。「明天要打仗了。還是去睡了，提防着吧。」

那些患癲病者服從了他的話，各自向他們的石窟裏爬去，直到最後只剩下郭老一人，一動不動地坐在月光中，他的快槍橫放在膝上，他的眼睛注視着一直下面那些正在攏岸的小船。

把卡拉老谷的裏端選作避難所是很不錯的。除了知道那可以從背後達到這些峭壁上的小徑的吉洛利亞那以外，沒有人能够走到這峽谷裏來的——除非由一個刀鋒似的山脊上前進。這條通路長約一百碼。最闊處也不到十二吋。兩邊都是無底深淵。無論向右或向左一滑腳，人都要跌死的。可是一越過這險道，他就會發見自己已在一地上的天國中了。一片無邊際的草木，海洋似的沐浴着全體的景色，那些碧綠的浪濤從一壁湧到另一壁，一大團一大團的葛藤從那些懸崖邊上滴下來，而在無數罅隙中洒滿了羊齒植物和氣根植物。在郭老統治的許多個月內，他和他的黨徒們會跟這些海洋似的草木作戰。那窒息的叢林，連着那些茂盛的野花，已被他們從那些野生的香蕉，橘子，和芒果這裏趕了回去。在小小的林中空地上，生長着野的「葛根」(Arrow-root)；在充滿泥塊的石質臺地上，是那些「泰羅」(taro)田和西瓜；而在一切空曠的，陽光照得着的地方，都是結滿着金黃色果子的「帕巴亞」(papaya)樹。

郭老是從下面海濱的山谷裏被趕到這避難所裏來的。如果他還要從這裏被趕出去，他知道更裏面的叢山中還有更可靠的峽谷，他可以率領他的子民們去住。此刻，他躺在他的快槍旁邊，從纏結着的綠葉叢中窺視着下面海灘上的兵士。他看到他們帶着幾門大炮，這些好像鏡子似的反射着陽光。那刀鋒似的險道正橫在他前面。他可以看到幾小點人形正在這險道下面的小徑上爬上來。他知道他們並不是兵士，而是警察。當他們失敗時，那些兵士才會來加入這把戲。

他用一只屈曲的手親愛地撫摩着他的槍筒，並且把那瞄準器弄得十分清楚。他已在伊霍島上做野牛獵取者的時候學會了射擊的方法；在該島上，他的射擊的本領還沒有被人忘却。當那些勉力前進的細小的人形逐漸近起來大起來時，他估量着那距離，斷定了那跟「發射線」成直角吹過來的風的偏向力，並且計算着子彈打那些比他所在的平面低得多的「標的」頭上掠過的可能性。可是他並不放射。在他們達到那險道的入口處以前，他並不讓他們知道他的存在。就是這時，他也並不顯露自己，只是從那叢林中講着話。

(未完)

在城市裡 (十五)

張大弓

上桌之後他一直還談着酒經。他吃得很豪爽，喝得很多：等不及主人替他斟酒，他就笑嘻嘻把那把銀壺拿過來。他問着二少爺：

『你這酒到底是哪一家的？』

談着談着他似乎忘記了主人告訴他的話，他又提起來問一遍。接着喝了一大口，點點頭。這味道好不好——他可一句也沒說。

唐季樵喝得過量了些，額骨上不自然地紅着。他用種很精密的統計來報告——哪些鹽商敗了家，哪些官家子弟守不住家產。他們唐家也是一樣的情形：他慮到了他的兒女們那一代。

『真是沒有意思，』他眯着眼睛像要打瞌睡。『明明曉得他們將來處境要更加困難，你沒一點辦法……我自己是完了。我祇要啓良他們好好學東西，往後能够賺碗飯吃……』

二少爺正啣了一個獅子頭到自己醬油碟子裏，這裏趕緊停止了動作，插進來說：

『所以——像我們這種人真沒得法子。有錢的還是買幾畝田好。』他看看何雲璠的臉色。

『田是呆的，』他又說。『擺在那塊不會動，穩穩當當。』

那位何六先生很快地搖搖頭：不知道他到底是不同意，還是啣了一嘴的東西說不出話。

主人覺得現在應當提到正題上來了：

『噢，你不是要在實應買田麼？』

『沒有買成。』

『怎麼呢？』這個把呼吸都屏住，死釘着對方，好像要用眼睛把那張圓臉吸過來。客人疑遲了會兒。然後揚揚眉毛哈一口氣，忍不住地爆出了笑聲。

『荒唐哩，荒唐哩！』他叫。他又笑了三四秒鐘，這才裝付滑稽臉色交代下文。他叫人知道他的主張跟啓昆一樣：的確的，田產比什麼都靠得

住。他翹着大拇指的右手在桌上輕輕一敲：「噠，這的就是他手上勾不出現錢！」

末了他莊重着臉色加了一句：

『還有呢——價錢也談不好。……李德，喝一口！』

李德彷彿在盛情義務，苦着臉萬分勉強地舉起杯子來。放下的時候發了一聲。

『他怎麼總是不談到那個上面去呢？』二少爺想。

那些熟人都透風給何雲孫的：唐啓昆爲了要叫他母親過得更舒服點兒，他寧願把葉公蕩那坵好田賣掉。十爺跟他隱隱約約談起的時候，他說過這些話：

『噫，葉公蕩的田的確是好田。』

可是怎麼，今天他老避着這個問題，哼兒哈的！

唐啓昆極力要把題目扯到正面去，於是談到許多很有見地的人：他們做事情很有打算，他們都替他們的手孫置辦了一些靠得住的產業。這些產業不怕打仗，也不怕什麼亂子，總是跌在那裏不會蝕去一塊的。說話的人到了這裏，忍不住瞟了他十叔一眼。

可是又有一碗菜端上來了：一碗冰糖肘子。碗面祇看得見那層古銅色的皮——油油地發着光。一放到桌上，牠還顫巍巍地抖動了一下。

那位客人叫：

『哈哈，看看樣子就曉得是了不起的！』

他喝乾了酒，衝着十老爺照了照杯，拿起筷子來。

一直到吃完飯，唐啓昆總沒機會談到田上去。

十爺都也忘記了他侄兒幹麼要跟他討何的落交情似的，祇是管自己發着議論。他老記得他兒女這一代的命運。他又想到了他的樹頭：

『唉！』

他把舌尖抵在白齒的縫裏，猛地一抽就發出『撥！』的一聲響，讓嵌在牙縫裏的東西吸出來。

『你那位大世兄呢？』他問何雲孫。『大學快畢業了吧？』

『早哩早哩。要明年。』

隨後他們的話鋒就轉到一般朋友的兒女身上了。

『仲驢家的幾個孩子倒長好了，何六先生閉了會眼睛，又忽然張開。』

『他家那位小姐——怎麼，她的婚事到底從新還是從舊派哩？』

不知道爲什麼——唐啓昆竟微微地吃了一驚。他問：

『那個小鳳子啊？』

『小鳳子？』那一個掄了掄眼珠。『這名字倒不錯。……噫，她年紀也到了吧？再遲下去的話——呀，找人家怕難哩。』

隨後又不相干地笑了起來：

『好在他們如今有錢：送倒也未必送不出去。』

主人很疑心地睨了他一眼，想：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今天這回請客——簡直一點意思也沒有。要想法子結識這個何老六，要聯絡聯絡感情，並且認真請別人賞臉來喝酒：這些難道全落了空嗎？那位客人的談笑吵得他有點煩躁。『覺得那個人的笑是假的：嗓子本來不怎麼好，可拚命要裝做很宏亮的樣子。說的那些話呢——哼，恐怕祇有十爺這個老實人才相信。』

可是他自己在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引動對方。他舌子漲大了許多，擺在嘴裏好像嫌多了一件東西。眼睛不安地看看這個，看看那個：瞧着十爺那付又自然，又大方的派頭，那付跟老朋友發牢騷的口氣，感到嫉妬起來。

唉，這是他——他自己去央求別人的，他自己要去去巴上別人的。並且他老實費了點周折才把那位先生找得來。於是他更加覺得自己很難說話，跟他以前幹印花稅分局的時候見着縣長，見着那些大紳士們——那個處境是一樣的。

『慢慢地來，漸好，』他小心地吩咐自己。

以後的談話他簡直沒有插什麼嘴。祇是有時候他哼一兩聲——叫別人不要忘記這裏還有一位正式的主人。他很熱心地聽着。他早就打定了主意：等這位客人走了之後，他再跟十爺切切實實談一下。

然而到了大家分手的當口——何雲璣可把唐季樵也拖走了。

二少爺帶着什麼愁痛似的臉嘴說：

『十爺怎幹不再坐下子呢？』

一面向那位長輩使使眼色，翻翻下已。

那個知道他的意思：老二跟他在人面前要私下表示一點什麼——總是來這麼一手的。一下子他昏亂起來：移一移步子又停住，主意不定地看看兩個人。

他膀子可給何六先生搭住——直往外走：

『我有好話告訴你，我有好話告訴你！』

唐啓昆送了他們回來，一路上發氣地嘟囔着：

『哼，這個傢伙！哼！』

他不願意到大太太屋子裏去，好像怕她知道他這次的交道打得沒一點成績——會叫她失望似的。一跨進書房，狠狠地啾一眼零亂的桌子，就緊了的樣子倒到一張椅上。

時候正是四點鐘。有氣沒力的陽光想透過窗子射進來，可是沒射到。桌上幾碗泡過許多次開水的龍井茶——擺出了一付慘澹的臉色。

他懶洋洋地拿起了一支烟。可是不就去點火：有種很怪的念頭把他的動作都滯住了。他覺得他身世淒涼起來。在這團團的城裏——祇有他是

寂寞的。他瞧着脚下那個模糊的陰影：一些瓜子壳像陰天裏的星星。

『十爺今天是怎麼回事呢？』他欠一欠身子去拿洋火，什麼地方有蚊子
嚶的一聲叫。

大家吃了一通。就這樣。十爺似乎存心跟他老二耍骨頭——談了一氣
不相干的話，臨了還跟着那個快活人一塊兒去玩。

憤怒地擦了一下洋火：

『哼，一定又是上烟館子！……真該死！』

他始終沒有點着烟：那盒火柴在桌上水涼涼的地方燻得太久，連封皮

紙都給泡爛了。他跳了起來：

『來人！……來人！……小高！韓升！……丁壽松！……混蛋！桌子

也不收拾一下！混蛋！……』

可是他一瞧見了壽松那付害怕的樣子，那付做錯了事怕挨罵的臉

他更加動火：他把所有的錯處全栽到了對方身上了。——

『你你！——，該死！……你跑來跑去的做什麼！啊？』

『我沒有……』

『沒有！沒有！……你到底想不想在城裏混事了，我問你！……這個

樣子不行，我告訴你……客人在這塊——你光望着不照應！該死嘛！』

那個愛着右眼，一句話都說不出。

『一個人要上軌道！』二少爺嗓子略為放平了點兒。『懂不懂，懂不
懂？』

『懂？』

唐啓昆把骨牌盒子往桌上一倒，一面修正一下屁股。他發見了壽松還
站在那里等什麼吩咐，於是轉過臉去看了他一會兒。末了他什麼也沒有說
，祇是擺了擺手：

『好好，就這樣。……走罷！』

瞧着別人悄悄地出了房門，他這才打抽屜裏捧出那本牙牌神數，擺出

又虔敬又神秘的臉色——靜空着胳膊，去迎牌來。

（未完）

原文献残缺